
魔法的禁书目录
INDEX
1
(日)镰池和马/著
(日)灰村清孝/绘
李彦桦/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纯白的修女从天而降，来到自己的房间。

“这怎么可能啊……”

上条当麻低语着。但那名修女打扮的少女却表示，她是从魔法的世界逃到这里来的。

这里是将“超能力”认知为“一般科学”的反超自然学园都市。

上条对这名自称“禁书目录”的神秘少女的言行起了很大疑心，然而真正的“魔法师”却在两人眼前出现了——！

由众所期待的新锐作家镰池和马所推出的学园动作小说，于日本出版广受好评后，简体中文版终于正式登场！



上架指南：轻小说/流行文学

ISBN 978-7-5356-5072-6

9 787535 650726 >

定价：22.00元



(日) 镰池和马 / 著
(日) 灰村清孝 / 绘　李彦桦 / 译

CNS |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法的禁书目录. 1 / (日) 镰池和马著 ; (日) 灰村清孝绘 ; 李彦桦译. — 长沙 :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356-5072-6

Ⅰ. ①魔… Ⅱ. ①镰… ②灰… ③李… Ⅲ.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4923号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魔法的禁书目录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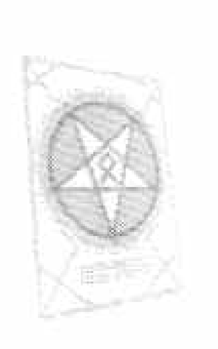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Ltd 出品

著　　者　（日）镰池和马
绘　　者　（日）灰村清孝
译　　者　李彦桦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烜伟

责任编辑　唐竟恩 曹汝珉
美术编辑　罗毅俊
制版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5072-6
定　　价　22.00元

contents





序　章　关于幻想杀手少年的故事

The_Imagine-Breaker.

“——啧，可恶！可恶！啊——真是可恶！我实在太倒霉了吧！”

上条当麻发出连自己都觉得很像变态的怒吼声，没命似的一路往前狂奔。

他在深夜的小巷中奔跑，同时往后面瞄了一眼。

八个人。

从刚才到现在都已经跑了快两公里，还有八个人。上条当麻既非混过外籍兵团的厨师，也不是残存于现代的机甲忍者，一次要跟那么多人来硬的当然没有胜算。事实上跟高中生干架的话，对手只要超过三个人根本就不可能赢，任凭你有多勇猛也是“没用”的。

上条一路狂奔着，还像赶走黑猫似的踢翻了路边肮脏的塑料水桶。

七月十九日。

对，都是七月十九日的错。明天开始就放暑假了，因为被亢奋的心情所影响，所以才会在书店买了看封面就知道铁定是地雷的漫画，明明肚子不饿却想吃点好的，所以走进大众餐厅里，然后又看到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女生被很明显是喝醉了的不良少年缠上，自己居然会想上前伸出援手——结果脑袋做出这种脱离常轨的判断。

没想到竟从厕所里面，走出一大群不良少年的同伙。

从前还以为拉死党一起上厕所是女生的特权呢！

“……我点的苦瓜蜗牛地狱千层面都还没上菜咧，连一口都没吃到，却得被当成吃霸王餐的——我怎么会这么衰啊?!”

上条一边哇哇大叫一边拉扯着自己的头发，从小巷子跑到了大街上。

在月光的照耀下，面积将近东京都三分之一大小的“学园都市”里，竟然到处都是成双成对的情侣。一定是因为七月十九日，都是七月十九日的错！单身的上条在心中怒吼。随处可见的发电风车三片螺旋叶片，在蓝白色月光与夜景灯火的映照下，有如单身贵族的眼泪般散发着诡异的光芒。

上条像是要硬生生拆散那些情侣似的，冲过夜晚的街头。

他一路跑着，还瞧了自己的右手一眼。隐藏在右手中的能力，在这种时候根本派不上用场。别说用来打倒不良少年，甚至连用来增加考试分数去把妹也办不到。

“呜呜，我真是不幸！”

如果能把不良少年的“集团”彻底甩开，追丢上条的那群不良少年可能会打手机找人增援，也可能会骑摩托车过来。所以为了让他们“精疲力竭”，上条必须拿自己当“诱饵”，吸引他们不停地追。就像在拳击比赛中故意一直挨拳头，借以消耗对手体力的战术一样。

反正上条的目的只是为了“救人”。

根本不需要无谓的斗殴行为，只要能让对手追不上自己，让对手放弃，就算“赢”了。

原本上条就对自己的长跑本事还挺有自信的。何况对手的



体能早就被烟酒搞坏了，脚上穿的又是毫不实用的长靴，再加上没有保留体力的观念，打一开始就一路猛冲，怎么可能跑得久？在大马路与小巷子之间来回穿梭，乍看之下似乎逃得很狼狈，但他却清楚地看到不良少年们一个接一个脱队，每个人两手都撑在膝盖上面喘气。真是太完美的计划了，竟然能够在不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下完美地解决这件事。不过……

“可……可恶……我干吗得把青春浪费在这种事情上啊！”

真不甘心。放眼望去眼前都是做着幸福美梦的甜蜜情侣，而上条当麻却是孤鸟一只，总觉得有股非常强烈的挫败感。明明一过午夜就是暑假了，自己却是个跟恋爱与欢乐无缘的丧家之犬。

背后传来了一名不良少年的怒骂声：

“喂，臭小子你给我站住，没种的逃命大王！”

如此热烈的告白，让上条也火大了。

“吵死啦！没扁你们就该偷笑了，你们这群IQ80的猴子！”

虽然明知道这样是在浪费能量，上条还是忍不住骂了回去。

（……你们能毫发无伤真该感谢我！）

在汗水与泪水中又跑了两公里左右，终于跑出了市区，来到一条大河旁边。河道上有座大型铁桥，长度大约一百五十米，桥上一辆车子都没有。造型朴实的钢骨桥梁没有灯饰照明，完全融入有如黑夜大海的诡谲黑暗中。

上条跑上夜晚的铁桥，回头一望。

他停下了脚步。不知何时开始，后面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该……该死……终于甩掉了……”

上条拼命忍住想一屁股坐下来的冲动，抬头看着夜空呼了

口气。

真的在没有开扁的状况下把事情解决了，光凭这一点就值得称赞自己一下。

“你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当自己是保护不良少年的好人？还是热血教师？”

一瞬间，上条浑身变得僵硬。

由于桥上一点灯光都没有，所以他刚刚没有发现。就在自己跑过来的方向，距离五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女孩。她身穿灰色的百褶裙、短袖上衣与夏季用薄毛衣，是个看起来非常平凡的女生，看年纪应该是个初中生。

上条看着夜空，半认真地思考要不要干脆就直接往后倒地算了。

在大众餐厅被不良少年纠缠的女生，就是她。

“……这么说来，追我的人会一个个消失也是因为那样？”

“嗯，我嫌碍事，都干掉了。”

蓝白色的火花闪起，发出声响。

这并不是因为少女身上带着电击棒，而是她及肩的茶色长发摇曳着，还如同电极般发出阵阵火花。

一个便利商店的塑料袋被风吹向她的脸庞，那一瞬间，如同迎击装置般的蓝白色火花把塑料袋炸得飞了出去。

“哇……”上条用疲累的声音喃喃自语。

因为今天是七月十九日，所以才会在书店买了看封面就知道铁定是地雷的漫画，明明肚子不饿却走进大众餐厅里，然后又看到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女生被很明显喝醉了的不良少年纠缠，自己居然会想直接去救人。



但上条可不记得说过他是为了“救那女孩”。

他是为了去救那些傻傻接近那女孩的少年们。

上条叹了口气。这女孩就是这副德行，前后已经认识一个月了，彼此却还不记得对方的名字，因为她不是来跟自己交朋友的。

少女总是带着“今天一定要打赢你”的气势，热血沸腾地来找上条单挑，而上条总是敷衍了事地应付她。

事实上在两人的对决里，上条从来没输过。

其实只要随便输一场给她，相信少女也会满足了，可惜上条的演技太差。之前有一次他故意认输，结果少女面目狰狞得活像恶鬼，一整晚追着他不放。

“……我到底哪里招惹到你了？”

“我不能容许这世界上有比我还强的‘人类’，光这个理由就足够了。”

就是这种理由。

这年头，连格斗游戏的角色设定都不会那么无脑。

“而且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我可是等级5的超能力者啊，怎么可能对那些毫无能力，等级是零的家伙认真起来？我自然知道该怎么适当打发那种弱者。”

“小巷内的不良少年=最强暴力”这种定律，唯有在这城市里无法成立。那些连超能力开发课都挂科的不良少年，根本只是名副其实的“不良”少年，等级零，毫无力量可言。

在这个城市中的真正强者，是像她这种优等生级别的超能力者。

“喂，我是知道你拥有三十二万八千五百七十一人中才有

一个的优秀能力啦，不过如果你想活久一点，劝你别说这种太瞧不起人家的话比较好哦。”

“少啰嗦！经过那种近乎变态的训练课程，又是把药直接注射进血管，又是将电极插入耳中对脑袋直接电击，竟然连一根汤匙都无法弄弯，这些人不是无能是什么？”

“……”

没错，学园都市就是这样的地方。

打着“记忆术”、“背诵术”的口号做幌子，理所当然似的把“脑部开发”课程排进学校的授课科目之中，这就是学园都市的另一种面貌。

不过，住在学园都市中的两百三十万名学生，倒也不是每个人都跟漫画人物一样强得不像人类。全体来看大约有六成的学生是拼到脑袋血管快爆掉，也顶多只能折弯汤匙的“无能力”者，毫无实用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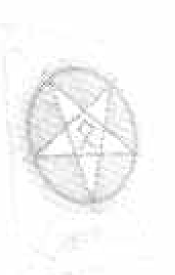
“想折弯汤匙怎么不用钳子？想要火怎么不去买个便宜打火机？就算不会心电感应，用手机不行吗？超能力真有那么了不起？”

在学园都市的身体检查过程中，被机器认定为“无能力者”的上条如是说。

“说起来你们实在很奇怪，干吗这么热衷于追求超能力这种副产物？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更高更远大吗？”

听到这句话，身为学园都市中仅有七名的“等级5超能力者”之一的少女，牵动嘴角笑了出来：

“啊？哦，你说那个啊。那是叫什么来着？记得是‘人类无法做到跟神同等级的计算，所以要先拥有超越人类的身体，



才能够得到神的解答'？"

少女发出了嘲笑声：

"——哈！别逗我了。什么叫'神的头脑'？你知道吗？我的DNA蓝图经过解析之后，被拿去用于研发我的复制人了。我的这些妹妹们，都将被用在军事领域。如何？是不是副产物比主要目的还要有价值？"

说到这里，少女突然住了口。

没有声音，却可以感觉到气氛改变了。

"……因为你是强者，所以才能说出那样的话吧。"

"啊？"

"强者！强者！强者！拥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完全不了解别人要获得这样的能力需要经过多少的痛苦——你说的那些话，听起来就像漫画主角会说的台词一样既自信又残酷！"

桥下河面的波浪声，听起来莫名的清晰。

要成为学园都市前七名的超能力者，需要舍弃多少身为"人类"原本拥有的东西……这样的思绪，如同黑暗的火焰般，飘荡在少女的字里行间。

上条却否定了这一切。

因为他说了那句话。因为他的不屑一顾。

也因为，他从来没有输给她。

"喂喂喂喂！要不要去查一下每年身体检查的结果？我的等级是0，你的等级是最高的5耶？随便拉个路人来问就知道谁比较厉害吧？"

学园都市的能力开发课程完全是科学的结晶，包含了医药学、脑医学、大脑生理学等最先进的技术。就算是天生资质再

差的普通人，只要经过一定的课程训练，至少也可以用念动力折弯汤匙。

但只有上条当麻什么都不会。

学园都市的计测仪器所测出来的结果，就是货真价实的“无”能力。

“无能力……”

少女在嘴里咀嚼着这三个字。

忽然，少女把手插进裙子的口袋中，不一会儿便掏出一枚游戏中心的代币。

“你知道什么叫超电磁炮吗？”

“啊？”

“听说原理跟磁悬浮列车一样，就是利用超强力的电磁铁，将金属制炮弹打出去的舰载武器。”

“叮”的一声，少女用拇指把硬币弹向天空。

硬币一边旋转，一边又回到少女的拇指上。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话才刚说完——

突然间，一道橙色光芒如长枪般射过上条颊边，不带一点声响。不，要说是长枪，其实更像激光。从光芒的残像看来，这道光线来自于少女的拇指。

就跟打雷一样，隔了一段时间后才听到轰隆声。破空的冲击波往上条的耳边袭来，让他一时失去了平衡感。上条晃了两晃之后，回头往背后看了一眼。

橙色光线在接触到铁桥路面的瞬间，简直就像飞机在海上迫降一样，将两侧的柏油都翻了起来。破坏了一条三十米长直



线内所有物体的橘色光芒，在停止之后依然在空气中留下残像。

“即使是像这种硬币，只要速度超过音速三倍，威力也还不差。只可惜因为空气摩擦的关系，飞超过五十米就会溶化了。”

由钢筋与水泥构成的铁桥，如今简直像虚浮的吊桥般开始剧烈晃动，到处都是金属螺栓断裂弹飞的声音。

“……”

上条突然像是全身血管都被注射进干冰般，感到一阵寒意。

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似乎全身水分都要变成汗水蒸发掉了。

“你……你……你该不会对刚刚那些家伙用了这招吧？”

“你是白痴吗？我当然会看对象！莫名其妙变成杀人犯可不好玩！”

少女说着，茶色头发如同电极般爆出火花。

“对付那些等级零的——用这招就够了。”

少女的刘海突然迸出犄角似的蓝白色火花——

一道闪电如同长枪般射向上条。

根本就来不及闪躲，因为这可是从等级5超能力者的头发上所发出的蓝白色雷击之枪。有如从乌云中以光速落下的雷电般，待看到时根本就躲不掉。

晚了半晌，才响起轰然的爆炸声。

雷击之枪刚好打在上条匆忙举起来保护脸孔的右手上，不但冲击了上条全身，火花甚至飞散到周围，散落在铁桥的钢铁骨架上。

……乍看之下好像是如此。

“为什么……你一点事都没有？”

少女的语气虽然说得很轻松，嘴巴却露出虎牙，瞪着上条。

飞散四周的高压电流甚至将铁桥的钢骨烧熔。但是受到直击的上条，别说右手没被炸烂，身上甚至连一点烧伤都没有。

上条的右手，把少女高达数亿伏特的雷击打散了。

“这不公平！你这种能力，学园都市的书库根本没有记载！如果说我是三十二万八千五百七十一人中才有一个的‘天才’，那你不就是学园都市内独一无二，两百万分之一的‘天灾’？”

面对着不断咒骂的少女，上条一言不发。

“为了打赢你这种特殊对手，看来我只能再提升等级了？”少女说。

“……反正你再怎样做，还不是每次都输。”

少女用额头的“雷击之枪”代替回答。远远超越音速的“雷击之枪”，再次袭向上条。

但是，在击中上条的右手的瞬间，却又跟之前一样向四周飞散。

那个画面真有点像是捶破水球。

幻想杀手（Imagine-Breaker）。

一般来说，超能力只是电视上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在学园都市中，却是有明确数据基础的能力。而能够使出这种“异能之力”的人，就拥有即使出现神迹，也能完全将之抹消的特异能力。

少女的超能力“超电磁炮”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上条的“幻想杀手”只对“异能之力”本身有用。意思就是说，以超能力产生出来的火球虽然能够抹除，但是对于因火球所炸起的水泥石块，却是毫无抵御能力。而且他的“幻



想杀手”能力，也仅局限于右手手掌。身体其他部位要是碰到火球，一样会被烧成焦炭。

所以……

（真的会死！这次真的会死！这次我真的死定了！哇啊！）

上条当麻那一脸轻松自在的表情，其实只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就算自己的右手能完全抹消以光速袭来的“雷击之枪”的威力，但是刚刚能用右手挡住却完全只是凑巧。

其实心脏已经跳到快抽筋，上条还是拼命装出悠哉的笑容。

“真是不幸到爆……超级背啊……”

上条当麻以一句话来为今天，也就是七月十九日下了一个注脚。

这句话，仿佛是要向全世界诉苦似的。

“你真的是不幸到极点啦——！”

第一章 魔法师降临高塔

FAIR,_Occasionally_GIRL.

1

一月二十日到二月十八日出生，水瓶座的你，今天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财运都是锐不可当！不论什么事情最后一定会有好结果，快去买张彩票吧！不过可别因为太受女生欢迎而挑战3P、4P的游戏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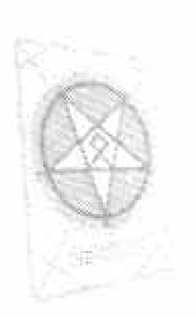
“……好啦，我早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我早就知道了。”

七月二十日，暑假第一天。

冷气坏掉的某“学园都市”学生宿舍单人房，热气支配了整个密闭空间，让上条当麻无言以对。起因似乎是因为昨天晚上的落雷，搞坏了八成以上的电器，连带地也让冰箱里的食物全灭了。想吃碗存粮泡面，却不小心把面全都翻倒进了流理台。好吧，那只好去吃外食了。正在找钱包的时候却踩碎了提款卡，本来打算干脆继续睡回笼觉，却接到了一通电话。“傻蛋上条，该补习啰♪”，电话中传来班主任的热情呼唤。

在电视上跟天气预报一样从画面边缘闪过去的星座占卜，上条本来就知道不会准。但是误差大到这个地步，实在让人笑不出来。

“……我早知道啦，我早知道会有这种结果。可是我就不能抱怨一下吗……”



占卜从来不准，“小魔法”从来没收到效果，这就是上条当麻的日常生活。本来以为自己这种倒霉到从不被运气眷顾的体质是家族遗传，但是后来却发现老爸中过彩票的四等奖（约十万日元），老妈曾经投饮料贩卖机连续中奖，玩到停不下来。接着又怀疑自己该不会其实跟这两个人没有血缘关系吧？但是仔细想想，自己又没有妹妹，也没有什么“王位继承权路线”可以选择，搞这种多余的伏笔是能怎样？

说结论吧，总之上条当麻就是不幸。

不幸到人生简直就像个荒谬的大笑话。

但是，上条可不会永远消极下去。

上条从不依赖“运气”，这也意味着他拥有非常强的行动力。

“……好吧，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款卡和冰箱。”

上条挠着头环视自己的房间。提款卡只要有存折就可以补办，但麻烦的是冰箱。而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早餐要怎么解决？反正暑假的补课，还不就是那些能力开发课程，一定会被迫吃些胶囊药粉之类的，空着肚子吃那些东西的感觉一定不好受。

唉，去学校的路上再到便利商店买点东西好了。上条这么想着，脱掉用来当做睡衣的T恤，穿上夏季制服。如同全国的无脑学生一样，上条也用了疯狂的彻夜玩乐方式，来迎接暑假第一天的到来，如今正因为睡眠不足而头疼。“一个学期整整四个月份的翘课，只用一个礼拜左右的暑假补课就能补回来，真是赚到了！”上条尽量往好处想。

“天气真好，晒晒棉被吧——”

重新振作，强作开朗，上条如此喃喃自语，打开了通往阳

台的纱门。现在拿出去晒，等到补课回来，棉被一定变得香香软软的了。

嗯，不过再看仔细一点吧，这个位于七楼的阳台，两米远的前方就是隔壁栋的墙壁。

“天空为什么这么蓝——前途为什么这么灰暗——”上条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

好忧郁。本来是想让自己开朗才决定晒棉被的，现在反而让自己更忧郁了。

加上一个人在搞笑，旁边甚至连个帮忙吐槽的人都没有，那种孤独感真是无可言喻。但是，上条还是将床上的棉被抱了起来。如果连晒个棉被都做不到，真的是死不瞑目了。就在这时，上条脚底突然踩到一个柔软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包在透明塑料袋里面的炒面面包。由于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现在一定也酸掉了吧。

“……等一会儿该不会突然下雨吧？”

心中那股不好的预感不知不觉脱口而出，但是上条还是抱着棉被穿过纱门走向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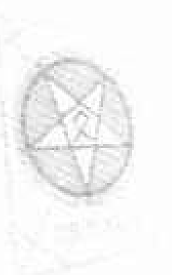
这时上条才发现，阳台上已经晒了一条棉被。

“？”

这里虽然是学生宿舍，但是构造跟一般的套房公寓没什么两样，而上条住的是单人房。也就是说，会在这个房间的阳台栏杆上晒棉被的，除了上条当麻以外不会有第二个人。

再仔细一看，原来晒在那里的不是棉被。

晒在那里的，是个身穿白衣的女孩子。



“啊?!”

原本抱在手中的棉被掉到地上。

真是诡异，而且莫名其妙。女孩简直就像是昏倒在栏杆上似的，腰部靠着阳台的栏杆，身体从中间弯曲，双手双脚都垂了下来。

年纪大概……十四或十五岁吧？感觉应该比上条小个一两岁。似乎是个外国人，不但皮肤非常白，连头发也是白的……不对，头发是银色的。由于头发非常长，身体上半身又是倒的，所以头整个被头发盖住了，看不到脸。如果站起身来，头发应该可以到腰部吧？

而穿的衣服则是……

“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sister（修女）……不，不是指妹妹啦。”

这种衣服叫什么来着？修道服？反正就是教会修女穿的那种衣服。看起来就像是一件长度到达脚踝的连身洋装，但是头上的帽子却有别于一般服装，是用一块布包起来的。但是一般修道服应该是黑色的，而这个少女身上穿的修道服却是纯白的。质料应该是丝质吧，再加上修道服的每个角落都有金色的刺绣，所以即使是同样剪裁的衣服，看起来的感觉却跟一般修道服完全不同，简直就像是暴发户最喜欢的那种画了金线的西式茶杯。

忽然，少女那美丽的手指抖了一下。

原本垂着的脑袋，慢慢地抬了起来。像丝一般的银色长发自然地往两侧分开，就像拉开窗帘一样，少女的脸孔出现在上条眼前。

（呜……哇啊！）

这女孩的长相还蛮可爱的。白色的肌肤配上绿色的眼睛，让从来没出过国的上条感到非常新鲜，看起来就像是个洋娃娃似的。

但是，让上条开始慌张的理由却不是因为她长得可爱。

而是因为她是“外国人”。上条的英语实力，曾经被英语老师下了一个评论：“你就锁国一辈子吧！”如果这个不知道是哪国人士的美少女是个推销员，不管她卖的是羽绒被还是什么玩意，上条大概都会不由自主地掏出钱包吧。

“我……”

少女那有点干燥的可爱嘴唇，缓缓地吐出话来。

上条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再次踏在炒面面包上。

“我肚子饿了。”

“……”

有一瞬间，上条以为是自己太蠢，把对方说的外国话听成日语了。就像听不懂歌词，就自己随便乱唱的呆瓜小学生一样。

“肚子饿了。”

“……”

“肚子饿了。”

“……”

“我说……我肚子饿了……”

看着一直维持僵硬状态的上条，银发少女似乎在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下没救了，真的没救了。为什么不管怎么听都觉得她在说日语？

“啊……呃……”上条凝视着晒在栏杆上的少女说道，“怎么回事？难不成你打算告诉我，你是路过这里时不支倒地的路人甲？”

“也可以说是饿瘫了。”

“……”这少女的日语还真溜。

“如果你能够让我饱餐一顿，我会很感激你。”

上条看了一眼脚下那块被自己踩烂的酸臭炒面面包。

他决定，不管这个女的是什么来路，总之别跟她有任何牵连。上条胡思乱想着：就让她到远方过幸福快乐的生活吧，他把扁掉的炒面面包连塑料袋一起递到少女嘴边。上条心想：闻到这种味道，再怎样的怪人一定也会逃之夭夭吧？就像在京都，如果主人拿出茶泡饭就代表“送客”——

“谢谢你，我要开动了。”

炒面面包就这么被大口大口地咬着。包含塑料袋，以及上条的手掌。

就这样，上条今天也在不幸的哀号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2

“首先请容我自我介绍。”

“……你不如先解释为什么会挂在我家阳台吧——”

“我的名字叫茵蒂克丝（INDEX）。”

“最好有人会相信这是真名啦！什么茵蒂克丝啊？那我是

不是干脆叫你‘目录’比较快？”

“如你所见，我是个神职人员。啊，这里是重点哟。不是梵蒂冈体系，而是英国清教（注：为本书中作者虚构的教派）那边的。”

“我听不懂那是啥玩意啦，还有，不要逃避我的问题！”

“嗯……关于禁书目录（INDEX）的事情有点难解释耶。啊，我的魔法名是Dedicatus545。”

“喂，喂喂？请问我这会儿是在接收哪个星球外星人的电波啊？”

看着上条不屑地开始用小指头挖耳朵，茵蒂克丝咬着自己的拇指指甲。看来咬指甲是她的习惯动作。

我干吗要跟这种人围着玻璃矮桌边面对面，正襟危坐搞得跟相亲一样？

现在的时间点，上条差不多该准备去学校参加暑假补课了，但是他又不想把这个莫名其妙的女生就这么留在自己房里。

而且最糟糕的是，这个自称叫茵蒂克丝的银发少女，好像还很喜欢这个房间，一副想躺下来打滚的神情。

难道这也是上条所召唤来的“不幸”？如果是的话，那真是相当不妙。

“所以，如果你能让我——茵蒂克丝吃得饱饱的，我会非常感激你。”

“我干吗要那样做？我增加你的好感度有什么好处？要是因此触发了奇怪的条件，开始进入‘茵蒂克丝路线’的话，还不如删号重练算了!!”

“呃……请问这是流行语吗？对不起，我好像听不懂你在



说什么。”

不愧是外国人，不懂日本的宅男文化。

“可是如果你把我赶出去的话，我大概走个三步又会不支倒地哦。”少女说。

“……不支倒地？那关我屁事。”

“到时候我会用最后的力气写下遗书，包括一幅你的画像。”

“什么？”

“如果我被人救起的话，我可能会说自己是被监禁在这个房间里，还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连这身奇怪的变装，我也会说是你逼我穿的。”

“你竟敢威胁我！其实你很懂宅男文化吧！”

“？”

茵蒂克丝歪着头露出疑惑的表情，好像第一次看到镜子的小猫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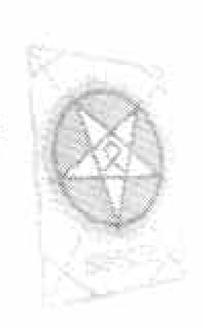
真是败给她了，怎么有种只有自己是下流胚子的感觉？

你等着！想吃是不是！上条怒气冲冲地走向厨房。反正冰箱里面那些东西现在都臭掉了，把那些东西都塞给她吃，对上条的钱包而言也不痛不痒。于是上条把剩下的食物都丢进平底锅，像炒青菜一样整锅炒了起来。反正加热之后，吃下去大概不至于死人吧？

话说回来，这女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学园都市里面当然也是有外国人的，但是这个女孩并没有这里的居民所特有的一种“感觉”。不过若说她是从外地来的，那也很奇怪。

学园都市在表面上虽然打的口号是“聚集数百所学校的城



市”，但在实际运作上却比较像是“一大间到处都是学生宿舍的学校”。范围可以涵盖东京的三分之一地域，外围有如同万里长城的墙壁所包围，虽然比不上监狱那么戒备森严，但是要随随便便就进来倒也没那么容易。

看起来似乎没怎么管制进出，但其实工业大学以实验目的为幌子发射上天空的三台人造卫星却无时无刻不在监视整座城市。所有进出的人都会被追踪调查，只要发现城市里出现跟大门进出记录不一致的可疑人物，警卫和各学校的风纪委员马上就会出动……

不过，或许是因为昨天那个放电少女引来乌云落雷，所以人造卫星才没发现这个女孩闯进来吧？上条心想。

“对了，为什么你会晾在我家阳台的栏杆上？”

上条一边将酱油不断倒进那充满恶意的大锅菜里面，一边向少女发问。

“我不是晾在那边。”

“那不然是怎样？别跟我说你是随风飘啊飘的就挂在那儿了。”

“……情况好像有点类似。”

原本只是说笑的上条，不自觉地转头望向少女。

“我本来想从那一幢的屋顶跳到这一幢的屋顶，结果掉下来了。”

屋顶？上条看了一下天花板。

这里是廉价学生宿舍集聚的一个小角落，长得一模一样的八层楼宿舍整齐排列。光看阳台就可以知道，建筑物之间的距离只有不到两米。想要以助跑跳远方式从那个屋顶跳到这个屋

顶，的确并非不可能的事。不过……

“真的假的？屋顶可是八层楼高耶？一个不小心你就得准备投胎了！”

“嗯，自杀的人连坟墓都不能有呢。”茵蒂克丝给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回答，接着又说：“可是没办法，那时候我想逃命，只有这样做了。”

“逃……命？”

听到这个充满危险信息的字眼，上条不禁皱了皱眉头。但是茵蒂克丝却像小孩子一样“嗯”了一声，继续说：

“有人在追杀我。”

“……”

摇晃着平底锅的手，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其实本来能跳得过去，但是跳到一半的时候背后被击中了。”

自称茵蒂克丝的少女，似乎笑了一下。

“结果就往下掉，挂在你家栏杆上了。真是对不起。”

既非自嘲亦非讽刺，她只是对着上条当麻单纯地微笑。

“被击中……”

“嗯？啊……不用担心我的伤势啦，这件衣服有‘防御结界’的效果哦。”

“防御结界”又是什么？是防弹背心吗？

少女转了一圈，像在炫耀自己新买的衣服似的，看起来的确不像受伤的样子。但是，她真的被“击中”过吗？若说这一



切都是她的幻想，说不定可信度还更高。

可是……

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她真的挂在七楼我家的阳台栏杆上。

如果……这少女所说的都是真的呢？

到底是“谁”攻击了她？

上条开始思考。

从八层楼高的建筑物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需要多大的勇气？能够挂在七楼的阳台，是多么的幸运？不支倒地，又有怎样的涵义？

“因为有人在追杀我”。

笑着这么说的茵蒂克丝，她的表情背后又蕴含了多少复杂的故事？

上条对茵蒂克丝的来历完全不了解，对于她说的那些话也听不太懂。而且就算茵蒂克丝从头到尾详细跟他解释，他也大概连一半都无法理解，甚至也不会想去理解不懂的另外一半。

但是，上条理解到一个事实。

那就是她挂在七楼阳台的这个事实。一个弄不好，她可能会摔在柏油路上的这个事实。这个事实，让上条牵挂不已。

“饭……”

茵蒂克丝的脸从上条身后探了过来。她的手以握拳的方式握着筷子。看来她虽然日语讲得流利，筷子却还不太会用。

她兴奋地看着平底锅，那种眼神简直就像是在下雨天，从湿掉的瓦楞纸箱中抱出来的小猫咪的眼神。

“……啊。”

平底锅里，是用跟垃圾没两样的食材做出来的“炒青菜（有毒）”。

看着这个饥饿的少女，上条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天使上条（平常都跟恶魔上条一起出现）正在痛苦挣扎。

“啊……呃……我……我说啊，既然你肚子那么饿，就别吃这种男生用剩菜做出来的难吃东西了，不如我们去大众餐厅吧！或是叫外卖也行！”

“人家等不及了啦……”

“……啊……呃……”

“而且看起来不难吃啊。这是你不求回报为了我而做的料理，一定很好吃的。”

这时的茵蒂克丝真的就像个修女，发出闪耀的微笑。

毫不理会整个胃袋正在翻滚的上条，茵蒂克丝握着拳头，用筷子捞起了平底锅内的食物送进嘴里。

嚼啊嚼。

“看，果然不难吃。”

“……真……真的吗？”

嚼啊嚼。

“你好体贴哦，为了帮助我消除疲劳，故意弄得比较酸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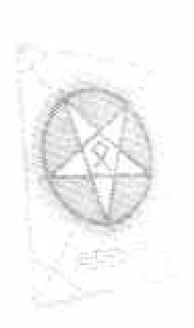
“咦？呃……酸……酸吗……”

嚼啊嚼。

“别担心，我敢吃酸的。谢谢你，你好像我哥哥哦。”

灿烂的笑容。茵蒂克丝专心地吃着，脸颊上还沾着豆芽菜。

“……唔……呜呜……呜呜哦哦哦哦哦哦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上条急忙用音速把平底锅举高。他看着一脸不满表情的茵蒂克丝，心里想着:地狱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你也肚子饿了吗？”

“……啊？”

“如果你肚子不饿的话，能不能把这些菜都给我吃？我等不及了……”

茵蒂克丝的眼神由下往上看着上条，嘴里咬着筷子的前端。看着露出这种神情的茵蒂克丝，上条下了一个决心。

这是神的旨意，自己搞出来的东西自己就得负责吃掉。

这回跟是否不幸完全无关，纯属自作自受。

3

上条当麻把那些热热的“垃圾”都塞进嘴里，面露微笑。

自称茵蒂克丝的少女，则是露出不满的表情，啃着饼干。由于她是用两手拿着饼干在啃，看起来就像只松鼠。

“……对了，你说有人在追杀你，到底追你的人是谁啊？”

好不容易从地狱回来的上条，开口就问了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

当然，上条并不打算去为一个才认识三十分钟的女生蹚这趟浑水。但是事到如今，要完全装作局外人，似乎已经办不到了。

反正就假好心一下吧，上条心想。虽然无法帮她解决任何问题，但至少自己可以安慰自己“我尽力了”。

“嗯……”少女用似乎有点口渴的声音说，“我也不知道。或许是‘蔷薇十字’或是‘黄金黎明’吧。虽然猜得到是那些

组织，但是我不知道那些人的名字……而且名字对他们来说也没意义。”

“他们？”

上条一头雾水地重复着。对手是集团，是组织？

但是被追赶的茵蒂克丝本人却是非常的冷静，“嗯”了一声之后说道：

“他们是魔法结社。”

……

“啥，魔法？呃……那是什么玩意？我有没有听错？”

“啊……咦？呃……我说的日语很奇怪吗？我的意思是MAGIC！MAGIC CABAL！”

“……”被她用英语一解释，上条更迷糊了：“那是啥鬼玩意啊？你说的是那种神秘的新兴宗教，打着‘不信奉教祖的人会遭天谴’的旗号，让别人吃奇怪的药然后加以洗脑的组织？那听起来还真是很危险咧。”

“……你有点取笑的意思吧？”

“呃……”

“……你有点取笑的意思吧？”

“抱歉啦，我办不到。要我相信魔法的存在实在是办不到。虽然我对引火能力、透视能力之类的‘异能之力’很熟悉，但是讲到魔法，我真的无法相信。”

“……”

茵蒂克丝歪着脑袋思考着。



如果是个拥护科学万能主义的一般人，这时候一定会大喊：“世界上没有科学无法证实的东西！”

但是，上条的右手却真的存在着某种“异能之力”。

只要拥有这种名为“幻想杀手”的超常“异能之力”，即使是只在神话中出现的神迹，也能将其完全化于无形。

“在这座学园都市里，超能力并不稀奇。只要把药打进静脉，脖子上通电流，耳朵听着耳机的特殊节奏，任何人的脑袋都可以‘开发’。一切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谁又能不承认它的存在？”

“……你说的我不太能理解耶。”

“不用懂！总而言之，超能力是货真价实理所当然的！”

“……那魔法为什么不行？魔法也是理所当然的啊？”

茵蒂克丝一脸不满的表情，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人家批评你家的宠物是只杂种猫一样。

“呃……我这么说好了，你知道猜拳吗？咦，等等，猜拳是世界共通的文化吗？”

“……应该是日本文化吧，不过我知道。”

“假设连续猜拳十次就连输十次，你觉得这会有理由吗？”

“唔……”

“当然是没有理由，对吧？但是人类就会以为是有一股力量在操纵！”上条用充满无趣的口吻说着，“一般人都会觉得自己怎么可能那么倒霉，这之中一定有种看不见的法则存在。而当一个人这么想之后，假如再混进了‘占星’的要素，那会怎么样？”

“……例如说，‘你是巨蟹座，现在运势不好，还是别赌了吧’

之类的对吧？”

“在我们生活周围的‘魔法、神秘力量’之类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么产生的。人们想象自己的运势受某种看不见的法则所操控,把一些偶然发生的琐事当成命中注定,这就是‘魔法’。”

茵蒂克丝就像心情不好的猫一般撅着嘴巴，好一阵子才说：

“……看来你也不是毫无理由地不相信。”

“是啊，就是因为认真思考过，所以才无法相信那些荒谬的说辞。谁能相信童话故事书里面的魔法师真的存在？如果花费MP就可以让死人复活，谁还玩超能力开发？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魔法’要我怎么相信？”

至于那些不相信“超能力”存在的人，则只是群笨蛋而已。

在这座学园都市,“超能力”已经是种常识，可以用科学来合理解释。

“……可是，真的有魔法！”

茵蒂克丝撅着嘴巴说道。或许,“魔法”对她而言已经如同心灵支柱，就像“幻想杀手”对上条的意义一样。

“好啦，随便。那他们又为什么要追你——”

“……是真的有魔法！”

“……”

“真的有魔法！”

看来她无论如何都要上条承认这一点。

“好吧，那你告诉我，魔法到底是什么？可以从手中放出火球吗？就算没有上过我们的超能力课程，也可以放出火球吗？你表演一下让我见识见识，那我可能就会相信吧。”

“我没有魔力，所以没办法使用魔法。”



“……”

这跟那些说“摄像机会让我分心，所以没办法折弯汤匙”的冒牌超能力者有什么两样？

话说回来，其实上条的内心也很复杂。

虽然嘴上说绝不可能有魔法这种东西，但是其实上条对自己右手的能力“幻想杀手”的来龙去脉却也是完全不了解。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在那看不见的空气中，到底有什么力量？即使是位居世界超能力开发最高峰的学园都市，也无法通过身体检查检测出上条的这种“能力”，所以他才被贴上“等级零无能力者”的标签。

而且这能力并非在接受符合科学原理的开发课程后才获得，而是与生俱来的。

虽然他老说着“这世界上不可能有魔法”，但是自己却确实拥有超越常识的“非现实”力量。

但是总不能因为如此，就得出“既然世界上真的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那魔法也说不定真的存在呢♪”这种毫无根据的结论吧。

“……真的有魔法！”

上条“唉”地叹了一口气。

“好吧，假设有魔法好了。”上条说。

“假设？”

“假设有魔法好了。”上条无视她的插嘴继续说下去，“那你又是为什么被那些人所追赶？跟你的服装有关系吗？”

上条指的，就是茵蒂克丝身上所穿的纯白丝质金线刺绣超豪华修道服。换个说法，其实就是在问“是否牵扯到宗教信仰”。

“……因为我是禁书目录。”

“啊？”

“我想他们想要的，一定是我所拥有的十万三千本魔道书吧。”

……

“……为什么我是愈听愈迷糊了？”

“为什么我愈说明你愈是一副不想理我的样子？你是个很容易不耐烦的人哦？”

“好吧，我来归纳一下好了。那个‘魔道书’我不知道是啥玩意啦，不过是‘书’没错吧？跟日语字典一样的东西？”

“嗯，哀邦之书、所罗门的小钥匙之书、无名之书、食人祭祀书、死者之书……有代表性的大概就这些吧。死灵术书因为太有名了，仿造与伪作非常多，或许可信度不高。”

“呃……我不管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啦……”

上条硬是把后面要说的“反正还不是写些废话”这句话吞了回去。

“你说有十万本——在哪里？”

只有这一点，无论如何必须弄清楚。十万本书，都可以盖一间图书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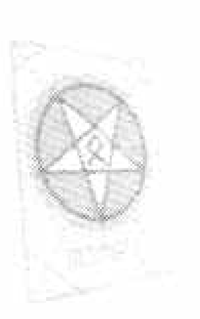
“意思是说，你身上带着某间仓库的钥匙吗？”

“不是，”茵蒂克丝摇摇头说，“十万三千本书，我现在都带着哟。”

什……什么？上条皱起眉头。

“……难不成你接下来要说，只有笨蛋看不见那些书？”

“就算不是笨蛋也看不见啦！要是被大家看见就没意义



了。”

茵蒂克丝的每一句话都让人摸不着头脑，感觉好像自己在被她要着玩似的。上条稍微往左右看了一下，哪有什么鬼魔道书，只有散落在地板上的游戏杂志、漫画，以及被丢在房间角落的暑假作业。

“……唉……”

一直在忍耐的上条，现在终于忍不下去了。

说不定连“有人在追我”这件事，也只是她的妄想。如果是自己胡思乱想，结果真的从八层楼的屋顶跳出去，然后还跳失败卡在阳台上，这种人可千万别跟她有任何瓜葛。

“……相信有超能力，却不相信有魔法，这样不是很奇怪吗？”茵蒂克丝撅着嘴巴不满地说，“而且超能力有那么了不起吗？就算拥有一点特别的能力，也不可以因此瞧不起别人啊！”

……

“嗯，你说的是没错啦！”上条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没错，你说的对。不过是一些小把戏，却被拿来把人分等级，这种想法的确很糟糕！”

上条低头看着自己的右手。

右手不会发出火焰或闪电，不会发光也不会发出声音，手腕上当然也不会浮现奇怪的纹路。

但是，上条的右手却可以消灭任何的“异能之力”。不论善恶好坏，就算是出现在神话中的神迹等级能力也一样。

“不过，对这城市里面的人来说，超能力就像是一种心灵支柱吧，所以你就别太追究了。而事实上，我也是这群团体中的一分子。”



“知道就好，笨蛋！哼，干吗要把头脑里面弄得乱七八糟，汤匙明明用手就可以折弯了。”

“……”

“哼，舍弃了自然本色，追求后天皮相的男人有什么好臭屁的？哼。”

“……我可以堵住你那张讲话欠揍的嘴巴吗？”

“暴……暴力是吓不倒我的！”茵蒂克丝看起来就像一只心情不好的猫，“而且你从刚刚就开口闭口都是超能力，你自己又会什么了不起的超能力咧？”

“……呃，关于这个……该怎么解释呢……”

上条感到有点困扰。

自己很少有机会跟别人说明关于“幻想杀手”这个能力。而且由于这个能力只对“异能之力”有反应，所以如果对方根本不接受“异能与超能力”这种概念，那再怎么说明也是枉然。

“嗯，就是我的右手……啊，我先声明，这可是天然素材，可不是合成上色的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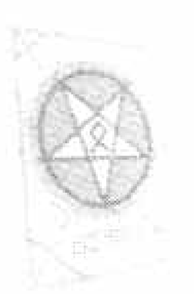
“哦。”

“只要用这只右手这么一碰……任何特殊能力，管他是核爆等级的火球还是战略级的超电磁炮，或者神的奇迹都会被消灭，就这样。”

“……咦？”

“……你那是什么眼神啊？好像看见什么神奇幸运水晶石的邮购目录似的！”

“哎哟……连神的圣名都没听过的人，跟我说什么可以消灭神的奇迹，这样我有点为难耶——”



茵蒂克丝竟然用小指挖着耳朵嘲笑着。

"……唔，气死我啦！没想到我竟然被一个说什么'魔法是真的存在，只是我无法证明给你看'的冒牌魔法少女嘲笑，我真的火大了……"

听到上条当麻的这句嘀咕，茵蒂克丝似乎也生气了。

"我……我才不是冒牌魔法少女！魔法是真的存在的！"

"那你就证明给我看啊，万圣节混蛋！到时候我就用我的'幻想杀手'把你的魔法消灭，看谁厉害！你这满脑子发大梦的幻想狂！"

"好啊！我就让你见识一下！"茵蒂克丝气鼓鼓地把两手举起来，"就是这个！这件衣服！它是一种名叫'移动教会'的终极防御结界！"

茵蒂克丝举起双手，让上条看清楚她身上那件让人联想到高级茶杯的修道服。

"什么'移动教会'，我听不懂啦！你从刚刚就在扯些什么禁书目录、防御结界之类的专业术语，不会为听的人解释一下啊？太不友善啦！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深入浅出、因材施教啊？"

"你……你自己根本没有想去理解，还来跟我抱怨？"茵蒂克丝挥动着双手，"事到如今，事实胜于雄辩！你可以拿厨房的菜刀来刺我的肚子看看!!"

"好，我就刺给你看！搞……搞什么啊！最好是能刺啦！想害我吗？"

"啊！你完全不相信我对吧？"茵蒂克丝激动得肩膀上下起伏，"这件衣服包含了'教会'的所有必备要素，所以可以称



之为‘以衣服为形体的教会’！包括布的织法、线的缝法、刺绣的装饰法……全都经过严密的计算！区区菜刀是无法伤我一根汗毛的！”

“我听你在放屁……如果我真的刺下去，那就是有史以来最可笑的少年犯啦！”

“你果然不相信我……这件衣服的布料可是精确地仿制了都灵裹尸布，就是圣人被朗基努斯之枪贯穿时身上包的布耶（注：按照《圣经新约》的记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罗马士兵曾为了确认他是否死亡而用一把长枪刺穿了他的心脏，这把长枪即为朗基努斯之枪，又名命运之矛。而都灵裹尸布则是一块有人像面容的麻布，传说当耶稣受十字架之刑去世之后，尸体曾被此麻布包裹，现保存于意大利都灵大教堂）。所以它的强度是教宗等级的，以你们的术语来说，就是核弹避难所的等级吧？不论是物理或是魔法攻击，都会被它完全吸收……刚刚我不是说，我是因为后背被击中，所以才掉到你家阳台吗？假如没有这件‘移动教会’，我身上早就开个洞了！这样你明白了吗？”

这小丫头还真是聒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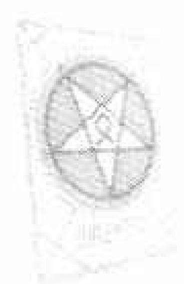
上条对茵蒂克丝的好感度一口气跌到谷底，翻着白眼看着她的衣服。

“……是吗，好了不起哦，不过既然这也是‘异能之力’，那表示只要用我的右手一碰，你的衣服就会完蛋啰？”

“那就得看你的能力是真是假啰，呵呵……”茵蒂克丝不屑地笑着。

上条心想:“跟你拼了！”于是用右手抓住茵蒂克丝的肩膀。

咦……还真的有一种很奇怪的触感……感觉好像在抓云一



样，所有的冲击都被柔软的海绵吸收掉似的。

“……啊，慢着……”

脑袋瞬间冷静下来的上条，开始思考起一个问题。

如果茵蒂克丝说的都是事实（虽然觉得很扯），这件号称“移动教会”的衣服真的是用“异能之力”所织出来的，那会怎么样？

如果那个“异能之力”真的被消除，那是不是表示衣服会散掉？

“不会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种突然要进入成人时间的预感，让上条反射性地发出惊叫声。

……

……

……

“啊啊啊啊啊……咦？”

什么事都没发生。

上条一边觉得“混蛋，害我紧张了一下”，一边又觉得好像有点可惜。

“你看你看！什么幻想杀手嘛，根本什么事都没发生！”

茵蒂克丝把两手叉在腰间，挺起她那小小的胸部呵呵笑着。但就在下一个瞬间，茵蒂克丝的衣服就像礼物的缎带被解开一样，全部散落到地上。

原本将修道服布料缝合在一起的丝线全部松脱，修道服变回了一块块的布料。只有罩在头上的那顶布制帽子，或许是因

为没有跟衣服连在一起的关系，还保持着原本的形状，但是那使得整体看起来反而更加有一股淡淡的哀伤。

少女手叉着腰，挺起她那小小的胸部，就这样面带笑容僵在那儿。

对，就是全身上下一丝不挂。

4

看来这位名叫茵蒂克丝的少女，有一生起气来就会想咬人的坏习惯。

“痛痛痛……别在我身上乱咬啦！你是夏天集训时的蚊子吗？”

“……”

她没有回答。

身上只包着一块毛毯的茵蒂克丝，正端坐在地板上，用一大堆安全别针，努力地（白费工夫）将变成一块块布料的修道服弄回原本的模样。

一股糟糕又可怕的气氛支配整个房间。

当然，并不是替身杀手马上要攻进房间里来。

“……呃，公主殿下？打扰您一下，这里有一套区区在下的衬衫和裤子……”

“……”少女用像蛇一样的眼神来回应他。

“……呃……公主？”

上条当麻一边想着这女孩的表情还真多，一边继续想办法跟她说话。



“……干吗啦？”

“刚刚都是我不好啦！”

上条没有得到少女的回话，只得到一个飞过来的闹钟。就在上条惊叫的同时，巨大的枕头也飞过来了。接着，更可怕的是连游戏机和小型收音机都飞了过来。

“为什么发生了这么丢脸的事情，你还可以若无其事地跟我讲话！”

“呃……这个……那个……其实小的现在也很紧张，这该怎么形容呢……这就是青春吧?!”

“你还在开玩笑……呜呜呜呜呜呜！”

“是！是！……对不起！我错了！我道歉！那是我租来的录像带，不是手帕！拜托你不要咬！”

上条当麻夸张地用五体投地的方式来跟少女道歉。

事实上，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光溜溜女生的上条，现在紧张得心脏好像快被捏扁似的。

幸好我脸上看不出来。上条心想。

但其实只是他自己这么认为而已。如果他去照镜子，会发现其实一切都写在他脸上了。

“修好了……”

带着哭泣的鼻音，茵蒂克丝经过地狱般的家庭手工时间，终于把纯白的修道服弄回了原本的形状。接着她把修道服摊开来一看……

嗯……一件闪耀着几十根安全别针光芒的修道服。

“……（汗）”

“呃……您真的要穿？”

“……（默）”

“您真的要穿这个像‘铁处女’（注：Iron Maiden，为十九世纪时的欧洲刑具，外观呈棺材造型，但打开后内侧则布满铁钉）的玩意？”

“……（泪）”

“在日语里这叫‘别针’……”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我错了！对不起！”上条立刻再度五体投地磕头如捣蒜。而茵蒂克丝则是露出一种被欺负小孩的特有眼神，用力咬着电视的电线，而且快要咬断了。真是没教养的小猫咪。

“我要穿！再怎么说我也是修女！”

茵蒂克丝发出谜一般的怒吼，像毛毛虫一样在毛毯里蠕动着开始穿了起来。唯一从毛毯里面露出来的脸孔，红得跟被炸弹炸过一样。

“……啊，你换衣服的模样让我联想到学校的游泳课——”

“……干吗一直看啦，你应该转过头去才对吧？”

“看一下又不会死，反正刚刚那样都看过了，换个衣服又没什么。”

“……”

茵蒂克丝的动作停了片刻，但是她发现上条完全没察觉自己又说错话了，所以只好继续进行换衣服的动作。或许是她正专心地在毛毯里面穿衣服吧，连头上的帽子已经掉在地板上也没发现。

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但是不说话，场面又很尴尬，就像跟陌生人一起搭电梯的那种感觉。

开始想逃避现实的上条，脑袋里面终于闪过了一件事：暑



假补课！

“哇啊，糟糕！我要去补课了！”上条看着手机上的时间，一边说，“啊……呃……我现在得去学校了，你有什么打算？如果想留在这里，我就给你钥匙。”

“把这女生赶出去”这个选项，已经从上条的脑海中消失了。

既然茵蒂克丝的修道服“移动教会”对“幻想杀手”有反应，这已经证明她的衣服的确有“异能之力”。这样看来，她所说的那些话也不见得都是梦话了。

比如她说自己被魔法师追赶，从大楼的屋顶掉下来。

比如她说自己接下来也得继续逃命。

难道在这个连超能力都可以被理论化的科学之都，真的有一群像是刚从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的魔法师正在胡作非为？

就算不考虑这些现实面的事，光是看到茵蒂克丝这么沮丧，上条也想让她在这里冷静一下。

“……不用了，我要离开。”

但是，茵蒂克丝却带着沮丧的表情，缓缓地站了起来。她就像幽灵无力地飘过上条的身边，似乎连头上的帽子已经掉在地上也没察觉。上条想帮她捡，又怕自己右手的能力让帽子也解体。

“啊……呃……那个……”

“嗯？你别想太多啦！”茵蒂克丝回头说，“我不是因为生气才要离开，只是如果我一直待在这里，那些人可能会追来。你也不希望自己的房间被炸掉吧？”

听到茵蒂克丝轻轻松松地说出这么可怕的话，上条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茵蒂克丝慢慢地走向玄关，出了大门，上条慌忙地追了上去。心里想着至少该给她一点帮助，但是钱包掏出来，发现里面只有三百二十日元。即使如此上条还是想把茵蒂克丝留住，于是又匆忙地奔出了大门口，结果是脚趾以音速直击门框。

“啊……唔啊！唔哦哦！”

茵蒂克丝回头看了一眼抱着脚哀号的上条。因为实在太痛了，上条跳来跳去，结果手机从上条的口袋滑了出来。上条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手机摔在坚硬的地板上，液晶屏幕发出碎裂的声响。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我真是不幸……”

“这要说是不幸，也许只是笨手笨脚吧……”茵蒂克丝微微笑了，“不过既然你的‘幻想杀手’是真的，那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吧？”

“……什么意思？”

“嗯，这些魔法世界的事，说出来或许你也不会相信。”茵蒂克丝呵呵笑道，“神明的庇佑、命运的红线……这些东西如果真的存在，也会被你的右手给消灭掉吧。”

茵蒂克丝把扎满安全别针的修道服在上条面前晃了晃，说道：“就像‘移动教会’原本拥有的神力，也是来自于神的庇佑呢。”

“哼……什么幸运不幸运的，应该都是几率与统计学上的问题吧？怎么可能真的……”

话还没说完，手指触摸到门把的上条突然感觉到一股静电。上条吓了一跳，反射性地全身抖了一下，结果因为肌肉做了不习惯的动作，右腿小腿肚抽筋了。

“呜呜呜呜……”上条闷哼了将近六百秒。

“……呃……修女小姐……”

“什么事？”

“……请你解释一下吧……”

“这道理很简单啊，”茵蒂克丝以理所当然的口吻说道，“如果你右手的能力是真的，那只要你的右手存在一天，‘幸运’的力量就会不断被你的右手消灭。”

“……您的意思是说……”

“只要你的右手接触到空气，你就会一直不幸下去。”茵蒂克丝说。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真是太不幸啦啊啊啊啊啊！”

上条虽然不相信魔法，但是对于“不幸”这件事却特别有感触。因为上条的日常生活，倒霉到让他觉得是不是有一股大宇宙的敌意在跟他作对。

而如此不幸的上条当麻的眼前，正站着一位纯白的修女，闪耀着如同圣母般的微笑。

每个人都会告诉你，那是想拉你入教的眼神。

“如果要说不幸的话，你带着这种能力出世就已经是不幸啰。”

面对着微笑的修女，上条不禁流下了眼泪……咦……等等，现在的重点好像不是这件事？

“不对，我现在不是要谈这个！你……离开这里以后有地方去吗？虽然我不知道来龙去脉，不过那些魔法师很可能还在附近晃来晃去吧？你躲在我家会不会比较安全？”



“我待在这里，会把‘敌人’引来的。”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只要不做些引人注意的举动，乖乖躲在房间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事情没那么简单。”茵蒂克丝抓起自己衣服的领口说道，“这件衣服——‘移动教会’，它是靠魔力来维持机能的。教会虽然管那个叫‘神力’，但是其实跟‘魔力’是相同性质的力量。也就是说，敌人可以靠侦测‘移动教会’的魔力来找到我的位置。”

“既然如此，那你干吗还要一直穿着这件跟发信机没两样的衣服？”

“因为它的防御能力可是教宗级的……假如没有被你的右手消灭的话。”

“……”

“假如没有被你的右手消灭的话。”

“对不起啦，拜托别含着眼泪看我……话说回来，既然‘移动教会’已经被我的右手给毁了，那它应该也失去‘发信机’的机能吧？”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会获得‘移动教会被毁’这个情报。刚刚我说过，‘移动教会’的防御能力是教宗级的，换句话说就跟一座‘移动要塞’一样……如果我是‘敌人’，虽然不知道‘要塞’为何会失去机能，但一定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吧？”

“等一下！那我更没理由让你离开了！虽然我到现在还是不相信有魔法这种东西，但是既然真的有‘敌人’在追你，我怎么能让你到外面去冒险？”

茵蒂克丝愣了一下。

光看她这个表情，真的，真的，看起来就像是个普通的少女。

“……你的意思是，即使我下地狱，你也愿意陪着我？”

茵蒂克丝露出淡淡的笑容。

那是一种多么艰辛无助的微笑，让上条在一瞬间为之语塞。

在茵蒂克丝这句温柔的话背后，隐藏着这样的涵义：

别再陷进来了。

“别担心，我也不是没有同伴。只要逃进教会里，教会的人会保护我的。”

“……哦？那……那个教会在哪里？”上条问道。

“伦敦。”茵蒂克丝说。

“也太远了吧？你想逃到何年何月啊！”

“嗯？啊，别担心啦！日本应该也有几个分部吧。”茵蒂克丝回答。

插满安全别针的修道服微微晃动着，看起来像是被欺负得很惨的小媳妇。茵蒂克丝回答道：

“教会啊……对了，这座城市里好像也有个教会。”

一般人听到教会，都会联想到那种巨大的结婚会场，但是其实日本的教会都非常小。原本在日本，广义的基督教文化就扎根不深，再加上国内多地震，“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很难保存下来。上条在搭电车的时候偶然从车窗外看到的教会，只不过是个组合屋，屋顶竖起一个十字架而已……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是暴发户式的教会建筑，似乎也有点偏离正道。

“嗯……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行……我所隶属的是英国式的教派……”

“啥？”



“呃……广义的基督教其实分成很多教派的。”茵蒂克丝苦笑着解释，“首先可以分为天主教跟新教两大派别。而我所属的天主教教派，又可以细分为以梵蒂冈为中心的罗马正教、以俄罗斯为根据地的俄罗斯成教、以圣乔治大教堂为核心的英国清教等分支。”（注：本文中的“俄罗斯成教”亦为作者杜撰的教派。）

“……如果搞错了跑到别派的教会里面，会怎样？”

“会吃闭门羹。”茵蒂克丝继续苦笑，“俄罗斯成教跟英国清教都只在‘本国之内’盛行，所以在日本，英国清教的教会非常稀少。”

“……”

上条越听越觉得不对劲。

说不定，茵蒂克丝在饿到不支倒地之前，早已经拜访过非常多的“教会”了，只是每次都吃闭门羹，逼得她继续逃命。那种感觉一定不好受。

“别担心，只要找到英国式的教会，就是我赢了。”

“……”

一瞬间，上条想着自己右手的“能力”。

“喂！……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再来找我没关系。”

结果还是只能选择跟她说这句话。

即使，自己是个连神都可以杀死的男人。

“嗯，肚子饿了的话，我会再来的。”

茵蒂克丝露出了向日葵般的灿烂笑容。那如此完美的笑容，让上条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旁边一台清扫用机器人靠了过来，绕过茵蒂克丝，继续往前驶去。

“呀啊啊！”

完美的笑容在一瞬间消失，茵蒂克丝整个人向后倒，简直像是脚抽筋似的全身抖了一下。“咚”的一声，后脑勺狠狠地撞上了墙壁。

“呜——！有个奇怪的东西若无其事地冒了出来……”

茵蒂克丝含着眼泪尖叫，甚至连用手抚摸后脑勺都忘记了。

“你自己才是最奇怪的东西咧！那玩意只是清洁用的机器人啦！”

上条叹了一口气。

清洁用机器人的大小跟形状就像个大铁桶，底部装有小小的滚轮。就像大型清洁机一般，靠着底部圆形抹布的转动来清洁地板。为了避开行人与障碍物，上面装有摄像头。穿迷你裙的女生都恨死了这玩意。

“……原来如此，日本不愧是科技大国，已经进入连使魔都机械化的时代了。”

“喂？”莫名其妙开始佩服起日本的茵蒂克丝，还真让人觉得有点发毛。“这里是学园都市，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些玩意啦！”

“学园都市？”

“是啊，政府将东京西区开发较缓慢的区域一次全部收购后，建立起这座‘城市’。这个‘学校之城’包含了数十所大学与数百所小学、初中及高中。”上条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城市里的居民有八成都是学生，看起来像公寓的建筑物其实都是学生宿舍。”

这座“学园都市”不只教导学生念书，暗地里还进行着超



能力与肉体的开发。

"……所以街上的景色会有点不一样。厨余自动处理机、到达实用等级的风力发电机、刚刚的清扫机器人……这些大学研发出来的实验性产品满街都是。这里的科技文明等级大概比外面还先进个二十年吧。"

"嗯……"茵蒂克丝看着清扫用机器人，说道，"这么说，这座城市里的建筑物，都是归'学园都市'管辖啰？"

"是啊……所以如果你想找英国教会，劝你还是到城市外面去碰碰运气吧。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教会，大概都是些神学或荣格心理学的教育机构吧。"

茵蒂克丝"哦"的一声点了点头，这才想到要用手抚摸刚刚撞上墙壁的后脑勺。

"……咦？啊……咦？我……我的帽子不见了！"

"你现在才发现吗？刚刚就掉了啦。"

"咦？"

上条的意思是"刚刚你在毛毯里换衣服的时候就掉了"，但是茵蒂克丝却似乎听成"刚刚你被清扫机器人吓到跌倒的时候就掉了"。于是她在走廊地板上东摸西找，但是却又没看到帽子，头上因此冒出非常多的问号。

"啊，对了！一定是那个电动使魔！"

完全朝错误方向思考的茵蒂克丝，朝正要消失在走廊拐角的清扫机器人狂奔而去。

"……呃……现在这是啥鬼状况？"

上条看着自己房间的房门，茵蒂克丝的帽子还在里面呢。接着又看了一下走廊，茵蒂克丝已经不见人影了。还真是没情

调的离别方式。

这让他有种毫无根据的预感：即使世界毁灭，这家伙大概也会莫名其妙就存活下来吧？

5

“来——老师做了讲义，现在发下去啰——这就是今天的补课内容哦——”

进入这个班级已经一个学期了，到现在上条依然觉得不可思议。

一年七班的班主任——月咏小萌是个站在讲桌后面，学生只能看到她头顶的奇妙老师。身高一百三十五厘米，据说曾经在想坐云霄飞车的时候因为安全性考虑而被拒绝。不管谁来看，都会觉得她应该是个适合头戴黄色安全帽背个红书包，配备直笛的十二岁小学生。这位小女孩老师，真是学园七大不可思议之事之一。

“虽然老师不禁止大家说话，但是老师说的话也要听进去哦——老师很用心地连小考的题目都准备好了，要是考不及格的话，就要罚玩透视游戏啰——”

“老师，你说的是那个蒙着眼睛玩扑克的游戏吗？那是透视能力系的专业课程耶！看不见手上的牌还得连续赢十次，不然不准回家，我上条当麻认为，这样会搞到早上都没办法回家啦！”

“是啊——可是上条你的开发课程学分数不够，反正迟早得玩透视游戏嘛？”



上条在心中对这个“上班族老师”的职业笑容实在没辙。

“……唔，看来小萌很喜欢阿上哦！”

坐在上条隔壁，蓝发戴耳环的班长（男），对上条说了莫名其妙的话。

“……你不觉得那个正在开心地踮着脚尖写板书的老师，对我有敌意吗？”

“……什么？那么可爱的老师，就算她给你几科不及格有什么关系咧？被那样的小女孩责骂，你一定可以获得很多经验值啦！”

“……你这个被虐狂加恋童癖！真的是没救了啦！”

“啊哈——！恋童癖‘只是’我的喜好之一而已，我并不是‘只’喜欢小女生哦！”

就在上条正打算回他“你这只杂食动物”的时候——

“那边那两个！再继续聊天就请你们玩‘哥伦布的蛋’哦！”小萌老师说。

所谓“哥伦布的蛋”，就是将生鸡蛋倒过来直立，不使用任何支撑，要让它在桌上立起来。就算是念动力系的学生，也得拼到脑血管快爆炸才能够控制鸡蛋不倒下去（因为如果念力太强鸡蛋会破掉，所以难度超高）。而且，没成功的话一样会被留到隔天早上。

上条和蓝发耳环这下只好猛盯着讲台上的月咏小萌，几乎连呼吸都忘了。

“这样明白了吗——？”

好可怕的微笑。

小萌老师最讨厌人家提到“小”这个字眼，但是却又喜欢



人家称赞她“可爱”。

不过小萌老师却不太在意自己没被学生当老师看待。当然，部分理由是因为这里是学园都市。这里的居民有八成是“学生”，可以说是个“小孩的国度”。所以在这里，对于那种“不够尽职的老师”的评价，比外面的学校更苛严。更何况在这里，学生的优劣高低评断基准，除了“功课”之外还有“超能力”。

在这里，老师的职责只是“开发”学生的超能力，老师本身并不具有任何超能力。体育老师跟教官之类的教职人员，都是些活像参加过外籍佣兵团的怪物，光是用自己的铁拳就可以对付拥有超能力的学生，但是教化学的小萌老师当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我说阿上啊。”

“干吗？”

“被小萌老师骂，会不会让你觉得兴奋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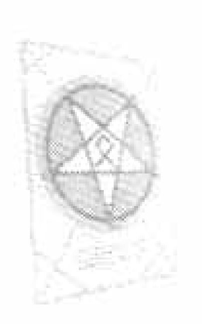
“会兴奋的只有你啦，白痴！够了，你闭嘴！我们这些没有念动力的要是被抓去玩生鸡蛋，恐怕整个暑假都完蛋啦！你这个假关西腔可别害我！”

“假……假关西腔？干吗说偶假关西腔？偶真的素大阪人哩！”

“闭嘴，你这个稻米之乡出生的！我已经够烦了，不要再让我花心思吐你槽！”

“偶……偶偶偶才不素稻米之乡出生的咧！啊……啊……章鱼烧真好吃——”

“别勉强自己去当关西人啦，你有办法吃饭只配章鱼烧吗？”



“你……你在说什么啊，就算素大阪人，也不会吃饭只配章鱼烧啦——”

“……”

“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等等……可是……咦……到底素会不会咧？”

“露馅了吧，假关西人！”

上条叹了一口气，望向窗外。

早知道补课这么无聊，就应该陪在茵蒂克丝身边才对。

虽然茵蒂克丝所穿的修道服“移动教会”，的确对上条的右手有反应（用“反应”这样的字眼或许温和了点），但并不表示上条就相信有“魔法”存在。茵蒂克丝说出来的那些话，十之八九是瞎掰的吧？就算不是瞎掰，也可能只是把一些自然现象误认为魔法而已。

但是……

（……漏网之鱼看起来总是特别大。）

上条又叹了一口气。与其被关在这间没有冷气的闷热教室里，倒不如随着茵蒂克丝进入魔法与剑的幻想世界还有趣得多。而且现在参加活动，还附赠一位可爱（讲美丽总觉得有点勉强）的女主角。

“……”

上条想到了茵蒂克丝留在自己房间内的修女帽。

结果还是没有还给她。真的要还，其实是有机会的。就算茵蒂克丝已经跑得不见踪影，如果当时认真去找，应该马上就可以找到她。就算真的没找到，现在上条也应该还拿着修女帽在街上乱晃才合理。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上条只是想要为两人之间留下一点羁绊吧。上条心中偷偷地期望，她有一天会回来拿忘记带走的东西。

因为那个白色的少女，笑容是那么的完美。

如果不留下一些羁绊，感觉她好像会如同幻影一样，从指缝消失。

上条只是在害怕这件事。

(……怎么回事？)

突然变得罗曼蒂克的上条，想到这里，突然察觉一件事。

上条虽然对这个挂在阳台的少女讲话很毒，但是其实自己并不那么讨厌这名少女。对于以后可能跟她再无瓜葛这一事实，甚至觉得有一点点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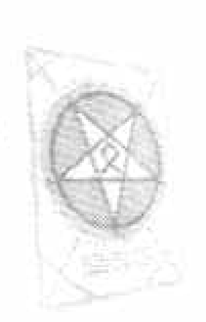
“……”

上条在嘴里“啧”了一声。早知道现在会后悔，当初就应该坚持把她留下的。

话说回来，她所说的“十万三千本魔道书”到底是指什么东西？

追赶茵蒂克丝的那些“魔法结社”(“结社”？这么说他们是有限公司吗？)据说就是为了得到这“十万三千本魔道书”而追赶她——至少她是这么说的。而茵蒂克丝，则带着这“十万三千本魔道书”四处逃亡。

而且，她的意思并不是她手上握有某个塞满书的仓库钥匙或地图。上条曾经问她“那些书在哪里”，而她的确回答的是“都在这里”。但是，上条却连一本书都没看到。更何况，上条的房间也塞不下那么多书。



“……她指的到底是什么？”

上条不禁歪着脑袋思考。既然茵蒂克丝的修道服“移动教会”对上条的“幻想杀手”有反应，那这么看来她所说的也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假的……

“老师，上条一直在看窗外女子网球社女生的裙子哦！”

听到蓝发耳环那硬邦邦的假关西腔，上条才“啊”的一声，把意识拉回教室里。

“……”

小萌老师沉默不语。

看来小萌老师对于上条当麻同学没有专心上课这件事情，感到非常地震惊与难过。她的表情看起来就像少女在十二岁那年冬天，突然发现圣诞老人原来是假的一样。

上条才刚这么联想，全班同学已经向上条投以充满敌意的视线。看来这些人都是儿童人权保护团体的准会员。

明明只是暑假补课，上条却还是被留到平常放学的时间才得以解放。

“……我真是不幸。”

上条望着夕阳中闪闪发光的发电风车三枚叶片，喃喃自语。由于校规禁止夜游，因此基本上学园都市内的电车跟巴士末班车都是在放学时刻。

没有赶上巴士的上条，只好慢慢地在炎热的商店街上走着。一架警卫机器人通过上条身旁，警卫机器人的造型也是个下边装着轮子的大铁桶，功能类似移动式防止犯罪监视器。一开始原本是由小狗型机器人改良而成，但是小狗造型太容易聚集小

孩围观，造成移动上的困难，因此这类作业用机器人最后全都改成铁桶造型。嗯，这理由其实还挺好笑的。

“啊！终于被我找到了，你这家伙！等……等一下！给我站住！我在说你啦！快给我站住！”

被夏天的热气蒸得受不了的上条，正一边看着缓慢前进的警卫机器人，一边想着：“茵蒂克丝那时候追赶清扫用机器人，不知道追到哪个天涯海角去了？”他完全没有察觉后面的声音是在喊他。

上条只是觉得后面似乎很吵，于是往后看了一眼。

他身后，站着一个初中生年纪的少女，及肩的茶色长发在夕阳下闪耀着如同正在燃烧般的红光，少女的脸颊也被染得通红。灰色的百褶裙、短袖上衣与夏季用薄毛衣……看了好久，上条才终于认出她是谁。

“……啊——又是你啊，放电初中妹。”

“不准叫我放电初中妹！我的名字叫御坂美琴啦！你怎么到现在还没记住啊？我记得你从第一次见到我，就一直叫我放电妹对吧！”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上条开始回想。

嗯，对。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她也正被不良少年缠上。原本上条想发挥浦岛太郎的精神，上去劝那群少年们不要抢一个柔弱少女的钱包，结果那个少女却反而对他发飙。“吵死了！不要干扰我跟别人打架！”少女说着就对上条放出电击。当然，上条用右手把她的攻击化解，少女的反应则是愣了一下……咦，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效？那这招呢……咦？也没效……最后，就发展成今天这种局面。



“……咦，为什么？明明没那么难过，怎么有股哀伤的感觉啊，妈妈？”

“你干吗两眼凝视远方啊……”

刚下课的上条非常疲劳，于是他决定对眼前这个放电妹敷衍过去。

“一名少女正看着两眼茫然的上条，这个少女就是昨天的超电磁炮少女。她对于输给他非常地不甘心，所以常来找上条报仇，但是每次都铩羽而归。”

“……你现在是对谁说明啊？”

“这名少女虽然态度强硬又不服输，但是其实很怕寂寞，在班上是动物委员。”

“别随便乱掰奇怪的人物设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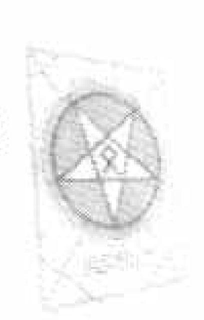
御坂美琴气得两手乱挥，路上的行人都不禁扭头看她。会引人注目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美琴身上所穿的那件看来平凡的夏季制服，可是学园都市中的明星学校前五名之一，常盘台中学的制服。以气质优雅著称的常盘台中学大小姐们，即使在拥挤的车站中也特别显眼。但是眼前这少女的言行，感觉起来却像是会坐在电车地板上玩手机的那种学生，当然让周围的人觉得惊讶。

“咦？对了，放电妹你干吗？今天不是七月二十日？你怎么穿着制服？去学校补课？”

“呜……你……你管我！”

“我知道了，一定是放心不下动物饲养区的小兔子吧？”

“你不要随便把动物加进我的人物设定里啦！臭小子，今天一定要让你好看！等一下你就会像被通电的青蛙两脚发抖，



趁现在赶快写遗言跟分配财产吧！”

“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动物委员。”

“你——这家伙还敢继续戏弄我！”

“咚”地一声，初中生少女的脚用力踏在人行道的红砖上。

那一瞬间，周围行人的手机都发出刺耳的破裂声。商店街的有线电视立刻断线，连附近的警卫机器人都发出“嘎嘎”的诡异声响。

初中生少女的头发发出如同静电般的劈啪声。

明明是血肉之躯，却可以发出超电磁炮的等级5超能力少女，如同野兽般露出虎牙笑了。

“哼，如何？这样有没有让你的脑袋清醒点……呜！”

上条慌慌张张地，用手掌把自信满满的御坂美琴整张脸盖住了。

（闭……闭嘴！拜托你不要说话！你没看见手机被弄坏的那些人正在冒着杀气啊!!要是被发现是你干的，可是要负责赔给人家，还有那个有线电视不知道要赔多少钱啊！）

上条向着平时只有在圣诞节才会想到的上帝拼命祈祷，同时脑中还浮现出那位银发修女。

或许是他的祈祷奏效了，周围没有人向上条及美琴这边靠过来。

正当上条松了口气（但是手掌下的美琴已经快窒息了）的时候……

“——警报！警报！错误No.100231-YF。侦测到违反电波

法的攻击性电磁波。确认系统异常。有可能是电子恐怖攻击事件，请各位不要使用电子器材！”

幻想杀手跟超电磁炮颤抖着回头看。

倒在人行道上的大铁桶，正一边冒烟一边发出些让人听不太懂的信号。

下一个瞬间，警卫机器人开始响起巨大而尖锐的警报声。

当然要逃了。

钻进小巷，踢翻了塑料水桶，吓走了黑猫，不断地往前跑。上条一边跑一边想着："等等，不对，我又没做坏事，干吗一起跟着跑？”但是心里这样想，脚还是只能继续跑。记得以前某个电视节目中曾经说过，一架警卫机器人造价要一百二十万日元。

“呜呜……我真不幸！全都是因为跟这种人扯上关系！”

“不要叫我‘这种人’！我的名字是御坂美琴！”

在小巷的深处的深处的深处，两个人终于停下脚步。

或许是拆掉了整齐排列的大楼中的其中一幢而形成的，这里的地形是个四方形的广场。很适合拿来打三对三斗牛赛。

“吵死了，放电妹！还不都是因为你昨天招来落雷，我家的电器设备都被搞坏了！现在你还想怎样？”

“谁叫你那么惹人厌！”

“你到底在气什么啦！我碰过你一根汗毛了吗？”

昨天，上条用右手把美琴的一切攻击都挡了下来。不只“超电磁炮”，还包括聚集了钢筋铁砂所形成的“如鞭之剑”、以内脏为攻击目标的强力电磁波,以及最后的绝招——真正的“落



雷”。

但是，每一招都无法伤到上条当麻分毫。

只要是“异能之力”，上条当麻就可以将之完全消灭。

“那是你自己拼命攻击，结果累垮了而已吧？明明是自己耐力不足，不要把错推给我啦！”

“唔……”美琴气得咬牙切齿说道，“那……那根本不算我输！我……我连一拳都没被打中！那样应该算平手吧！”

“唉，不用啦，算你赢，反正就算我现在揍你出气，坏掉的冷气机也修不好了。”

“唔……你，你给我站住！快拿出你的真本事跟我对决!!”

看着一边挥舞双手一边吼叫的美琴，上条叹了一口气……

“你确定我可以来真的？”

美琴说不出话来。

上条的右手轻轻握拳，然后又打开。光是这个简单的动作，就让御坂美琴全身冷汗直流。她连退后一步都不敢，只能僵立在那里。

上条可以若无其事地将美琴的所有绝招都挡住，但是美琴却连上条的“能力”到底是什么都摸不着边际。对于上条，美琴其实充满了“未知的恐惧”。

美琴会害怕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上条当麻可是承受了御坂美琴整整两个多小时的攻击却毫发无伤的男人。一想到“如果他认真起来不知道会多厉害”这点，就让美琴恐惧不已。

过了一会，上条叹了口气，移开了视线。

美琴像是终于挣脱束缚似的，终于可以一步一步往后退。

“……为什么我……这么不幸……”看到美琴这么害怕，上条反而有点沮丧，他接着说道，“房间的电器设备全毁，早上遇到冒牌魔法师，晚上又遇到放电妹……”

“魔……魔法师？那是什么？”

“……”上条稍微想了一下，说道，“……嗯，到底是什么啊？”

平常的美琴，一定会大喊：“臭小子你瞧不起我吗？还是你的怪能力把脑袋也给烧坏了？”接着就放出攻击电磁波。但是她现在却只敢小心翼翼地窥探上条的脸色。

当然，上条只是吓唬她一下而已。没想到她怕成这样，反倒让上条有股淡淡的哀愁。

（……魔法师……）

上条突然开始回想。跟那个纯白的修女讲话的时候，这个字眼好像出现得很自然。但是现在她不在了，上条才更加体验到这个字眼距离自己的现实生活有多遥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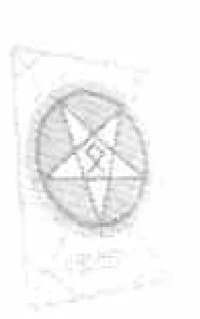
为什么跟茵蒂克丝在一起的时候，自己能够如此轻易地说出这个字眼？

难道有股神秘的“气氛”，让上条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相信了她？

“……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上条毫不理会身旁那个如今像小狗般直发抖的放电妹御坂美琴，一个人自言自语。

跟茵蒂克丝的缘分就这么断了。世界这么宽广，“再次偶遇”是无法期待的。现在再去思考“魔法师”到底是什么，已经没



有意义了。

即使如此，上条却无法忘怀。

上条想起自己的房间中，她忘记带走的那顶纯白修女帽。

她唯一所留下的，两人之间的“羁绊”，不断牵动上条的心，让上条烦躁不安。

连上条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牵挂。

他明明是个连神都杀得死的男人。

6

三百二十日元……今天没办法吃大碗的牛肉盖饭了。

“……中的啊……”

平常总是斯斯文文吃着跟文库本小说一样大小便当的少女们，或许无法体会吧。对于正在发育期的男孩子来说，中碗的牛肉盖饭只能称之为“点心”。

打发了御坂美琴，进了牛肉盖饭店吃完“点心”的上条，带着剩余的全部财产三十日元（含税），在太阳下山前回到了宿舍门口。

一个人都没有。

或许是因为刚放暑假，大家都上街玩疯了的关系吧。

宿舍外观看起来就是栋典型的套房式公寓。方形的建筑，墙壁上沿着走道整齐排列着房门。连着铁棒的金属扶手旁，并没有贴上用来“防偷窥狂”的塑料板，因为这里是男生宿舍。

学生宿舍是纵向的，往前方延伸出去。玄关跟另一侧的阳台，由马路这个方向来看是在侧面，也就是在宿舍与宿舍的缝

隙之间。

大门虽然有自动上锁系统，但是相邻的宿舍之间只有两米间隔，就像茵蒂克丝今天早上那样，只要从别幢宿舍跳过来，要入侵是很简单的事。

进入大门，穿过原本是管理员室的仓库，搭上电梯。这里的电梯比工地用来搬货用的还要狭窄且肮脏，写着代表屋顶的“R”字按钮，被铁板封印起来了。这是为了阻绝每天晚上都会在屋顶来来去去的那群罗密欧与朱丽叶们。

电梯发出如同微波炉般的金属声，停在七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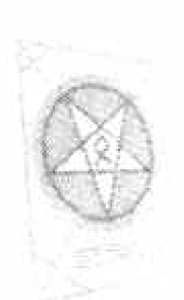
电梯门发出嘎嘎声响，缓慢地往两侧分开，不耐烦的上条，推了电梯门一把走出电梯。虽然是七楼的高度，却没有大楼风。而且或许是隔壁宿舍靠得太近所造成的压迫感，让上条感觉似乎比平地还要闷热。

“嗯？”

上条终于发现了，在直线的走廊远端，自己的房间门口，聚集了三台清扫用机器人。三台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是很少见的事。这间宿舍所配备的清扫用机器人，总共也才五台而已。这三台清扫用机器人都以一定的频率前后振动，看来是正在清洁一块非常脏的污垢。

不知为什么，上条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些大铁桶机器人的清洁能力，就算是黏在地板的口香糖也可以通过一次就清理干净。到底是什么样的污垢，让三台机器人陷入如此的苦战中？难道是为了抛弃处男之身而假装不良少年的邻居土御门元春喝醉了酒，把我家房门当成电线杆吐了一地？想到这种情况，上条就不寒而栗。



“到底是什么……”

人类都有种对恐怖的东西感到好奇的愚蠢机能。

上条无法控制自己的脚，一步、两步地往前走去。终于，他看见了那个东西。

奇妙少女茵蒂克丝饿昏在那里。

“……呃……”

虽然有些部分被机器人挡住而看不见，但是这个趴在地上身体、安全别针闪闪发光的白色修道服，任谁来看都知道是这家伙又不支倒地了。

三台大铁桶不断用身体撞击着茵蒂克丝，但是她却动也不动。这跟正在被都市内的乌鸦啄食的景象，真有异曲同工之妙，看起来十分可怜。事实上，清扫机器人应该懂得避开行人跟障碍物才对，这表示连机器都不把茵蒂克丝当人看待，真是太凄惨了。

“……我真是……不幸啊……”

虽然嘴里这么说着，但是假如眼前有面镜子的话，上条当麻一定会被自己的表情吓一跳吧。任谁来看，都会用笑容满面来形容他。

毕竟上条心中还是有不安的。就算关于“魔法师”的事情不是真的，也可以解释成一个孤零零的少女，正在被一群隶属于诡异新兴宗教的人所追赶。

看她如今又若无其事地，以最自然的方式（？）出现在自己眼前，实在是件让人高兴的事。

而且就算不理会这些表面的借口，光是能够再见到她，就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了。

上条突然想起来，她唯一遗忘在这里的那件东西，那顶纯白的修女帽。如今对上条来说，那顶修女帽简直就像个灵验的魔法道具。

“喂，你又在这里干什么啦！”

他呼喊着开始往前跑。光是这样的动作，就让上条的心情像远足前一天睡不着觉的小学生。一步一步靠近她，那种感觉就像是超大作RPG游戏的发售日，自己正兴高采烈地要跑去买一样。为什么会那么兴奋，连上条自己也不明白。

茵蒂克丝还没发现上条来了。

上条当麻看着茵蒂克丝的这副德行，觉得这个姿势真是太适合你了，实在是忍不住好笑。

接着上条才发现，茵蒂克丝是倒在血泊之中。

“……啊？”

一瞬间，上条感觉到的不是震惊，反而是疑惑。

刚刚被清扫机器人所挡住，以没看见。趴在地上的茵蒂克丝背上靠近腰部的地方，有一道水平的伤口。伤口非常笔直，简直像是用尺跟刀片在瓦楞纸板上切割出来的一样。及腰的银色长发最末端，也被整齐地切断了。连这些银色的头发，都被伤口流出的血染成了红色。

上条在一瞬间，甚至没有想到这是“人血”。

前一分钟跟后一分钟，如此大的现实落差让上条思绪陷入



混乱。这些红红的是……番茄酱吗？肚子饿得快昏倒的茵蒂克丝，用尽最后的力气挤出番茄酱要吃？这个想象中的画面实在是太好笑了，上条忍不住就要笑出来。

但是，上条笑不出来。

怎么可能笑得出来？

三台清扫用机器人发出嘎嘎的声音，不断前后移动。它们在清洁地板上的污垢。从茵蒂克丝身上流出来，不断在地板上扩散的红色液体。看起来就像是正在用肮脏的抹布不断翻弄着伤口，要把茵蒂克丝身体里的东西全部吸出来似的。

“住……住手！快住手！可恶!!”

上条终于认清了现实，急忙抱住了一台徘徊在重伤的茵蒂克丝旁边的清扫用机器人。但是清扫用机器人为了避免遭到偷窃，本身就做得很沉重，再加上马力十足，实在很难拉开。

当然，清扫用机器人只是在清洁“不断在地板扩散的污垢”而已，并没有真的碰到茵蒂克丝的伤口。但是在上条的眼中，这些清扫用机器人就跟聚集在腐烂伤口上的苍蝇没两样。

虽然上条已经尽了全力，但是光一台就让人觉得又重又有力的清扫用机器人，现在有三台，实在很难全部拉开。而且对付其中一台的时候，另外两台又会向“污垢”移动。

即使是连神都能杀死的男人，一样无计可施。

连这样的玩具，都没有办法对付。

但是茵蒂克丝却没有嘲笑他。

因失血过多而变成紫色的嘴唇，一动也不动。甚至让人怀疑，她是否还有呼吸。“可恶！可恶!!”脑袋一片混乱的上条不由自主地怒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开什么玩笑！你快告诉我

到底是哪个家伙干的！”

“唔？就是我们‘魔法师’干的啊？”

所以——这个从背后传来的声音，当然不是出自茵蒂克丝之口。

上条用力转身，一副马上要上前拼命的姿势。电梯……没人。但是旁边的逃生梯口却站着一个男人，他似乎是走楼梯上来的。

这个皮肤白皙的“男人”，身高将近两米，面貌却似乎比上条还年轻。

年纪……大概跟茵蒂克丝一样，十四五岁吧。看他的身高，应该是个外国人。至于他的服装……则是如同教会的神父般，穿着黑色的修道服。但是找遍全世界，大概也不会有人相信这人是个神父。

或许是他站在上风处的关系吧，上条跟他之间的距离至少有十五米，鼻子却已经可以闻到甜甜的香水味。及肩的金发被染成如同夕阳般的红色，左右十只手指上都戴着闪闪发亮的银戒，耳朵上戴着恶心的耳环，口袋露出手机吊饰，嘴角咬着一根点着的香烟正在不断摇晃，最夸张的是右眼睑下方还有条码型的刺青。

这名奇怪的男人可以说是神父，却也可以说是不良少年。

男人站在走廊上，以他为中心，周围的气氛很明显的不太对劲。

在这里，似乎上条过去所深信不疑的常识都不再适用。在



这里，世界似乎被完全不一样的规则所支配。这样的奇妙气氛，如同冰冷的触手般不断向外扩散。

上条最初的感觉，不是“恐惧”，也不是“愤怒”。

而是“困惑”与“不安”。简直像是在语言不通的国家被偷了钱包一样，充满绝望的孤独感。如同冰冷触手般的感觉，慢慢地在身体里面扩散，心脏渐渐冻结。这时候上条才想到：

这个人，就是魔法师。

这里似乎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异世界”。在这里，魔法师这种特殊的角色是存在的。

上条一眼就看得出来。

虽然自己到现在还是不相信“魔法师”这个字眼……

但是眼前这个人，很明显的不能用自己世界的常识来加以思考。

“唔？嗯嗯嗯……这下可砍得真重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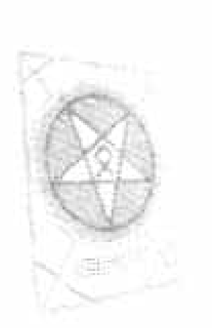
魔法师一边摇晃嘴角的香烟左顾右盼，接着说道：“虽然知道是被神裂砍的……但是一路上都没看见血迹，本来还安心了一下呢。”

魔法师看着聚集在上条当麻背后的清扫用机器人。

茵蒂克丝大概是在别的地方“被砍”，挣扎着逃到这里来，最后终于不支倒地吧。一路上应该到处都留下了血迹，但是后来都被清扫用机器人清理得干干净净。

“可是……为什么……”上条不禁喃喃自语。

“嗯，你要问她为什么会回到这里？谁知道呢，或许是忘记东西了吧。对了，昨天击中她的时候，她头上还戴着修女帽，不知道后来掉在哪里了？”



眼前的魔法师，用了“回到这里”这样的字眼。

换句话说，茵蒂克丝今天一整天的行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甚至连修道服“移动教会”的帽子掉了这件事，都掌握得清清楚楚。

茵蒂克丝说过，魔法师可以侦测出“移动教会”的魔力。

她也曾说过，这些魔法师就是靠着侦测茵蒂克丝“移动教会”的“异能之力”来追踪她的。一旦“信号”中断，魔法师们也会知道这代表“移动教会”被破坏了。

但是茵蒂克丝自己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

然而，她还是不得不依赖“移动教会”的防御能力。

可是……她为什么又要回到这里来？“移动教会”已经被破坏而无法发挥功能，何必再回来拿那顶帽子？“移动教会”既然已经被上条的右手毁了，回收那顶帽子又能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即使我下地狱，你也愿意陪着我？”

一瞬间，所有的片段都串联起来了。

上条想起来了。被留在上条房间里的那顶“移动教会”的帽子，还没有被上条的右手碰过。换句话说，那顶帽子还在散发魔力。她一定是担心魔法师们会追踪魔力来到上条的房间。

所以，她才冒着极大的风险“回到这里”。

“……你这个笨蛋。”

根本没必要冒这样的风险。“移动教会”会被破坏，根本就是上条的错。修女帽遗忘在房间里，其实上条也早就察觉，只是故意放着不管而已。而且更重要的是……茵蒂克丝根本没有

必要保护上条的安全，既没理由也没义务更没必要。

即使如此，她还是决定要回来。

为了一个陌生人，一个才认识三十分钟的、名为上条当麻的人。

为了不让上条当麻卷入自己与魔法师之间的战争，她赌上了性命。

她就是觉得必须回来。

“——你这个笨蛋！”

茵蒂克丝一动也不动的背影，更让上条感到无比的愤怒。

之前茵蒂克丝曾经跟上条说过，上条“不幸”的原因全部来自于右手。

上条的右手会在无意识间，将“神的庇佑”、“命运的红线”之类微弱的“异能之力”消除。

如果上条没有随随便便就用这样的右手碰她，修道服“移动教会”就不会坏掉，她也不用冒着危险回到这里。

不，这些都还不是重点。

不管上条的右手有什么能力，不管“移动教会”是否坏掉，都不构成她回到这里的理由。

全部都只因为，上条想要一个“羁绊”。

如果那时候就把帽子还给她，现在也不会变成这样。

“唔，唔唔唔？别这样嘛，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啦！”魔法师晃动着嘴角的香烟说道，“‘那东西’又不是我砍的，是神裂砍的，而且神裂应该也没打算把‘那东西’砍成重伤吧。‘移动教会’具有绝对防御能力，那种程度的攻击，本来应该可以毫发无伤才对……真不晓得‘移动教会’怎么会被毁了？除非



圣乔治之龙再度降临，否则教宗级的结界应该绝不会被破坏才对啊……”

魔法师说到后来有点像是在喃喃自语，而且笑容也消失了。

不过，那只是一瞬间的事。马上，他又开始摇晃嘴边的香烟。

“为什么……”上条不由自主地，问出了根本不期待对方会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其实我根本不相信魔法这种东西，也无法理解魔法师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但是……你们的世界之中，应该也有正邪之分吧？应该也有想保护的东西以及守护者吧……”

上条非常清楚，身为一个假惺惺的伪善者，其实根本没资格问这些问题。

毕竟上条当麻曾经抛弃了茵蒂克丝，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即使如此，上条还是非问不可。

“你们一大群人，追着这样一个孤零零的小女孩，还把她砍成重伤……你们做出这种事，为什么还能坚持自己的正义？”

“我说过了，砍伤‘那东西’的又不是我，是神裂。”

但是，魔法师却回了他一句这么简单的话，完全没有任何愧疚感。

“不过，不管有没有受重伤，反正该回收的还是要回收。”魔法师说。

“回……收？”上条没听懂这句话。

“嗯？啊……原来如此。刚刚从你口中听到‘魔法师’这字眼，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呢！看来‘那东西’很怕把你卷入这事件之中吧？”魔法师吐出了一口烟，继续说道，“没错，就是回收。不过准确来说并不是回收‘那东西’，而是回收‘那

东西’所带着的十万三千本魔道书。”

又是“十万三千本魔道书”。

“对了对了，这个国家的宗教观念很薄弱，所以你可能还是听不懂吧。”魔法师一边笑，一边用觉得无聊的语气解释，“Index-Librorum-Prohibitorum——用你们国家的话来说，可以翻译成‘禁书目录’吧。目录上都是些教会认定‘只要看了一眼就会让灵魂受到污染’的邪恶书籍。你想想，就算教会发出公告说世界上有很多危险的书，但是大家不知道书名的话，也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拿来看不是吗？所以教会才故意让‘那东西’带着十万三千本‘邪书范本’，等于是个邪书集中管理处。对了，我劝你要小心点哦，‘那东西’身上所带的书啊，对这个宗教观念薄弱的国家的人来说，只要看了一本就会变成废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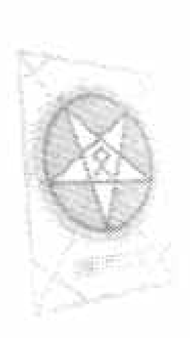
但是茵蒂克丝身上明明一本书都没有。她穿着身形线条那么明显的修道服，就算把书藏在修道服底下，也应该看得出来才对。更何况一个人怎么可能带着十万本书走来走去？十万本书……都可以盖间图书馆了。

“开什么玩笑！哪有什么书?!”

“就是有。就在她的脑袋里。”

魔法师若无其事般地说着：

“你听过‘完全记忆能力’这种东西吗？据说是‘只要看过一眼的东西，就可以在瞬间记忆下来，而且一辈子都会记住，一个字也不会忘记’的能力。简单地说，就像是个人形的扫描器。”魔法师用一种丝毫提不起兴致的口气笑着说，“这并不是我们的魔法，也不是你们那种超能力，单纯只是种体质而已。



在她的脑袋里啊，收藏了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美术馆、梵蒂冈美术馆、华氏城遗迹、贡比涅古城、圣米歇尔修道院……这些世界各地的‘魔道书’，原本都是被封印起来，根本偷不出去的，但是她却可以用她的眼睛将这些书给‘偷’出来，保管在自己脑袋中，就像个‘魔道书图书馆’一样。”

天底下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

什么魔道书，什么完全记忆能力，全都太荒谬了。

但是，重要的并不是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重要的是，眼前有个少女被“相信这些事情都是事实”的一群人给砍伤了。

“不过她本身无法产生魔力，所以是无害的。”魔法师愉快地晃动着嘴边的香烟说道，“看来‘教会’那些人也不是笨蛋，故意让她无法使用魔力。不过，这些事情反正都跟身为魔法师的我没有关系。总而言之我想强调的就是，这十万三千本书是很危险的，要是被能使用魔法的人带走就麻烦了，所以我们是来保护她的。”

“保……护？”

上条一阵错愕。如今茵蒂克丝已经倒在血泊之中，而眼前这个人竟然还能说出这样的字眼。

“是啊，保护。就算‘那东西’本身还有些道德跟良心，但是应该也禁不起拷问与药物折磨吧？一想到这样一个女孩子要是落在那些坏人手中，你不觉得心痛吗？”

“……”

上条的身体某处，开始剧烈颤抖。

这并不只是单纯的愤怒。上条的手臂上，甚至起了鸡皮疙

瘩。眼前这个男人，完全相信只有自己是对的。他活在完全看不到自己错误的生活理念之中。看着这样的男人，上条感觉自己像是跳进了塞满几万只蛞蝓的浴缸一样，恶心感席卷全身。

上条脑中浮现了一个名词:宗教狂热集团。

这些人竟然为了一些毫无根据的“妄想”而伤害他人，让他的愤怒到达顶点。

“你这个混蛋——！”

如同要呼应自己的愤怒似的，上条感觉到右手也开始发热起来。

原本半步也动弹不得的双脚，如今动得比脑袋所想的还快。由血肉所组成的笨重身体，像炮弹般朝魔法师飞去，他的右手紧握着，几乎要把五根手指头捏碎。

上条的右手一点用处都没有。没办法打倒不良少年或增加考试分数，也没办法用来把妹。

但是上条的右手却非常好用，至少还可以拿来扁眼前这个混蛋。

“我的名字叫史提尔·马格努斯。不过这种时候，或许我应该自称Fortis931吧……”

魔法师丝毫不为所动，只是嘴角微微笑着，晃动香烟。

接着魔法师似乎在嘴里小声地念了些什么，然后用如同要介绍自己饲养的心爱黑猫似的表情，对上条开始解释:“这是我的魔法名。你可能没听过魔法名这玩意吧？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魔法师在使用魔法时，是禁止使用真名的。这只是以前流传下来的传统，所以我也不知道理由……”

双方的距离约十五米。



上条当麻只用三步，就把双方的距离拉近了一半。

“‘Fortis’这个字翻译成日文就是‘强者’。不过语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们魔法师之间，喊出魔法名并不只代表将要使用魔法，更代表着……”

上条当麻以很快的速度，在走廊上又踏出两步。

但是魔法师的笑容依然没有消失。或许对他来说，上条还不足以让他收敛起笑容。

“……杀戮之名。”

魔法师史提尔·马格努斯取下嘴边的香烟，用手指往旁边弹了出去。

香烟带着火星水平飞出，越过金属制的扶手，撞上隔壁大楼的墙壁。

一道橙色的线条紧追在香烟之后，撞上墙壁冒出火花。

“Kenaz（火焰啊）——”

史提尔小声念了句咒语之后，橙色线条轰然一声炸了开来。

简直像是在消防水管中灌满汽油之后点火一般，出现一条直线状的火焰之剑。

墙壁上的油漆逐渐焦黑，就像拿打火机烧相片的感觉一样。

不用触摸，光是用眼睛看，就有种眼睛要被烧焦的错觉，让上条不禁停下脚步，举起双手保护着脸孔。

上条的双脚，简直像是被钉在地板上一样。

他脑中闪过一抹疑问。

“幻想杀手”号称可以消灭任何“异能之力”。就算是等级5的超能力者御坂美琴那招连核危机避难所也可能挡不住的超电磁炮，也难逃抹灭的命运。

然而，有个重要的问题是……

上条并没有见过“超能力”以外的“异能之力”。

也就是说，没有实际测试过。

魔法呢？

对于“魔法”这种神秘的力量，上条的右手真的能发挥作用吗？

“——Purisaz Naupiz Gebo(赐予巨人痛苦的赠礼)！”

用双手保护脸孔的上条，面对的是微笑的魔法师。

史提尔·马格努斯一边笑着，一边将灼热的炎剑打横朝上条当麻挥了过来。

在碰到上条的瞬间，火焰之剑失去形体，周围的一切就像火山爆发般全部炸了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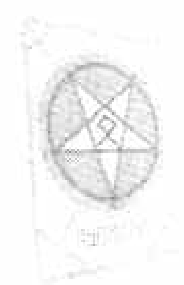
热浪、闪光、爆炸声、黑烟四起。

“会不会做得太过火了点？”魔法师喃喃自语。

看着眼前像是才刚被炸弹炸过的现场，史提尔伸手在头上挠了挠。事前，他已经大致上确认过了。因为今天是暑假第一天，这里又是男生宿舍，所以住在这里的人几乎都出门去玩了。但是假如有那么几个没朋友的宅在宿舍里没出去的话，那可有点麻烦。

眼前的视线，完全被黑烟与火焰所遮蔽。

但是，根本不必用眼睛确认上条的死活。刚刚那一击可是摄氏三千度的火焰地狱，人肉遇到超过摄氏两千度以上的高温，在“燃烧”前就会先“熔化”。眼前这个人的命运一定也跟那熔化成麦芽糖状的金属扶手一样，就好像是有人吐在学生宿舍墙壁上的一大块口香糖，与墙壁再也分不开。



史提尔松了一口气，心想："幸好刚刚故意激怒他，让他离开茵蒂克丝身边。要是刚刚他拿身受重伤的茵蒂克丝来当挡箭牌，事情可就麻烦多了。"

话说回来，这下子没有办法回收茵蒂克丝了。

史提尔叹了口气。即使是史提尔，也没办法穿过眼前这道火焰之墙，走到茵蒂克丝身边。如果另外一边也有楼梯的话，当然可以绕过去，但是在绕远路的这段时间，要是茵蒂克丝被卷入火焰之中，那一切都完了。

史提尔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接着，他再次试着看向浓烟的中心说道：

"辛苦你了，你失败了。看来以你的程度，再来一千次也赢不了我。"

"你说……谁赢不了你？"

从火焰地狱中传出来的声音，让魔法师一瞬间僵住了。

"轰"的一声，出现一个旋涡，将周围的火焰与黑烟都卷起。

简直就像是火焰与黑烟的中央，突然产生一道龙卷风似的。

上条当麻就站在那里。

金属扶手如同麦芽糖般熔化，地板跟墙壁的油漆全部翻了起来，因高热而熔化的日光灯不断往下滴——在这种火焰与灼热的地狱之中，少年毫发无伤地站着。

"……真是的，对哦，我到底在怕什么啊——"

上条不耐烦地牵动嘴角，一个人喃喃自语。

"——把茵蒂克丝的'移动教会'搞坏的，不也是这只右

手吗？”

老实说，上条根本不了解什么是“魔法”。

不了解它的原理是什么，也不了解在那看不见的空气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运转机制。就算从头到尾说明给他听，他可能也只能理解不到一半。

但是，笨蛋上条却知道一件事。

说穿了，不过就是“异能之力”。

被吹散的鲜红色火焰，并没有完全熄灭。

剩余的火焰围绕着上条画出一个工整的圆形，继续燃烧着。但是……

“别挡路！”

上条一边说，一边用右手碰触那些火焰。摄氏三千度的魔法之火，就在那一瞬间全部消失。

简直就像是一口气吹熄了生日蛋糕上面的所有蜡烛。

上条当麻看着眼前的魔法师。

眼前的魔法师，对于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开始像人类一样感到恐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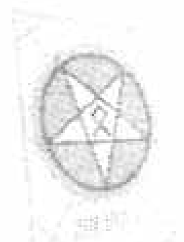
对，魔法师也是凡人。

挨揍一样会痛，被一把一百日元的便宜小刀割伤的话，一样会流血。

跟凡人没两样。

上条已经不会因害怕而裹足不前，不再紧张得身体僵硬。

上条的手脚，开始正常运作。



移动！

“呃……”

另一方面，史提尔则对眼前这无法理解的现象感到恐惧，往后倒退一步。

依周围状况来判断，刚刚那一击绝对没有失误。这么说来，难道这个少年有办法用肉身抵挡摄氏三千度的高温？不，人类不可能有这种能耐。

上条当麻完全不在乎史提尔的迷惑。

带着热气的右手握得像岩石一般坚硬，上条慢慢朝向史提尔，再前进一步。

“啧！”

史提尔右手水平挥出，重新产生出来的炎剑像前一次一样，用力打在上条身上。

再次发生爆炸。火焰跟黑烟四散。

可是火焰跟黑烟被吹散之后，上条当麻还是一样站在那里。

难道……他会使用魔法？

史提尔在口中如此喃喃自语。可是他马上就否定了这个假设。别说世界上没这样的魔法，在这个只把圣诞节当做约会与做爱日的愚蠢国家，根本也不可能有魔法师。

而且……而且……没有魔力的茵蒂克丝如果已经跟“魔法师”联手，她根本就不需要“逃走”。茵蒂克丝脑袋中那些东西，就是如此可怕。

她身上的那十万三千本魔道书，甚至比核弹还危险。

任何生命都逃不脱死亡的宿命，苹果一定会由上往下掉，一加一等于二……这些世界上绝对不会改变的“法则”，都能

够用魔道书中所记载的魔法加以破坏、重组与创造。一加一会变成三，苹果会由下往上掉，死去的生命一定会复活。

魔术师将能够做到这种事的人，称之为魔神。

并非指魔界之神，而是指魔法技术登峰造极，达到神之领域的魔法师。

魔神。

可是，从眼前这个少年身上却丝毫感觉不到“魔力”。

只要是魔法师，一眼就应该看得出来。但眼前这个少年，并没有“与自己属于同一个世界的味道”。

既然如此，他是怎么做到的?

“!!”

史提尔为了掩饰全身的颤抖，再次向上条挥出炎剑。

但是这次，甚至没有爆炸。

上条如同赶苍蝇般地用右手把炎剑拨开。在那一瞬间，炎剑就像玻璃一样裂成碎片，接着熔化在虚空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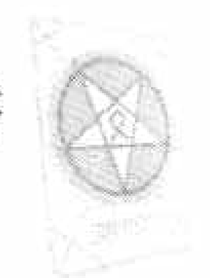
摄氏三千度的火焰之剑，被没有经过任何魔法强化的一只右手敲碎了。

“啊……”

突然间，真的是突然间，史提尔·马格努斯脑中想起了一件事。

茵蒂克丝的修道服“移动教会”的能力是教宗级的，它的结界威力可以媲美伦敦大圣堂。这道结界除非传说中的圣乔治之龙再度降临，否则绝不可能破坏。

可是，被神裂砍伤的茵蒂克丝，身上的“移动教会”早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是谁做的？怎么做的？

“……”

上条当麻已经来到了史提尔眼前。

只要再往前踏一步，就是拳头可及的范围。

“……MTWOTFFTO（构筑世界五大元素之一），IIGOIIOF（伟大的始祖之炎啊）……”

史提尔全身开始冒出冷汗。在他看来，眼前这个身穿夏季制服的生物虽有人类的外形，但在皮肤之下或许根本不是血肉，而是某种神秘而浓稠的物质。想到这里，史提尔感到背脊发寒。

“……IIBOL（那是孕育生命的恩惠之光），AIIAOE（那是惩罚邪恶的制裁之光）。

“……IIMH（带来安稳幸福的同时），AIIBOD（也是消灭冰冷黑暗冻寒之不幸）。

“……IINF（其名为炎），IIMS（其职为剑）。

“……ICR（显现吧），MMBGP（啃噬我身，化为力量）——！”

史提尔的修道服胸口部分开始膨胀，一股内侧的力量将纽扣都弹飞出去了。

轰然一声巨响，那是火焰吸收了氧气的声音。从他的衣服内侧，飞出一团巨大的火焰球。

而且那并不只是一团单纯的火焰球。

在剧烈燃烧的鲜红色火焰中心，有如同重油般漆黑又浓稠的“核心”，其外形十分接近人类。持续燃烧的核心，让人联想到油轮在海上遇难后，海鸟被漆黑的重油搞得全身油腻肮脏的景象。

其名为“Innocentius（猎杀魔女之王）”，其意为“必杀”。



带着必杀之意的火焰巨神伸出双手，如同炮弹般向上条当麻冲来——

“别碍事！”

咚！

上条不耐烦地反手一挥，感觉就像是要拨开眼前的蜘蛛网似的。

史提尔·马格努斯最后的绝招，竟然就这样被上条终结了。简直就像是拿针刺破水球一般，火焰巨神般的重油人偶化为泡沫散落一地。

“……”

但是，上条当麻却没有继续往前踏出最后一步。当然那并不是有什么明确的理由。

只是上条看见，最后绝招也被消灭的史提尔依然在微笑。这样的表情，让上条不敢贸然踏出最后一步。

黏稠液体蠢动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什么——？”

吃惊的上条往后退了一步，就在那一瞬间，来自四面八方的黑色泡沫集结在空中，再次塑出人形。

如果刚刚再往前踏一步，一定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火焰袭击。

上条对眼前的景象感到迷惑。如果上条的右手“幻想杀手”所宣称的效果是正确的，那么就算是出现于神话中的神迹，应该也会一击溃灭。只要“魔法”也是属于“特殊能力”，那应



该一碰就会“完全无效化”才对……

火焰中的重油开始蠕动，变换形状，最后形成了如同巨人双手持剑的外形。

不，那不应该称之为剑。那就像是一把可以轻松辗毙活人，超过两米长的巨大十字架。

巨人将握着十字架的双手奋力上举，如同挥动十字镐般地对着上条的头顶挥下。

“……”

上条急忙用右手格挡。上条除了右手的能力以外，本来就只是个普通高中生。对于眼前的攻击，他并没有办法看清楚并闪躲。

“锵”的一声，十字架与右手互击。

这一次，巨人甚至没有消失。上条感觉右手像是握着橡皮块，但是手指却渐渐抵挡不住。毕竟对方是用两手，而上条却只能使用右手。火焰的十字架开始逐渐往上条头顶靠近。

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上条，这时候察觉到一件事。这个名叫“Innocentius（猎杀魔女之王）”的火焰躯体，的确对上条的“幻想杀手”有反应。但是，它可以在被消灭之后的瞬间马上复活。消灭与复活之间的时间差，或许还不到十分之一秒。

右手的能力，被封住了。

只要将右手一放开，恐怕上条就会被“猎杀魔女之王”在瞬间烧成灰。

“符文（RUNE）……”

上条的耳朵好像听到了什么。

眼前的紧张局势，让上条无法回头。但是上条一听就知道

是谁的声音。

“象征‘神秘’与‘秘密’的二十四个符号……日耳曼民族从公元二世纪就开始使用的魔法语言，据说也是古代英语的起源。”

上条虽然听得出来那是茵蒂克丝的声音，却无法相信。

“什么……”

茵蒂克丝明明已经奄奄一息了，为什么还可以那么冷静地说话?

“——攻击‘猎杀魔女之王’是不会有效果的。只要没有除去刻在墙壁、地板、天花板等各个角落的‘符文刻印’，它就会不断重生。”

上条当麻用左手抓住右手腕，勉强撑住了十字架的下压。

上条心中带着寒意回头一瞥。

少女的确还倒在那边，但是上条却没办法称“她”是茵蒂克丝。因为少女的眼神，就像机械般毫无感情。

少女每说一句话，背上的伤口都在流出鲜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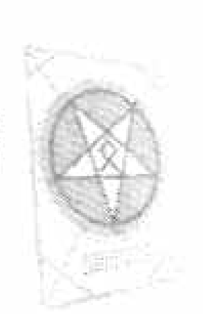
但是少女却完全不在意背上的伤，简直就是个专门为了解释魔法而存在的“装置”。

“你……你……是茵蒂克丝……吧？”

“是的。我是英国清教内，第零圣堂区‘必要之恶教会’所属魔道书图书馆。正式名称是Index-Librorum-Prohibitorum，但简称为INDEX(禁书目录)就可以了。”

对于魔道书图书馆、禁书目录这样的生存意义，上条感到全身发寒，甚至忘记自己都快被火焰巨神杀死了。

“自我介绍到此结束，容我回到关于符文魔法的说明。简



单地说，就好像夜晚映照在湖中的月亮一样……就算再怎么拿剑砍水里的月亮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想砍断水中的月亮，就必须拿剑砍向空中那个真正的月亮。”

茵蒂克丝说明到这里，上条才想起来眼前这个敌人。

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异能之力”的本体？就像照片跟底片的关系一样，只要没有消灭那位于某个角落持续创造出火焰巨神的“另一个异能之力”，火焰巨神就会不断复活？

即使是现在，上条依然没有完全相信茵蒂克丝说的话。

世界上根本没有魔法。这样的“常识”已经在上条心中根深蒂固。

而且，右手被“猎杀魔女之王”封住，半步动弹不得的上条，根本也没办法试着照茵蒂克丝的话去做。茵蒂克丝如今倒在血泊之中，当然也不可能来帮忙。

“Ash To Ash（尘归尘）……”

在火焰巨神的身后，史提尔又从右手生出炎剑。

“……Dust To Dust（土归土）……”

史提尔的左手，也出现了一把燃烧着蓝白色火焰的炎剑，不带一点声音。

“……Squeamish Bloody Rood（吸血猎杀红十字）！”

伴随着强而有力的呼喊声，两把炎剑水平从两侧袭来，如同一把大剪刀从左右要将上条连同火焰巨神一起撕裂。被“猎杀魔女之王”封住右手的上条，根本无法防御。

（糟……糟糕……总之得先逃走——！）

上条当麻甚至还来不及发出叫声。

两把炎剑撞击火焰巨神，简直像是融合成了一枚巨大炸弹，

产生了大爆炸。

7

火焰与黑烟散去之后，周围一带形同地狱。

金属扶手如同麦芽糖般变形，连地板的瓷砖也像黏着剂一般地熔化。

墙壁的油漆剥落，露出水泥墙面。

但是，却不见少年的身影。

史提尔只听到楼下的走廊，传来逐渐远去的脚步声。

“……‘猎杀魔女之王’！”

史提尔一喊，周围的火焰便再次聚集成人形，越过扶手往脚步声的方向追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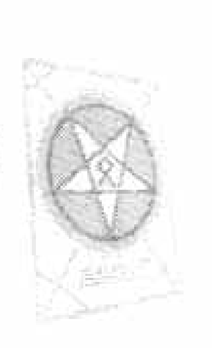
但是史提尔的内心其实非常惊讶。在爆炸的前一瞬间，上条利用史提尔两手之剑将火焰巨神切断的一瞬间放开了右手，跳过扶手轻轻松松就逃走了。

往下掉的上条抓住下一层楼的扶手，将身体重新拉回走廊上。身上没绑钢索也没任何保护措施，竟然就敢做这种事，看来真是个不怕死的家伙。

“不过……也罢。”

史提尔微微笑了。通过茵蒂克丝脑中的十万三千本魔道书知识，上条知道了符文的弱点。没错，史提尔的符文魔法必须先刻上“符文刻印”才能发动。反过来说，只要“符文刻印”被破坏，不管多强大的魔法也会失去效力。

“但是，那又怎么样？”史提尔一派轻松的表情，说道，“你



做不到的。你绝对没办法把这幢建筑物中的所有符文全部破坏。”

“会死！真的会死！这次我真的死定了！”

身上没有绑钢索就越过七楼扶手跳出去的上条，现在心脏还在嘣嘣直跳。

跑在笔直的走廊上，上条开始左顾右盼。其实他还没完全相信茵蒂克丝的话，他目前只打算先逃离“猎杀魔女之王”的追击，找个地方重整攻势。

“该死！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看到眼前的景象，上条却不禁发出尖叫。

原来，问题并不在于符文到底藏在广大学生宿舍的哪个地方。而是符文的位置实在是太明显了。地板上、门上、灭火器上……如同电话卡大小的纸片，把整幢建筑物的每个角落贴得密密麻麻到处都是。

根据茵蒂克丝的说法（虽然很不愿意想起那张毫无感情的脸），这种魔法有如同干扰电波般的结界，而那些纸片就像是发出干扰电波的天线……应该是这意思没错吧……但是，难不成要把这几万张纸片全撕下来？

轰然一声，那是火焰吸收了氧气的声音。由金属扶手的另一边，人形的火焰从天而降。

“可恶!!”

要是再被捉住的话，可就没有那么轻易能逃掉了！上条立刻往身旁的紧急逃生楼梯跳了过去。随着不断向楼下狂奔，上条看见楼梯的每个角落及天花板也贴满了符文。说是符文，其

实只是写着诡异记号的纸片，用胶带贴得到处都是而已。

这些纸片，一看就知道是用复印机大量印出来的。

这种假东西也能奏效？上条不禁想吐槽。可是仔细想想，少女漫画附赠的塔罗牌也可以拿来占卜，而且就算是圣经，不也是印刷厂大量印制的吗？

（魔法这玩意真是……真够狡诈的呢！）

真想哭。整幢建筑物大概贴了几万张“符文刻印”。真的有办法全部找出来吗？而且自己在找的时候，史提尔会不会也在拿新的复印纸片到处乱贴？

“猎杀魔女之王”如同要切断他的思路般，再次从天而降。

“可恶！”

上条放弃继续下楼，向旁边的走廊滚了过去。火焰巨神撞击地面，身上的火焰洒在四周。反弹起来的火焰巨神也朝着走廊飞去。

走廊是一直线的，单纯靠跑步的速度，上条没办法把“猎杀魔女之王”甩掉。

“……”

上条看了一眼逃生梯入口，楼层数字显示这里是二楼。

“轰”的一声，“猎杀魔女之王”直冲过来，打算再次牵制住上条的右手。

“哦哦……哦哦哦哦！”

上条没有使用右手，也没有再往后逃，而是选择用力跳过二楼的扶手。

上条跳出去之后，才发现下面是水泥地，而且停了好几台自行车。



“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虽然运气不错，在自行车之间的缝隙着地，但那是坚硬的水泥地。即使通过弯曲膝盖来吸收冲击力，上条的脚踝还是发出了难听的声音。二楼的高度虽不至于让脚骨折，但是看来脚踝扭伤了。

轰然一响，头上再次发出火焰吸收氧气的声音。

“啧！”

上条往地面滚倒，还踹飞了自行车。但是，却没有再发生任何事情。

上条不禁抬头往上看。

“猎杀魔女之王”紧贴着二楼的扶手，发出轰轰的声音，一直盯着上条看。但似乎是被看不见的墙壁阻挡住，它没办法再追击上条。

看来，只有学生宿舍里面贴有符文。只要离开建筑物，就可以逃出史提尔的火焰魔掌。

见识到这些“规则”，上条感觉自己似乎更了解魔法那眼睛看不见的“机制”了。对手并不是像RPG的魔法师一样，只要念个咒就什么都做得到。就跟上条所熟悉的超能力一样，魔法也有本身运作的法则。

上条吐出了一口气。

逃离了生死危机，上条突然感觉全身的力量在消失。他不禁坐在地上，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一种类似疲劳的无力感。上条脑中甚至出现一种想法，只要我继续往外逃，应该就再也不会遇到这种危险吧？

“对了……报警……”



上条喃喃自语。为什么没有想到报警？学园都市里面的“警察”是专门对付超能力者的特殊部队。所以上条根本不用拼死去当神风特攻队，只要交给警察处理就好了。

上条往口袋一掏，才想起来，手机已经在今天早上被自己摔坏了。

上条将视线移向大马路，寻找公用电话的踪影。

不是为了从这里逃走……

不是为了从这里逃走……

“……即使我下地狱，你也愿意陪着我？”

但是茵蒂克丝的这句话，此刻却深深刺在上条胸口。

明明没做错什么事……应该没做错什么事……

即使茵蒂克丝在面临相同的情况时，却愿意选择为了上条当麻而回到这里。但上条当麻还是不认为，自己有必要陪着一个才认识三十分钟的陌生人一起下地狱。

“可恶……真不想陪她下地狱啊……”上条露出了微笑，“……看来只好把她从地狱拉上来啦！”

到这地步，也该相信她了。

管他魔法的原理是什么？管他在那看不见的空气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好像拿手机发短信，难道需要先看设计图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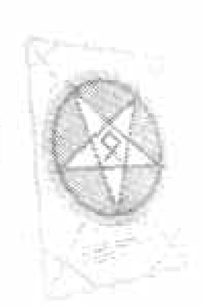
“……其实想通了之后也没什么嘛！”

既然知道该怎么做，那就去尝试看看不就得了？

就算最后失败了，也总比什么都没做好。

“轰”的一声，烧成橙黄色的金属扶手掉了下来，上条慌忙地往地面滚倒。

虽然帅气地决定了自己的想法，但是要想救出茵蒂克丝，



却必须先解决那个火焰巨神才行。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那几万张的符文刻印要怎么处理？真的有办法把它们一张全部撕下来吗？

“……话说回来，为什么这家伙闹成这样，火灾警报器却没有响？”

原本只是随口抱怨一下，但是一瞬间上条当麻的动作停止了下来。

火灾警报器？

建筑物里面设置的火灾警报器，一口气全响了起来。

“嗯？”

如同遭遇空袭般的巨大声响，让史提尔不禁往天花板看了一下。

不到一秒的时间，天花板上的洒水器便如台风来袭般洒下人工雨。原本为了怕惊动消防队，所以史提尔早就对“猎杀魔女之王”下达了避开警报装置的命令。这么说来，是上条当麻把火灾警报器按钮按下去的？

难道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浇熄“猎杀魔女之王”的火焰？

“……”

这样愚蠢的战术让史提尔连笑都笑不出来。倒是全身因此淋湿，让史提尔感到非常不高兴。

史提尔带着怒气，瞪着墙壁上深红色的火灾警报器。

要让警报响起很简单，但是从这一端却没有办法让它停止。虽然暑假的学生宿舍几乎都没有人，但是消防队一来，事情或许会麻烦得多。

“哼……”

史提尔四下张望了一下，决定先把茵蒂克丝带走再说。反正自己的目的只是回收茵蒂克丝，没有必要那么执著于杀死上条。而且在消防队赶到以前，这个臭小子大概就已经受到自动追踪敌人的“猎杀魔女之王”的热情拥抱，而变成漆黑的焦炭或白色的灰烬了。

（……话说回来，电梯应该不会停了吧？）

记得以前曾经听过，遇到紧急事故时电梯似乎会自动停止运转。对史提尔来说，这件事反而更让他担忧。毕竟这里是七楼，抱着一个不会动的少女下楼梯实在是件有点吃力的工作。

这时，背后传来“叮”的一声，如同微波炉的金属声响。史提尔松了一口气，看来电梯还能使用。

但是，史提尔忽然惊觉。

是谁？是谁使用了电梯？

在这个暑假的傍晚时候，学生们全部都外出了，整个学生宿舍几乎是无人状态，这已经确认过了。既然如此，到底是谁，需要在这个时间搭电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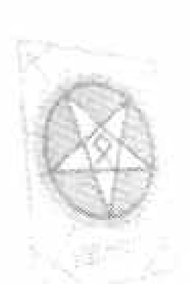
背后传来“嘎嘎”的声响，那是老旧电梯门打开时所发出的声音。接着，又传来“啪”的一声脚步声。只有一声。踏在被洒水器淋湿的地板上的这一声脚步声，回响在整个走廊。

史提尔慢慢地回头。

他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体内正在发出小小的颤抖。

上条当麻就站在那里。

（……怎么回事？自动追踪敌人的“猎杀魔女之王”跑到



哪里去了？）

史提尔的脑袋不断空转。“猎杀魔女之王”就跟战斗机上的最新型飞弹一样，一旦锁定，就绝对不会让猎物逃掉。不论躲到天涯海角，摄氏三千度的火焰躯体都会笔直朝敌人前进，路上的墙壁、障碍物甚至是钢铁，都会被熔化。在建筑物里面东躲西逃，根本不可能甩得掉“猎杀魔女之王”的追杀。

但是，上条当麻却站在那里。

还露出一副天下无敌的表情站在那里。

“……符文这种东西，本来应该是要‘刻’在墙壁跟地板上的对吧？”沐浴在冰冷的人工雨中的上条说道，“……我真是服了你啦！你真的很厉害。如果你的符文真的是用刀子刻在墙上，那我可就一点胜算也没有了。这点你大可以去跟朋友炫耀。”

上条当麻说着举起右腕，用食指指着自己的头顶。

天花板，洒水器。

“……怎么可能！摄氏三千度的火焰躯体，怎么可能被这样的水给浇熄！”

“白痴，跟火焰无关啦！你想想看你在人家家里贴的那些怪东西吧！”

史提尔想起来了。学生宿舍里几万张的“符文”，都是用复印纸印出来的。

纸遇水会变脆弱，这是幼稚园小孩子也知道的事。

只要使用洒水器将整幢建筑物洒得到处是水，再多的符文又有什么用？根本没有必要在建筑物里面忙得满头大汗，只要按一个按钮，所有的纸片都会完蛋。

“——‘猎杀魔女之王’！”

但是史提尔一喊，火焰的巨神却又沿着走廊爬了过来，来到上条背后。电梯的门如同麦芽糖般地融化。

雨滴打在火焰的躯体上，发出嘶嘶的蒸气声，如同野兽的低吟。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很厉害！你真是战斗天才！但是你的经验不够！复印纸可不像是卫生纸，并没有脆弱到一淋湿就完全糊掉！”

魔法师张开双手，如同爆炸般地狂笑。

“猎杀魔女之王”在魔法师发出“杀了他”的命令后，挥起了那如同铁锤般的手臂。

“少烦我。”

上条只说了三个字。甚至没有回头。

上条的右手反手一挥，被右手碰触到的火焰巨神，便发出可笑的声音往四周炸了开来。

“什么？”

那一瞬间，史提尔·马格努斯的心脏几乎完全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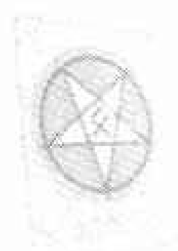
飞散四周的“猎杀魔女之王”，并没有复活。如同重油一般的黑色肉片，散落在地板上，虚弱地缓缓蠕动。

“这……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复印纸应该不会破掉才对啊……”

“但是墨水呢？”上条说。

史提尔感觉上条的声音传到自己的耳朵好像花了五年似的。

“复印纸就算没破，淋湿之后墨水是不是会花掉？”上条



慢条斯理地说，“……嗯，不过看刚刚那样子，应该还是有漏网之鱼吧！”

“猎杀魔女之王”的碎片在地板上蠕动。

但是随着洒水器不断洒出人工雨，黑色的肉片开始一片片溶化。在大雨的洗礼下，建筑物内贴得到处都是的复印纸上的墨水逐渐被带走。火焰巨神的力量，也一点一滴地消失。

肉片一片接着一片地消失，终于连最后一片也归于无形。

“Innocentius……猎杀魔女之王！”

魔法师的声音，如同对着已经挂断的电话筒喊叫一般。

“接下来就剩下……”

上条的一句话，就让魔法师全身颤抖。

上条当麻的脚，朝着史提尔·马格努斯踏出了一步。

“Inno……centius……”

魔法师不断呼唤，但是世界没有给予他任何回应。

上条当麻的脚，继续朝史提尔·马格努斯迈进。

“Innocentius……Innocentius……猎杀魔女之王！”

魔法师不断吼叫，但是世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上条当麻的脚，开始迈着疾如子弹的步伐朝着史提尔·马格努斯狂奔。

“……Ash To Ash（尘归尘）！Dust To Dust（土归土）！Squeamish Bloody Rood（吸血猎杀红十字）！”

魔法师开始哀号。但别说是火焰巨神，连炎剑也不再出现。

上条当麻的脚步，终于来到史提尔·马格努斯跟前。但是上条没有停止，继续往前突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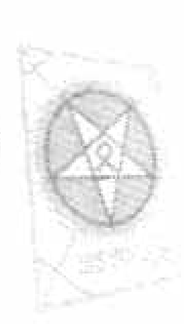
他握紧拳头。

毫无特色的右手。只要对手没有“异能之力”，就完全派不上用场的右手。没办法用来打倒不良少年，没办法用来增加考试分数，也没办法拿来把妹的右手。

但是这只右手，非常好用。至少可以拿来扁眼前这个混蛋。

上条的拳头，埋入魔法师的脸颊。

魔法师的身体，如同竹蜻蜓般在空中旋转，后脑勺撞上了金属扶手。



第二章　奇术师带来终焉

The_7th-Egde.

1

夜晚。消防车与救护车的声音回荡在大街上，逐渐远去。

学生宿舍原本一个人都没有，但是因为启动了火灾警报器与洒水器的关系，现在的学生宿舍挤满了消防队员与看热闹的群众。

原本放在房间的修女帽，已经被带出来了。发信器的机能，已经事先被上条以右手的能力破坏。其实如果保留这玩意的发信器机能，随便丢在某个角落，说不定可以误导敌人的追击。但是茵蒂克丝却顽固地表示一定要带走。

上条当麻在小巷内不知何去何从。抱着满身是血的茵蒂克丝，又不能让她的伤口碰到肮脏的地面。

当然，也不可能让茵蒂克丝搭上救护车。

学园都市基本上是讨厌“外人”的。所以都市周围才会用墙壁阻隔，甚至在天空布下三台人造卫星彻底监视。就连便利商店的补货货车，也需要专用的ID卡才能进入。

没有ID卡的茵蒂克丝一旦住院，消息马上就会传出去。

而敌人，是一整个组织。

如果敌人袭击医院，反而会造成更多的牺牲者。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茵蒂克丝那时候刚好在接受治疗，甚至在接受手

术，将毫无抵抗能力。

“……但是又不能放着你的伤势不管……”

“别担心……只要……止一下血就没事了……”

茵蒂克丝用非常虚弱的声音说着，跟之前说明符文规则时的那种机械式声音完全不同。

所以，上条一瞬间就可以判断出她现在说的话不可靠。她的伤绝对不是打个绷带就可以痊愈的。经常打架的上条，对于“不能被别人知道的伤”大部分都是自己做急救处置。如今茵蒂克丝背上的伤势，就连经验丰富的上条也不禁手足无措。

到了这个地步，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虽然还无法完全相信，但也只能强迫自己相信。

“喂！喂！你听得见我的声音吗？”上条轻拍茵蒂克丝的脸颊，说道，“你的那十万三千本书里面，有没有治疗伤口的魔法？”

说起魔法，上条只能想到RPG里面的攻击魔法与回复魔法。

虽然茵蒂克丝本身没有“魔力”，所以无法使用魔法，但是拥有“异能之力”的上条只要知道魔法的知识，说不定可以代替她施法。

因为激烈疼痛与失血的关系，呼吸变得短而急促的茵蒂克丝，用苍白的嘴唇颤抖着说：

“……有……可是……”

一瞬间燃起希望的上条，又被“可是”两个字震了一下。

“你……没办法的……”茵蒂克丝轻叹，“就算……我把施术方法告诉你……让你照着做……你的能力……也会……造成干扰……”



上条愕然地看着自己的右手。

“幻想杀手”。这只手能把史提尔的火焰完全消灭，所以当然也有可能让茵蒂克丝的回复魔法归于无形。

“可恶！又是……又是这只右手的错！”

既然如此，那只好打电话叫人来帮忙了。要找蓝发耳环？还是找放电妹御坂美琴？上条脑中浮现了几个就算把他们卷入事件之中，大概也不会有问题的“强者”。

“……”茵蒂克丝沉默了片刻，接着说道，“啊……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咦？”

“我指的……不是你右手的能力……而是……只要是‘超能力者’……全都不行……”明明是夏夜，茵蒂克丝的身体却像在冬雪中一样颤抖着，她继续说道，“所谓的魔法……不是让像你们这样‘有才能的人’使用的……而是为了让‘没有才能的人’……能够做到跟‘有才能的人’相同的事情……而设计出来的法术与仪式……那才是魔法的真正涵义……”

上条正想大吼“都什么节骨眼了还在说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却听到茵蒂克丝继续说道：

“你没有……听懂吗……‘有才能的人’……跟‘没有才能的人’……身体构造是不一样的……‘有才能的人’……没办法使用……为了‘没有才能的人’而设计出来的……魔法……”

“什么……”

上条哑然无言。的确，上条这些“超能力者”都已通过药物与电击，进行过脑部的强迫开发。若说构造跟一般人不一样，也是合理的。

但是，还是无法让人置信。不，是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

学园都市内共有两百三十万名学生。可是，这些学生都接受过超能力开发的“训练课程”。虽然外表跟一般人没两样，但是就算是拼到脑血管快爆掉也没办法折弯汤匙的人，那也只是“虚弱的超能力者”，毕竟跟正常人还是不同。

换句话说，这个城市里所有的人，都没办法使用“魔法”。而“魔法”，是她目前的唯一救星。

明明有救她的方法，但是却没人能够执行。

“该死……”上条像野兽般咬牙切齿说道，“怎么会有……这种事……可恶……为什么会这样……”

茵蒂克丝的颤抖越来越剧烈。

最让上条生气的是，茵蒂克丝会落到这个地步，全是因为自己的无能。

连一个正在痛苦挣扎的女孩都无法拯救，算什么“有才能的人”？

但是，上条又想不出什么新的提案。在“这城市的两百三十万学生都无法使用魔法”这个“大前提”下，还能有什么替代方案？

“……”

对于自己刚刚想的事情，上条突然觉得好像忽略了什么。

“学生”都无法使用魔法？

“喂！只要是‘没有才能的人’，谁都可以使用魔法对吧？”

“……咦？嗯……”

“该不会现在又要告诉我，那个人还得具备使用魔法的才能吧？”



“不必……只要方法跟准备动作确实完成……那个魔法即使是……初中生也能做到……”茵蒂克丝稍微想了一下，继续说，“如果搞错步骤的话，头脑跟神经系统都会被破坏……但是我拥有十万三千本魔道书的知识……所以不用担心……”

上条笑了。

他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对着夜晚的月亮发出狂吼。

的确，学园都市内的两百三十万名学生，都经过超能力的开发。

但是反过来说，负责开发的人——也就是老师，则应该还是普通人才对。

“……那个老师现在应该还没睡吧？”

上条当麻脑中浮现出一位老师的脸。

自己班的班主任，身高一百三十五厘米，明明是老师，却适合背红色书包的月咏小萌。

靠公用电话从蓝发耳环那里问出小萌老师的住址（手机今天早上摔坏了。话说回来蓝发耳环怎么会知道小萌老师的住址？看来是当过跟踪狂？）之后，上条背着虚弱的茵蒂克丝开始赶路。

“就是这里吗……”

在小巷里走了十五分钟左右，就看到小萌老师的住处了。

相当令人意外的，看起来好像只有十二岁的小萌老师，竟然住在一幢看起来像是经历过东京大空袭年代的超老旧二层楼公寓内。洗衣机大剌剌地摆在走廊上，看来这里甚至不存在浴室的概念。

如果是平常的话，光是这一点就够上条笑个十分钟了，但

是现在上条一点也笑不出来。

一个门牌一个门牌地看过去，接着走上充满铁锈的楼梯，来到二楼最里面的房间门口，才终于看到了用平假名写着“月咏小萌”的门牌。

叮咚！叮咚！上条按了两次门铃之后，便抬起脚来用力想把门踢开。

嘭！上条的脚撞在门板上，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但是，门却纹风不动。反而是上条的“不幸模式”偏偏又在这时发作，脚趾发出了诡异的声音……

“呜哦！”

“来了来了来了！这里推销报纸的很多，所以门做得特别坚固，我马上帮你打开哦。”

早知道就乖乖等着了，上条含着眼泪想。就在同一时间，门被打开，穿着绿色宽松睡衣的小萌老师探出头来。看老师那悠哉的表情，应该是因为角度的关系，所以没看见茵蒂克丝背上的伤吧？

“哇，上条！你开始帮报社打工了吗？”

“最好是有人会背着一个修女来推销报纸啦！”上条不耐烦地说，“有点事要请老师帮忙，先让我进去吧！让开让开！”

“等……等等等等等一下！”

被推到旁边的小萌老师，急忙又挡在上条前面。

“你……这样老师很为难！突然就说要进老师的房间……不过你别误会，并不是因为老师房间很脏，地板上一堆啤酒罐，烟灰缸里面塞满烟蒂哦……”

“老师！”





“咦？”

“……你看到我背着这个之后，还有心情说笑话？”

“老……老师没有在说笑话……啊啊啊啊啊！”

“你现在终于发现了？”

“上……上条你肩膀太宽了，我刚刚没看到她的伤口！”

上条推开了突然看到血而吓得哇哇叫的小萌老师，自顾自地走进了房间。

该怎么形容这房间呢？看起来就像是沉迷赌马的老头所住的房间。破烂的榻榻米上到处是空啤酒罐，银色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还有最经典的是，房间里面竟然还有一张顽固老爹最喜欢掀翻的那种小矮桌。

“……原来你真的不是在说笑话，老师……”

“我知道这个时候问这个不太适合……不过……你讨厌会抽烟的女生吗？”

上条用“不是那个问题吧”的眼神看着眼前这个外表看来只有十二岁的老师，踢开地板上的啤酒罐，空出一个位置。虽然不太想把茵蒂克丝放在这么破烂的榻榻米上，但是已经没时间叫老师拿棉被出来了。

为了不让背上的伤口碰到地板，上条让茵蒂克丝趴着。

伤口被破掉的衣服挡住了所以看不到，但是周围渗满了如同重油般的深红色鲜血。

“要，要不要叫救护车？电，电话就在那里！”

小萌老师一边发抖一边指向房间的角落。竟然是一架黑色的老式转盘电话机。

“……血液中的生命能量正随着出血而逐渐流失。”

上条跟小萌老师吃了一惊，反射性地望向茵蒂克丝的脸。

茵蒂克丝的动作还是一样，摊开四肢趴在榻榻米上。但是就像坏掉的洋娃娃一样歪着头趴在地板上的茵蒂克丝，却静静地睁开了双眼。

她的眼神比苍白的月光还要冰冷，比刻画时间的时钟齿轮还要安静。

她的眼神，拥有人类绝对不可能拥有的“完美的冷静”。

“……警告！第二章第六节。因出血而造成生命能量流失超过定量，‘自动书记’将强制觉醒。如果继续维持现状，以伦敦钟塔所标示国际标准时间换算，约十五分钟后，我的身体将会失去最低限度必须维持的生命能量，因而丧失生命。接下来请听从我的指示，进行适当的急救处置。”

小萌老师惊讶地看着茵蒂克丝的脸。

上条很能体会小萌老师的心情。即使是已经第二次听到的上条，也无法习惯这个声音。

“接下来……”

上条看着小萌老师的脸，开始思考。

这种情况下要是跟老师说“请施展魔法吧，老师”，老师一定会说“都这种节骨眼你还有心情玩魔法少女游戏？老师已经不是玩扮家家酒的年纪了”。

到底该怎么说服老师比较好？

“嗯嗯……老师！现在时间紧迫，我就长话短说了！先给你看一样东西，过来这边！”

“嗯？”

上条用召唤小狗的手势向小萌老师招手，毫无警戒心的小

萌老师就真的靠过去了。

上条先跟茵蒂克丝说了声“抱歉”，然后翻开她破掉的衣服，让丑陋的伤口完全展露出来。

“呜呜！”

小萌老师吓得全身发抖，不过这也怪不得她。

连翻开衣服的上条自己，也为这可怕的伤势而受到相当大的惊吓。腰部附近的一道水平伤口，如同用尺跟小刀划在瓦楞纸板上似的，整整齐齐。暗红色鲜血的深处，可以看见粉红色的肌肉、黄色的脂肪以及白色的坚硬物质——应该是脊椎吧。

伤口是鲜红色的，但是周围却像是刚在游泳池游完泳的人的嘴唇似的，变成了青色。

上条忍着晕眩，静静地把沾满血的布放下。

然而即使布碰到伤口，茵蒂克丝那冰冷的瞳孔却依然一动也不动。

“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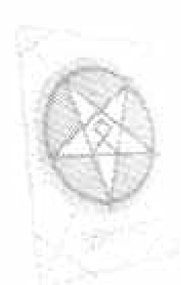
“咦……啊？”

“我现在就去叫救护车！请老师在这段期间内，尽量跟她讲话！拜托……尽量跟她讲话！总之绝对不要让她昏迷！你看她的衣服就知道，她宗教信仰很虔诚的！老师，拜托你了！”

只要打着“为了安抚伤患”这样的前提，老师也就不会太坚持“魔法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观念才对。所以上条故意告诉小萌老师，现在重要的不是帮她急救，而是“尽量跟她说话”。

小萌老师果然用那张吓得苍白的脸，非常认真地猛点头。

接下来唯一的问题就是，上条必须在外面闲晃一段时间再回来。



如果在“魔法”还没有结束前救护车就来了，那“安抚伤患”的动作就会被中断。所以，绝对不能叫救护车。

但是，这并不是上条非得出去的理由。如果只是为了不让小萌老师叫救护车，上条大可以用房间里面的黑色电话机随便拨个号码假装一下。

重点不在这里。

“茵蒂克丝！”上条轻轻地询问倒在地板上的茵蒂克丝，“有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

“……没有。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请你离开这里。”

茵蒂克丝的话语是如此清澈而直接，让上条忍不住握紧右手，握得手掌都痛了起来。

上条完全帮不上任何忙。

因为只要他待在房间里，他的“右手”就有可能会把回复魔法消除掉。

“……老师，我去外面打公用电话！”

“……咦？可是，上条……这里就有电话……”

上条不理会小萌老师的疑惑，打开门走出房间。

对于只能选择离开的自己，上条不禁愤怒地咬牙切齿。

上条在夜晚的街道上开始狂奔。

握着那明明可以消灭神的奇迹，却连一个女孩子都救不了的右手。

上条走出房间之后，茵蒂克丝那苍白的嘴唇轻轻地动了。

“……请问现在的时刻，以日本标准时间来说是几点？还有，今天是几月几日？”

“七月二十日的晚上八点半，呃……”

“……你没有看时钟就回答我……请问这个时间是正确的吗？”

“我的房间根本没有时钟。我是个老师，我体内的生理时钟是以秒为单位在计算的。”

“……”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吗？赛马的骑师甚至拥有以十分之一秒为单位的生理时钟呢，只要正常作息，正常运动，生理时钟是可以控制的。”

小萌老师以理所当然的口吻回答。看来她虽然不是超能力者，但毕竟是居住在学园都市里面的人，在医学与科学面上的“常识”跟外界的一般人不太一样。

茵蒂克丝仍然一动也不动，只移动瞳孔望向窗外。

“……以星辰的位置与月亮的角度来判断……天狼星方向的角度一致，误差仅0.038。现在的时间是日本标准时间七月二十日下午八点三十分，请做最后确认。”

“嗯，更精确来说是五十三秒……啊，你不能起来啦！”

小萌老师忙着阻止茵蒂克丝坐起身来，毕竟这种情况下坐起身来简直是拿命开玩笑。但是小萌老师被茵蒂克丝的眼神一瞪，便吓得不敢动了。

那眼神并不恐怖，也不锐利。

只是没有丝毫感情，就像开关被关掉似的。

没有人的气息。

如同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

“请放心，复苏之法可以执行。”茵蒂克丝面向房间中央的



小矮桌，继续说道，“……巨蟹座之末，八时至十二时夜半。方位为西方。守护属性为水，担任天使为基路伯（注：Cherub，天使九阶级中位居第二位的智天使）……”

“啊……”小萌老师因惊愕而发出的声音，在房间内听起来特别清晰。

接下来，茵蒂克丝竟然用沾满鲜血的手指，开始在小小的矮桌上画起图来。即使没看过所谓的魔法阵，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相当具有宗教色彩的图形。原本就胆小的小萌老师，被吓得根本说不出话来。

茵蒂克丝在小矮桌上用血画了一个圆圈，占满整个桌面。在圆圈里面，画了一个人称五芒星的星形记号。

接着，她又在周围画满了不知是哪国文字的神秘记号。或许是配合茵蒂克丝嘴里轻念的咒语吧。事先询问现在时间，应该是因为魔法阵必须随着时间及季节而进行变换。

画着魔法阵的茵蒂克丝，看起来完全不像个身受重伤的人。

或许是高度的集中力，让她暂时忘记疼痛了。

茵蒂克丝的背上不断传来鲜血涌出的声音，让小萌老师感觉背脊发麻。

“这……这这这这……这是……什么？”

“魔法。”茵蒂克丝只用一句话回答她，接着又说道，“接下来，我将借用你的手与身体。只要遵照我的指示行动，将不会有人遭遇不幸，你也不会被任何人所怨恨。”

“你，你在说什么啊？请快点躺下来等救护车吧！啊，绷带，绷带……伤得这么重，应该先绑住附近的动脉来止血……”

“那种程度的急救，没办法完全治愈我的伤口。我没听过‘救



护车’这个名词，请问这个东西有办法在十五分钟之内完全治愈我的伤口，并且完全补充我体内所需要的生命能量吗？”

“……”

即使现在叫了救护车，大概也要花个十分钟才会来到这里。再载她去医院，等于是两倍的时间。何况，也不可能一到医院马上就完成治疗。“生命能量”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完全封住伤口，也不可能让流失的体力恢复。

而且就算现在立刻用针线把伤口缝起来，这个脸色苍白的少女，大概也会在体力恢复以前便已虚弱而死。

“请你配合我。”

但是茵蒂克丝却用非常冷静的语调，说出这句话。

茵蒂克丝的嘴角，鲜血正混着唾液流出来。

没有任何的气势，没有任何的紧张感。但是那过度的“自信”与“冷静”，却反而更让人觉得可怕。感觉就像是坏掉的机械没察觉自己损坏了，依然卖力运转一样，茵蒂克丝的每个动作，都让人觉得她正在加深自己的伤势。

（……如果反抗她的话，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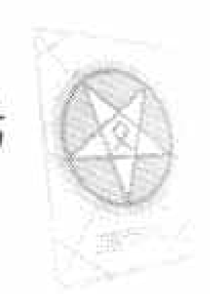
小萌老师叹了一口气。从小萌老师的眼神就可以看得出来，她绝对不相信“魔法”这种东西。但是她已经受到上条的告诫，“持续跟她说话，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她昏迷”。

“那该怎么做？先跟你说，老师不是魔法少女哦。”

“感谢你愿意协助。首先……把那个……那个……那个黑色的东西是什么？”

“啊？这是游戏机的记忆卡。”

“嗯？……好吧，无所谓。请将那个黑色的东西放在餐桌



正中央。”

“只是张小矮桌而已啦，讲餐桌好像怪怪的。”

小萌老师一边说，一边照着指示将游戏机的记忆卡放在小矮桌正中央。接着又放了自动铅笔的笔芯盒、巧克力空盒子、两本文库书以及两个食玩玩偶。

虽然小萌老师一头雾水，但是随时会倒下的茵蒂克丝却是一本正经。

在苍白的脸孔与日本刀般锐利眼神的压力下，小萌老师丝毫不敢有怨言。

“这就是魔法吗？感觉好像扮家家酒哦。”

看起来，真的就像这个房间的缩小版。记忆卡就是这张小矮桌，立着的两本文库书是书柜与衣橱，两个玩具人偶所站的位置就跟房内两人的位置一模一样。茵蒂克丝抓一把小玻璃珠洒在桌上，竟然就跟散落在地板上的啤酒罐位置完全相同。

“材料是什么并不重要。就像放大镜的镜片不管是玻璃制还是合成树脂制，都一样可以放大物体。只要外形跟职责分配无误，就可以进行仪式。”茵蒂克丝流着汗轻声说，“但是你必须正确按照我的指示行动。如果搞错顺序，你的神经回路跟头脑很可能都会被烧毁。”

“咦？”

“我的意思是，失败将为你带来肉体的毁灭与死亡。请谨慎小心。”

小萌老师吓得发出“噗”的声音，但是茵蒂克丝却完全不介意，继续说道：

“现在我要请天使降临，创造一座神殿。请跟着我诵唱。”

茵蒂克丝嘴里念的，听起来已经不是语言，而是单纯的“声音”。

小萌老师就像在哼歌一样，完全不去思考意涵，只是模仿她的声音。

接着……

“呀啊?!”

突然间，小矮桌上的玩具人偶竟然也唱起同样的“歌”来。就连“呀啊啊”的惊叫声，也在完全相同的时间点响起。玩偶在颤抖，就如同用纸杯与线所制作的玩具电话，线的震动传到纸杯上会变成声音一样，玩偶靠着震动模仿了小萌老师的声音。

这时候小萌老师没有吓得夺门而出，完全归功于她是住在这个有二百三十万超能力者的“学园都市”内。若是普通人，应该早就吓呆了吧？“连接完成。”茵蒂克丝的声音与小矮桌上玩具人偶的声音同时响起。“桌上所创造的这座‘神殿’，已经跟这房间连接在一起了。简单地说，房间里面发生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桌上，桌上发生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房间里。”

茵蒂克丝轻轻推了小矮桌的桌脚一下。

一瞬之间，轰隆一声，小萌老师感觉到脚底传来一阵冲击，似乎整个公寓在摇晃。

房间里面的空气，变得如同早晨森林中的空气般清新。

没有“天使”的影子。但是有一种明明有什么东西存在但是却看不见的感觉。简直像是正被几千颗眼球从四面八方观看，浑身不对劲。

这时，茵蒂克丝突然开始吼叫：

“想象吧！金色天使！那拥有孩童模样，以及一对翅膀的

美丽天使！”

在施展魔法的时候，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决定领域的大小。

就像朝着大海丢一块小石头，并不会引起多大的涟漪，但是朝着水桶内的水丢一块小石头，却可以引起非常大的波动。同样的道理，如果想用魔法改变世界，就必须先画出你想改变的世界的范围。

所谓的守护者，就是在那受规范的小世界中临时的神。

只要能在领域中顺利想象出守护者，固定其形体，自由操控其行为，就可以在限定的区域内，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没有接受过这种概念的小萌老师，没办法想象出“天使”的形体。听到“金色天使”，小萌老师只会想到那个“金色一张，银色五张”的某糖果广告。（注：为森永巧克力球的宣传手法。只要搜集包装盒内五张银色天使图案或是一张金色天使图案，就可兑换一个神秘玩具。）

如同窥探出小萌老师脑海里的奇妙想象，周围的气氛开始逐渐模糊，一种如沼泽底部腐烂泥土所形成漩涡的恶心感，袭击着小萌老师的背脊。

“总之想象就对了！并不是真的要召唤天使！只是一些眼睛看不见的魔力所凝聚而成的东西，依照你这个施术者的意志而产生形体！”

或许是正面临紧要关头的关系，茵蒂克丝原本非常机械化的声音，变得如冰柱般尖锐。

小萌老师被茵蒂克丝声音的改变吓到，急忙闭上双眼，在



嘴里喃喃念着：

（……可爱的天使可爱的天使可爱的天使……）

小萌老师拼命回想记忆中那模糊的天使。以前在少女漫画中看过的，少女模样的天使。

飘荡在房间之中，那些泥状的物质，似乎开始聚集成一个人形。就好像那些东西都被塞进人型气球里一样。

小萌老师一边发抖一边张开双眼。

（……咦，她刚刚说不是真的要召唤天使？）

就在小萌老师心生疑惑的那一瞬间。

“砰”的一声，人型的水球炸了开来，看不见的泥状物质飞散于整个房间。

“呀啊啊！”

“……形体固定，失败。”茵蒂克丝用锐利的眼神环视四周，“……但是，蓝色水属性魔力已达守护神殿的最低限度……可继续施法。”

说得很乐观，但是茵蒂克丝的眼神却全无笑意。

小萌老师不由得心生胆怯，那种心情就像原本藏起来的不及格考卷被父母看到了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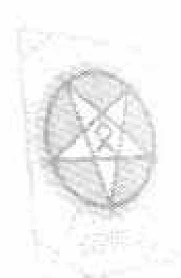
“请继续诵唱。只剩最后一句。”

尖锐的命令声，甚至不容许已经无法思考的小萌老师陷入混乱之中。

茵蒂克丝与小萌老师，还有小矮桌上的两个玩具人偶，再度开始诵唱。

接着，小矮桌上代表茵蒂克丝的玩具人偶背部开始熔化。

简直像是拿打火机烧橡皮似的，变成了流质状。熔化，表



面失去凹凸，变得平滑，接着再度冷却，重新被塑形。

小萌老师感觉心脏似乎快冻僵了。

现在，茵蒂克丝隔着小矮桌，与小萌老师面对面而坐。

但是小萌老师却没有勇气绕到茵蒂克丝背后，看看她的背上现在是什么模样。

茵蒂克丝那苍白的脸孔上，渗出了脂汗。

但是那如同玻璃珠般的眼球，却依然不带任何疼痛或难受的感情。

"生命能量补充完毕，确认已避免死亡危机。'自动书记'进入休眠状态。"

啪！

如同开关被打开，茵蒂克丝的瞳孔出现了柔和的光芒。

房间内的气氛就像冰冷的暖炉重新点上火，开始充满温暖的感觉。

这一切都只因为茵蒂克丝的眼神再度变得柔和而温暖，就像一个少女原本应该有的眼神。"接下来……只要将降临的守护者送走……摧毁神殿就行了……"茵蒂克丝尽力挤出微笑说道，"魔法就是这样的东西。就像'苹果'跟'APPLE'都代表相同的意思一样。就算没有玻璃魔杖，用透明塑料雨伞代替也是可以的。又例如塔罗牌，只要图案跟张数没错，就算是从少女漫画附录上剪下来的，也可以拿来占卜。"

茵蒂克丝不断地流汗。

小萌老师反而开始觉得不安。自己做的这些事，该不会反

而让茵蒂克丝伤势更加恶化了？

“别担心。”随时都有可能倒下的茵蒂克丝说道，“就跟感冒一样，需要一些时间来恢复体力。伤势本身已经治愈，不要紧的。”

才刚说完，茵蒂克丝就往旁边倒了下去。玩具人偶也倒了，小矮桌稍微晃动，连接在一起的房间也产生了巨大的摇晃。

小萌老师担心得绕过小矮桌靠近茵蒂克丝，茵蒂克丝却开始唱起歌来。

小萌老师学着她的声音唱完之后，诡异的空气便再度恢复为原本公寓内的空气。小萌老师一边感到害怕，一边试着摇晃小矮桌的桌脚，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带着安心表情的茵蒂克丝，闭上双眼说道：“太好了……”

小萌老师原本心想：“能死里逃生，也难怪她那么高兴。”但是纯白的修女却接着又说：

“幸好不用让他感到内疚。”

小萌老师惊讶地望向茵蒂克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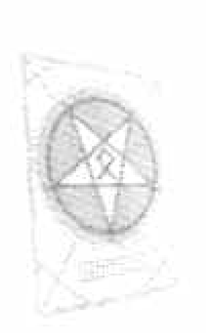
“……如果我死了，他一定会感到内疚吧。”

如同在做梦的茵蒂克丝，闭上双眼什么都没再说。这个少女在被砍伤而倒地不起，以及进行诡异的仪式时，原来都不是在担心自己。她唯一担心的，只是那个将受伤的她背到这里来的人。

小萌老师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一个人，也没有人能让她这样关心。

所以，小萌老师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话。

明明知道茵蒂克丝已经睡着，绝对不可能听到这句话，但



是她还是问了出口。

没想到少女真的回答了。她闭着眼睛，回答:“我也不知道。”

自己过去从来没有如此关心一个人，也不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但是当那个人为了自己，竟然敢向魔法师动怒的时候，自己挣扎着想爬起来帮助他逃走。看见那个人被“猎杀魔女之王”追杀，最后竟然又平安回来的时候，自己有种快要掉泪的冲动。

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一旦跟他在一起，就感觉一切都不对劲，什么事都变得无法掌控。

但是这段无法预测的时间却让她好快乐，好开心。

这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感情，自己也不知道。

如同作了一场美梦般，开心地笑着。接着，茵蒂克丝真的睡着了。

2

过了一晚，真的出现了近似感冒的症状。

发烧与头痛，让茵蒂克丝卧病不起。没流鼻涕，也不会喉咙痛，因为这不是病毒造成的，完全是因为“身体正在努力补充不足的体力”。也就是说即使喝再多提高免疫力的感冒药也没用。

“……为什么下面只穿内裤啊？”

额头放着湿毛巾的茵蒂克丝，或许是觉得棉被里面太闷热了，所以把一只脚从棉被旁边伸了出来，踢向上条。上半身明明穿着淡绿色的睡衣，下半身却是整条大腿都露了出来。因发

烧的关系而呈现粉红色的肌肤，让上条看得头晕目眩。

小萌老师把茵蒂克丝头上那条变温的毛巾，拿来在脸盆的水中搓揉，瞪着上条说道：

“……上条，老师觉得让她穿那件衣服实在是说不过去。”

“那件衣服”？指的是那件钉满安全别针的白色修道服吧。

对于这一点，上条也是举双手赞成。但是被夺走修道服的茵蒂克丝，看起来却像只心情不好的猫。

“……话说回来，为什么爱抽烟喝酒的成熟大人睡衣，穿在茵蒂克丝身上会那么合身啊？你们真的有年龄差距吗？”

小萌老师（年龄不详）正感到错愕，茵蒂克丝又落井下石般的说道：“……别太小看我！其实这件睡衣让我胸部觉得很紧！”

“你……你们……这样不可以哦！太小看老师了！”

“你又没有胸部，怎么会觉得胸部很紧？”

“……”

被两位淑女狂瞪的上条，反射性地五体投地道歉。

“对了，上条。这女生跟你是什么关系？”

“是我妹妹。”

“少骗人了，她明明是银发碧眼的外国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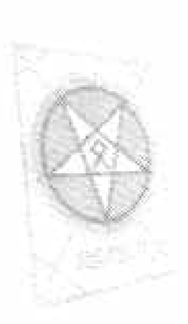
“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你是变态吗？”

“开玩笑的啦！我也知道所谓的‘没血缘关系’很失礼，其实算是犯规啦！”

“上条。”

小萌老师突然改成了身为老师的口气。



上条也沉默了。小萌老师会想问清楚来龙去脉，也是理所当然。毕竟上条突然带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外国人来她家，背上又是非常不寻常的刀伤，最后，甚至还让她执行莫名其妙的“魔法”仪式。

叫她要睁只眼闭只眼什么都别问，反而不合情理。

“老师，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请说。”

“你说想问清楚来龙去脉，是想报警或是通报学园都市理事会吗？”

小萌老师很干脆地点了点头。

简直像是对着自己的学生说:我要出卖你。不带丝毫犹豫。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被卷入了什么事件当中，”小萌老师露出微笑继续说，“但是既然是在学园都市内发生的事情，我们身为老师就必须负责处理。大人本来就应该帮小孩子负起责任，老师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遇到危险却放着不管。”

这些话，从月咏小萌口中说了出来。

她明明没有任何能力，不具备任何手腕，也不必负起任何责任。

她用那种如此理所当然的口吻，就如同拿最锋利的刀子砍在最正确的地方，那种“本来就该这样”的口吻。

“……真是……”

真是拿这人没辙，上条在口中喃喃自语。

这种只有在电视剧里面才会出现，连电影情节里可能都已经绝种的“老师”，上条在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十几年人生当中，也只遇到这么一个。

所以……

“如果老师只是个陌生人，我会毫不犹豫把你也卷进来，但是老师你曾经帮忙施了‘魔法’，所以我不希望你再陷进来了。”

上条也坦诚以告。

上条不想再看到任何一个愿意保护他人而不求回报的人，在自己眼前受到伤害。

小萌老师沉默了片刻。

“哼……不要以为若无其事地说这种场面话，老师就会被你唬住哦。”

“……老师，你突然站起来是要去哪里？”

“给你缓刑一下，老师去超市买菜。你趁这段时间把该告诉老师的话整理整理，还有……”

“还有？”

“老师买菜太专心，可能会忘记一些事情，等老师回来，你要老实把来龙去脉都告诉老师，不可以因为老师忘记就故意不提哦？”

小萌老师说完，似乎笑了一下。

房门开关的声音响起，房里只剩下上条跟茵蒂克丝两人。

（……给老师添麻烦了。）

不知为何，看见那如同恶作剧小孩的笑容，上条有种感觉，“从超市回来后”的小萌老师，将会“忘记一切”。

但是之后遇到麻烦再找她求救，她又会装出生气的样子，说着“为什么你不早说？老师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然后很开心地答应帮忙吧？



上条叹了口气，望向被窝里的茵蒂克丝。

“……抱歉，以现在的处境来说，我真该把她拉进来帮忙的。”

“不，你的决定是正确的。”茵蒂克丝摇摇头说，“不该再让她陷进来了……而且，她也绝对不能再使用魔法。”

“咦？”上条皱起眉头，充满疑惑。

“魔道书这种东西，是非常危险的。书上所写的都是‘异常识’与‘异法则’，不论好坏，对这世界来说都是有害的。”茵蒂克丝还说，人类的脑一旦获得关于“异世界”的知识，就会被破坏。上条在脑海中将这概念翻译成：就跟勉强电脑去执行一个与OS不兼容的程序一样。

“我可以靠宗教防壁来守护自己的头脑与心灵，而魔法师则是以超越人类极限为目标，自愿步上毁灭之路。但宗教观薄弱的普通日本人……只要再诵唱一次魔法，就会完蛋的。”

“嗯……哦……”上条尽量不把心中的惊讶表现出来，说道，“那真是可惜了，我本来还想让老师玩点炼金术之类的……别看我这样，我也知道什么是炼金术哦！可以把铅变成金子对吧？”

当然上条绝对不会承认，知识来源是某个以炼金术师少女为主角的道具调和RPG游戏。

“……纯金的变换的确是做得到……但是以现代可取得的材料来替代的话，以这个国家的钱来换算……呃……大约需要花费七兆日元吧。”

“……一点意义都没有嘛。”

上条像泄气的皮球一样喃喃自语，茵蒂克丝也虚弱地笑了。

“……是啊，把铅变成金，也只能取悦那些原本就有钱的贵族而已。”

“可是……冷静想想，那是怎么做到的？用什么原理做到的？把铅变成金的意思……难道是改变铅与金的原子组合排列？”

“我也不知道…但那只是十四世纪的技术哦？”

“……这太夸张了吧？能够改变原子的组合排列?!不用加速器就可以分解阳子？没有巨大的原子炉就可以进行核融合?!这种事情，就算是整个学园都市里只有七个的等级 5 超能力者，都可能做不到耶！”

“？？？”

“你不要满头问号啦！呃，呃……要怎么跟你解释那有多了不起的话……就像可以制造出原子机器人或是机动战士一样吧？”

“那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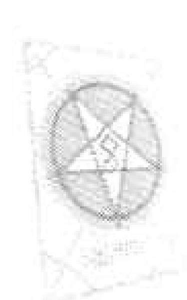
男人的梦想，就这样被一句话带过。

看到垂头丧气的上条，茵蒂克丝也感觉到自己好像说错什么话了。

“总，总而言之，虽然仪式中的圣剑或魔杖之类的东西可以用现代材料来替代，但也有限度……特别是朗基努斯之枪、约瑟夫的圣杯、各各他的十字架等与上帝相关的圣具，即使过了一千年据说也找不到代用品……呜呜……”

激动得想把话一口气说完的茵蒂克丝，如宿醉般用手按着太阳穴。

上条当麻看着茵蒂克丝躺在棉被里面的脸。



十万三千本魔道书。只要看一本就足以让人发狂。将这十万三千本书一字一句精确记录在脑海中的作业，不知道曾经带给她多大的伤害？

但是，茵蒂克丝却不曾说过一句诉苦的话。

“想知道吗？”她强忍着自己的疼痛，用道歉似的口气问上条。

如此平静的声音，不同于以往开朗的茵蒂克丝，更让人能够体会她的“决心”。

都怪老师那个笨蛋啦，上条在心里抱怨着。

对上条来说，他根本不在乎茵蒂克丝有怎样的烦恼。不管来龙去脉是什么，反正上条绝对不会弃茵蒂克丝于不顾。只要能打倒“敌人”，保护茵蒂克丝的安全，根本没有必要去揭开茵蒂克丝的旧创。

“你真的想知道我的烦恼？”

自称茵蒂克丝的少女，又问了一次。

上条如同有所觉悟了一般，如此回答：

“怎么感觉好像我自己变成神父似的。”

感觉自己好像是——正要听罪人忏悔的神父。

“你知道为什么吗？”茵蒂克丝问：

“基督教原本只有一个，后来却分裂成天主教与新教、罗马正教、俄罗斯成教、英国清教、聂思脱里教派、阿塔那修斯教派、诺斯底教派……等这么多教派，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是因为……”

即使是不用功的上条，只要读过历史课本，也可以大概知

道答案。但是，面对一个“真正”的修女，上条不敢把心中的想法直接说出口。

“嗯，你想的没错啦。”茵蒂克丝反而笑着说，“因为宗教被掺杂了‘政治’因素。分裂、对立、斗争——原本信仰相同的人们，互相变成了‘敌人’。虽然信仰相同的神，但是却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每个人当然都有自己的考量。有些人想靠神谕来赚钱，有些人不能认同；有些人认为自己才是全世界最受上帝眷顾的人，有些人不能认同。

“……失去交流后，各教派经过独自的进化，发展出自己的特色。随着国家局势与风土民情不同，宗教也会跟着改变。”茵蒂克丝轻叹一口气继续说，“罗马正教的特色在于‘世界的管理与营运’，俄罗斯成教的特色在于‘神秘主义的审核与消除’，而我所属的英国清教则是……”

茵蒂克丝有点不知道该如何措辞。

“因为英国是魔法盛行的国家……”她如同诉说痛苦的回忆般说着，“……所以英国清教在狩猎魔女、异端审问、宗教裁判等……关于‘魔法师’的文化与技术方面，特别发达。”

即使是今天，英国首都伦敦依然有数个以魔法结社自称的“公司行号”。至于只有名义而没有实体的幽灵公司，其数量更是十倍以上。而原本是为了保护市民不受“潜藏在城市中的坏魔法师”危害而进行的错误尝试行为，最后竟发展成“屠杀与处刑的文化”。

“英国清教中，有个特别的单位。”

茵蒂克丝如同忏悔自己的罪状般轻轻诉说着：

"为了对抗魔法师而研究魔法，并拟定制胜策略的'必要之恶教会'。"现在的茵蒂克丝真的就如同一个修女，她继续说道，"不了解敌人，就无法防御敌人的攻击。但是，一旦理解了污秽的敌人，自己的心灵会被玷污。一旦接触了污秽的敌人，自己的身体就会受到玷污。所以将这些'肮脏'工作一手接下的，就是'必要之恶教会'。而其中的核心就是……"

"那十万三千本书？"

"嗯。"茵蒂克丝轻轻点头，"所谓的魔法就是些类似公式的东西，所以只要透过逆向推算，就可以中和敌人的'攻击'。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十万三千本魔道书记在脑中的原因……只要知道世界上所有的魔法，就可以中和世界上所有的魔法。"

上条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

原本以为毫无用处的右手。没办法打倒不良少年，没办法增加考试分数，没办法拿来把妹，连理都不想理的右手能力。

没想到眼前这位少女为了获得相同的能力，却有着地狱般的过去。

"可是……既然知道魔道书封印的位置，那干吗不干脆全烧掉算了？否则的话，只要有人看了魔道书，不就会一直产生魔法师吗？"

"……重要的不是'书'，而是里面的'知识'。就算原书消失了，已经获得知识的魔法师还是会把知识传授给弟子，所以这并没有意义。"

所以这种人就不叫魔法师，而被称之为魔导师。茵蒂克丝如是说。

上条心想：就跟流传在网络上的资讯一样吗？就算原本的



资料消失了，复制的档案也会不断繁殖，永远存在。

“而且，魔道书毕竟只能算是教科书而已。”茵蒂克丝难过地说，“……光是看了魔道书，还不能称之为魔法师。所谓魔法师，可以在魔道书知识中加入自己的特色，创造出全新的魔法。”

与其说是资讯，不如说是会不断进化的电脑病毒。

想要完全消灭病毒，只能不断分析新出现的病毒，研发杀毒程序。

“……而且我刚刚说过了，魔道书是非常危险的。”茵蒂克丝眯着眼睛说，“即使是销毁副本，专门的异端审问官也得用丝线把眼睛缝起来，以防止头脑受到‘污染’，而且之后还必须经过五年洗礼才能拔除‘余毒’。至于原书，以人类的精神力根本无法处理，所以分散于全世界的十万三千本魔道书，除了将之‘封印’以外，没有其他处理手段。”

简直像是大量残留的核武器一样。

不，事实上也没什么不同。即使是原作者，或许也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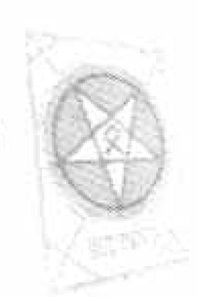
“啧……话说回来，你不是说过只要是‘非超能力者的普通人’，都可以使用魔法吗？既然如此，为什么魔法没有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上条想起了史提尔的火焰。要是世界上的人都能够使用那样的能力，所有以科学为根基的常识早就被颠覆了。

“这点不用担心……毕竟魔法结社的那些人也不想随便把魔道书外流。”

“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自己人应该越多越好吧？”

“如果身上有枪的人都是同伴，那世界上也不会发生战争



了，不是吗？”

“……”

意思就是说，就算是会魔法的人，也不见得全都是同属于一方势力的。

正因为知道自己的“绝招”威力有多强大，所以才不希望让它落入“敌方魔法师”手中。

就跟最新兵器的设计图一样。

“哦……我大概懂了。”上条思考着说道，“换句话说，那些人都很想得到你脑袋中的那颗超级大炸弹。”

将全世界十万三千本魔道书的原书，全部复制在脑海中的副本图书馆。只要得到她，就等于得到世界上所有的魔法。

“……嗯。”茵蒂克丝用仿佛快死掉的声音说道，“如果学会了十万三千本魔道书的所有知识，就可以颠覆世界上一切法则。我们称这种人为魔神。”

并不是指“魔界之神”。

而是指完全掌握魔法，已经进入神之领域的魔法师。

魔神。

开什么玩笑。

上条不知不觉咬紧了臼齿。看茵蒂克丝的模样就知道，她也不是自己愿意把十万三千本魔道书都装进脑袋里的。上条想起了史提尔的火焰，她只是为了减少牺牲者而已，那是她唯一的生存意义。

无视于她原本好意的那些魔法师，让人很不爽。而将她视为“污秽”的那些教会，也很让人不爽。这些家伙都不把人当人看。但是让上条最不爽的，是茵蒂克丝明明眼中看见的都是

这么自私的人，为什么却依然可以如此为他人着想？

“……对不起。”

上条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气什么。

但是茵蒂克丝的这句道歉，却真的把上条当麻惹毛了。

他轻轻敲了茵蒂克丝的额头一下。

“……你别闹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干吗一直没跟我说？”

上条露出犬齿瞪视着眼前的病人。茵蒂克丝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好像感觉自己又做错了什么事，眼睛张得大大的，嘴里似乎拼命地想诉说什么。

“可是……我以为你不会相信……而且也不想让你感到害怕……而且……而且……”

几乎快哭出来的茵蒂克丝，说话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几乎听不见了。

在上条耳中，茵蒂克丝似乎是这么说：“而且我不想被你讨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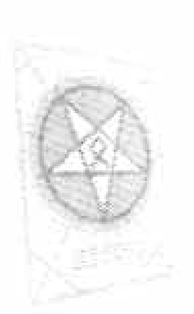
“鬼……鬼扯！我听你在鬼扯！”似乎可以听见上条脑血管爆裂的声音。他吼道：“开什么玩笑，太小看我了吧！教会的秘密？十万三千本魔道书？是啊，的确很夸张！的确很难令人相信！即使是现在我还是无法相信！”

“但是……”上条停顿了一下，继续说：

“那又怎样？”

茵蒂克丝眼睛睁得大大的。

小小的嘴唇似乎想诉说什么似的拼命颤抖，但却什么话都



说不出来。

“不要太小看我了！难道只不过看了十万三千本魔道书我就会讨厌你？魔法师找上门来的时候，难道我就会丢下你自己逃走？开什么玩笑啊，我要是那么怕事的人，打一开始就不会跟你有瓜葛啦！”

上条一边吼，一边终于理解到自己为什么那么生气。

上条只是想帮忙而已。他只是不想再看到茵蒂克丝受到伤害，仅此而已。但是，茵蒂克丝愿意选择保护上条，却从来不让上条保护自己。上条从来没有听她说过“请帮助我”。

这一点，让上条很不甘心。

非常非常的不甘心。

“……你为什么不更相信我一点？为什么要那么看不起我？”

就是这么简单。就算没有右手的力量，就算只是个平凡人，上条也没有理由退却。

他绝对不会退却。

茵蒂克丝有好一段时间，茫然地抬头望着上条的脸。

忽然，她眼角泛出泪光。

简直像冰块融化似的。

为了不哭出声音，茵蒂克丝的嘴唇拼命忍耐，轻轻颤抖，咬住了原本拉到下巴的棉被。如果不这么做，或许她会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号啕大哭吧，因为她眼角的泪滴是如此大颗。

她的哭泣，应该并不只是因为被刚刚那些话所感动。

上条很有自知之明，自己说的那些话没那么有感染力。想来应该是上条的那些话，让茵蒂克丝压抑已久的情绪一口气爆发出来而已吧。

上条一边为过去竟然没有人跟她说过类似的话而感到心痛，一边却又觉得终于看到了茵蒂克丝柔弱的一面，反而感到有点高兴。

但是上条毕竟不是变态，看到女孩子的眼泪当然不会一直觉得很高兴。

相反的，他却觉得很尴尬。

如果毫不知情的小萌老师现在走进来，一定会对上条处以极刑吧。

“啊……呃……那个……因为我有右手的能力啦，魔法师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可是……呜呜……你说过……你要去暑假补课……”

“……我有这么说？”

“绝对有。”

将十万三千本书全部记下来的少女，记忆力似乎超强。

“干吗因为这点小事，就觉得打扰我的日常生活很不好意思？补课又没什么，学校也不想看到有人被退学吧？暑假补课就算没去，也一定会有补课的补课可以上嘛，那种小事大可以拖着不管啦！”

要是小萌老师听到这些话，大概又是一阵腥风血雨吧。不过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

“……”

茵蒂克丝含着眼泪，默默地看着上条的脸。



“……那你为什么要说……你要去补课？”

“……啊。”

上条想起来了。那时候茵蒂克丝的修道服“移动教会”被幻想杀手破坏，茵蒂克丝身上一丝不挂的模样被上条看见，场面简直像沉默的电梯内一样尴尬，所以上条才会说出那些话。

“……我想……你有你要做的事……你有你的日常生活，我不应该打扰你……”

“……啊……呃……啊……”

“我待在你身边……好像让你很不自在……”

“……”

“很不自在……”

茵蒂克丝含着眼泪说了两次。上条理解到，关于这一点已经无法打哈哈混过去了。

上条当麻立刻进入五体投地状态，嘴里大喊：“对不起！”

茵蒂克丝像病人一样慢慢从棉被中坐起身来，两手抓住上条的左右耳，把上条的头当做一颗巨大的饭团，用力咬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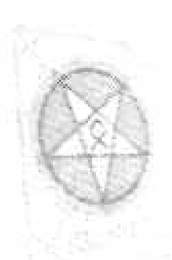
距离六百米远，某栋混居公寓的屋顶。史提尔将望远镜从眼睛上移开。

“我已经调查过与禁书目录同行的那名少年身份了……她的情况如何？”

一名少女在史提尔正后方发问。史提尔并没回头，他答道：

“还活着……可是既然她还活着，就表示他们那边也有人可以使用魔法。”

少女沉默不语。似乎比起出现新的敌人，她更庆幸没有人



死掉。

少女的年纪是十八岁，但是跟十四岁的史提尔比起来，几乎矮了一个头。

不过那是因为史提尔身高超过两米的关系。少女的身高若跟一般日本人来比较，还是算很高的。

及腰的黑色长发绑成一个马尾。腰上挂了一柄日本刀，插在刀鞘之中。那是“令刀”，是日本神道在祈雨仪式中所使用的长度超过两米的日本刀。

但是若称她为“和风美女”，又不太合适。

因为她身上穿的是老旧牛仔裤与白色短袖T恤。牛仔裤不知为什么左脚部分完全没有裤管，一直到大腿根部都是裸露出来的。T恤则是将下摆多余的布绑在腰间，露出肚脐。脚上穿的是及膝长靴，连日本刀都是夹在皮制的皮带里面。

看起来就像西部电影里的警长一样，不同的是手枪变成了日本刀。

跟满身香水味的史提尔一样，打扮非常不自然。

“好吧，神裂，他们到底是谁？”史提尔问。

“这个嘛……关于那名少年，我几乎搜集不到他的情报。不过，应该不是魔法师或异能者之类的人物吧。”

“什么意思？难道你要告诉我，他只是个普通高中生？”史提尔将香烟叼在嘴上，眼睛瞪着烟头，烟头就自己冒出火花。“别跟我开玩笑。再怎么说我也是完全解析现存的二十四个符文文字，更开发了六个具有新力量符文文字的魔法师。一个什么能力都没有的外行人，能够打败我的‘猎杀魔女之王’？世界上可没那么简单的事情。”

就算有禁书目录的语言相助，但是一介高中生怎么会拥有如此快的思考速度，可以立刻将之应用在实战上？还有他那诡异的右手能力，如果说一个凡人都有这样的能力，那日本真是个太神秘的国家了。

“是啊。”神裂火织眯着眼睛说道，“……最可怕的一点就在于，拥有这么强大战斗能力的一名少年，竟然只被这个国家的人分类为‘爱打架的坏学生’。”

这座学园都市的另一张面孔，就是一个超能力者量产机构。

在事前，史提尔跟神裂已经跟学园都市的上级“组织”五行机关做好沟通了——当然，并没有提及关于禁书目录的事。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顶尖魔法团体，也无法长期隐匿在敌人地盘内而不暴露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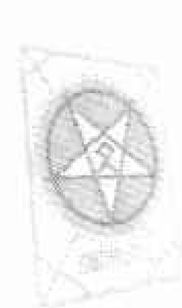
“看来……情报被刻意封锁了。再加上禁书目录的伤也已经用魔法治愈，神裂，难道这个远东国度里有其他魔法组织存在？”

依目前情报，两人判断“这名少年应该不属于五行机关，而是属于其他组织的人”。

也就是说，他们误以为上条所属的那个神秘组织，将上条的情报都彻底封锁了。

“……外人在这个城市只要有任何轻举妄动，应该都逃不过五行机关的眼睛才对。”神裂闭着眼睛说，“但总之，敌方战力不明，而我方毫无增援……看来局势不太乐观。”

其实他们根本猜错了。上条的幻想杀手只有对上“异能之力”的时候才能发挥效果，学园都市内的身体检查仪器根本测不出他的能力，所以不幸的上条虽然拥有几乎是最强等级的右



手，却依然被当做等级零的无能力者。

“我们考虑假设最坏的情况，也就是事态将发展成大规模的魔法战。史提尔，听说你的符文被发现在防水性上有致命弱点？”

“关于这点我已经有补救措施。现在我的符文都经过防水胶膜处理，同一招对我已经不管用了。”史提尔用如同魔术师的动作，取出像卡片般的符文纸，“下次不只是建筑物里面，我会在周围两公里范围全部贴上结界……使用符文张数为十六万四千，以时间上来说约需费时六十小时。”

现实中的魔法，施放时并不像游戏里面一样，只要念念咒语就好了。

虽然看起来好像只是念了个咒语，其实事先都要进行相当的准备工作。史提尔的火焰原本要使用“十年间吸收了月亮光辉的银狼之牙”作为媒介才能施放，所以现在能准备得那么快已经很了不起了。

换句话说，魔法战是读心的战争。在战斗开始的时候，通常自己已经落入敌人的结界之中。防御方必须解析对手的术式，将其拆解。而攻击方则必须预测对方的反击，不断重组术式。与单纯的格斗技不同，必须分析不断改变的战况，看穿一百步、两百步之后的对手行动。所以在“战斗”这个野蛮的字眼背后，其实意味着极高程度的智慧之战。

就这层意义上来说，“敌方战力不明”这一点，对魔法师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他们好像很快乐。”

符文魔法师没有使用望远镜，望着六百米的前方，突然这

么说：

“好像很快乐，真的好像很快乐。那孩子，永远都活得很快乐。”史提尔如同要吐出某种黏稠的液体般说着，“……像这样摧毁她快乐的行为，我们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神裂站在史提尔的身后，一样望向六百米的前方。

即使不使用望远镜与魔法，视力8.0的她依然可以看得很清楚。不知为何而大发雷霆，咬着少年脑袋的少女，以及挥动着双手跑来跑去的少年。两个人的身影映照在窗上。

“心情很复杂吗？”神裂用机械式的口吻问道，“毕竟当年原本在她旁边的人，是你……”

“……早就习惯了。”

火焰魔法师回答。是啊，早就习惯了。

3

“洗刷刷♪洗刷刷♪”茵蒂克丝走在上条身边，两手抱着脸盆，快乐地哼着歌。

从睡衣又换回了扎满安全别针的修道服，如同炫耀自己的病已经痊愈。

原本被血染红的修道服，被洗得干干净净。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更何况这种扎满安全别针的修道服，如果丢进洗衣机的话，应该五秒钟就会解体吧。难道她是先将衣服拆开之后再分开来洗？

“原来你那么在意这种事啊？其实身上有没有味道有什么关系？”



“你喜欢流汗的味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啦！”

之后又过了三天。终于可以出门的少女，第一个愿望就是洗澡。

小萌老师的公寓，根本没有所谓“浴室”的概念。想洗澡，只能借用管理员室的浴室，或是到离公寓最近的某间破旧大众澡堂去。

所以，一对年轻男女便这么抱着脸盆走在夜晚的街道上。

小萌老师笑着说：“真不晓得这是什么时代的日本文化呢？”向茵蒂克丝解释了大众澡堂的概念。她依然让上条与茵蒂克丝住在自己房间里，而且没有问任何理由。对上条来说，当然也不可能回那个已经被敌人知道的学生宿舍去，所以只好待在小萌老师的房间。

“当麻，当麻。”

茵蒂克丝轻轻咬着上条的上臂袖子，用不清楚的声音叫着上条的名字。对于有咬东西习惯的她而言，这个动作似乎跟拉扯对方衣服，希望引起注意的动作一样。

“……干吗？”

上条用一副拿她没辙的口吻回答。自从今天早上茵蒂克丝说了那句“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然后上条便向她自我介绍之后，茵蒂克丝大概已经叫了上条的名字六万次。

“没事。明明没事却可以叫你的名字，好有趣哦。”

就为了这么简单的理由，茵蒂克丝简直像第一次来到儿童乐园的小孩一样开心。

现在茵蒂克丝非常黏上条。

原因或许是三天前上条对茵蒂克丝说过的那些话吧……上条一边感到高兴，一边又有种复杂的心情。这么理所当然的话，过去竟然没有人跟茵蒂克丝说过。

“小萌说，日本大众澡堂可以喝到咖啡牛奶。咖啡牛奶是什么？像卡布奇诺一样的东西吗？”

“……大众澡堂没那么高雅的东西啦。”上条要她别太过度期待，“嗯——不过那么大的澡堂应该会让你吓一跳吧？你们英国的浴室应该大部分都是像商务旅馆里那种狭小的浴缸，对吧？”

“嗯？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茵蒂克丝微微歪着脑袋，一副真的不明白的模样。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来到日本的，不过我已经完全不记得英国的事了。”

“……原来如此。难怪你日语说得那么好，原来你从小就住在日本？那你跟日本人也没什么两样嘛。”

照这么说来，当初她说“只要逃到英国的教会里面就安全了”那些话又有了不一样的涵义。原本以为只是回到祖国，但是现在这么说起来，似乎是等于将前往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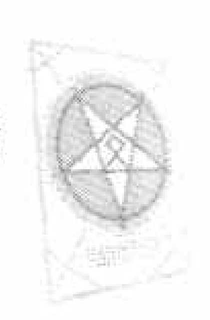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啦。”

茵蒂克丝摇着头否定，长长的银发左右晃 。

“我似乎是在英国的圣乔治大教堂里长大的。来到日本似乎是在一年前。”

“似乎？”

对于茵蒂克丝所用的暧昧字眼，上条不禁蹙起眉头。



“嗯。因为大约一年以前的事，我完全没有任何记忆。”

茵蒂克丝笑了。

真的如同生平第一次来到儿童乐园的小孩。

如此完美的笑容，让上条甚至看透笑容背后的焦虑与辛酸。

“刚开始在小巷子里醒来的时候，我连自己是谁也不记得，只知道得赶快逃走。明明连昨晚吃了什么都想不起来，脑袋里面却清楚地浮现着魔法师、禁书目录、必要之恶教会等知识，那种感觉超可怕的……”

“……这么说来，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失忆啰？”

茵蒂克丝“嗯”一声回答了他的问题。上条完全不懂心理学，但是游戏跟电视剧中记忆丧失的原因大致上只会有两种。

头部受到伤害而造成记忆丧失，以及经历精神无法负荷的惨痛经验，而自己封印了记忆。

“该死……”

上条情不自禁地看着夜空喃喃自语。除了气那些魔法师竟然对一个女孩子做这种事，更有种莫名的无力感。

茵蒂克丝那么想保护上条、腻着上条的原因，如今也很清楚了。在一切浑然未明的情况下，独自被丢到这世界的茵蒂克丝，这一年来所遇到的第一个“朋友”刚好就是上条。仅此而已。

这样的事实让上条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答案”让上条感觉心情非常烦躁。

“嗯？当麻，你在生气吗？”

“我没在生气啦。”吓了一跳的上条，马上假装没事一样。

“如果我说了让你不开心的话，我跟你道歉。当麻，你为

什么在生气？难道是因为……思春期的关系？”

“……最好你这根本还没发育的小孩会知道什么叫思春期啦。”

“唔……你怎么这样说？你果然在生气。还是……你是故意假装生气，好看我慌张的样子对吧？我不太喜欢你这种个性。”

“你这家伙本来就没有喜欢我，说这种台词不会脸红吗？而且我也一点都不期待能跟你发生什么甜蜜的恋爱小插曲啦。”

“……”

“啊……咦……为……为什么默默地瞪着我，公主？”

“……”

上条拼命想打哈哈混过去，但是茵蒂克丝完全没反应。

好奇妙，真是太奇妙了。为什么茵蒂克丝把两手交叉在胸前，眼神往上看，眼角带着泪光，一副很受伤的表情，而且还轻轻地咬着下唇？

“当麻！”

“是！”被这么一叫，上条只能急忙应声。

有种非常不幸的预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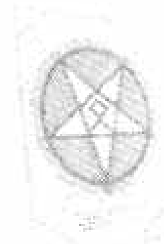
“你最讨厌啦！”

下一个瞬间，上条得到了“被女生咬头”的珍贵经验。

4

茵蒂克丝一个人朝着大众澡堂快步走去。

另一方面，上条则一个人哀伤地慢慢朝大众澡堂前进。如



果想追上茵蒂克丝，这位生气的纯白修女一看到上条的身影，就会像只野猫一样向前逃跑。但是走了一会，又会看到茵蒂克丝的背影，简直像是故意在等上条似的。重复这个举动的茵蒂克丝，真的就像一只古灵精怪的小猫咪。

反正目的地都是大众澡堂，最后总会碰在一起的。上条于是放弃追赶。

而且在这种就算妖怪跑出来也不让人意外的黑暗巷道里，追赶一个（只有看起来）柔弱的英国修女，要是被人看到的话，一定会被当做现行犯加以逮捕的。上条有这种不幸的预感。

“英国式的修女……”

上条一个人走在黑暗的巷道内，嘴里喃喃自语。

上条很清楚，如果把她带去日本的“英国式教会”，她一定会被送回伦敦的本部吧。到时候，就再也没有上条表现的机会了。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谢谢你这段期间的照顾，我绝对不会忘记你的（因为我有完全记忆能力）”。

上条感觉胸口似乎扎了一根刺似的。但是，却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不把茵蒂克丝交给教会，她就会永远冒着被魔法师追赶的危险。若说自己要跟着茵蒂克丝去英国，那也是太不切实际的梦想。

居住的世界、所在的环境、生活的次元……一切都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上条活在科学的世界，茵蒂克丝活在魔法的世界。

两个世界就像陆地与海洋一般，绝对无法交融。

就这么简单。

虽然是这么简单的事，却让上条如鲠在喉般难受。

“咦？”

空转的思绪，忽然停止运转了。

有种奇怪的感觉。上条看了一眼百货公司霓虹招牌上的时钟，差不多晚上八点。根本还不到睡觉的时候，为什么周围像夜晚的森林般安静？好奇妙的感觉。

回想刚刚，跟茵蒂克丝走在一起的时候，路上也没看见半个路人……

上条歪着脑袋起疑，继续往前走。

当他走到单向三车道的大马路旁时，原本细微的奇妙感觉，变成了很明显的“异常”。

一个人都没有。

像便利商店架上的饮料般整齐排列的大型百货公司，竟然没有一个进出的人。原本让人觉得很狭窄的人行步道，如今变得好宽阔。车道上一辆车都没有，看起来简直像是飞机滑行跑道。路边停放的车子，也是如同被遗弃般，车内一个人都没有。

简直像是走在穷乡僻壤的农业道路上一样。

“史提尔只是使用了驱除闲人（Opila）的符文刻印而已。”

一阵寒意。突然传来的女性声音，宛如一把日本刀插在上条脸上。

事前完全没有征兆。

这名少女并没有躲在阴暗处，也不是从后面偷偷跟着上条。

她就站在如同飞机滑行跑道般宽广的三车线车道的正中央，距离上条大约十米，挡住了上条的去路。

并不是太暗所以没看到，或是上条自己没有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在一瞬间以前，确实是一个人都没有的。但是就在一眨眼的瞬间后，一名少女就出现在那里。

“为了驱散人潮，他让这附近的人产生一种‘不知为何不想靠近这里’的心情。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待在建筑物里面吧，不用担心。”

身体比想法还老实——上条如今全身的血液已经下意识地集中在右手上了。那种如同在手腕处紧紧绑上绳索的疼痛感，让上条有种直觉:这家伙很难对付。

少女穿着T恤及左脚完全没有裤管的牛仔裤，勉强还算是正常范围内的服装。

但是那柄如同手枪般垂在她的腰间，长度超过两米的日本刀，却散发着令人发寒的杀意。虽然看不见收在刀鞘内的刀身，但是光看那如同古代日式老屋的柱子般刻画着重重历史的漆黑刀鞘，就可以知道这把刀来头不小。

“神净讨魔吗——真是好名字。”（注:“神净讨魔”日文音同“上条当麻”。）

少女本人却一点紧张感也没有，简直像是在闲话家常似的，更让人觉得可怕。

“……你是谁？”

“我叫神裂火织……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说出另一个名字。”

“另一个名字？”

“魔法名。”

虽然早已经猜得到，上条还是不禁往后退了一步。

魔法名——史提尔使用魔法攻击上条时所念出的“杀人之名”。

“这么说来，你也跟史提尔一样，是魔法结社的成员？”

只有一瞬间，神裂皱着眉头露出无法理解的神情，接着才说:“哦，是禁书目录告诉你的吗？”

上条没有回答。

魔法结社。为了十万三千本魔道书而追赶茵蒂克丝的“组织”。妄想掌握所有魔法，改变世界所有法则，以成为“魔神”为目标的“集团”。

“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神裂闭上一只眼睛说道，“在我说出魔法名之前，我希望你将那名少女交给我保护。”

一股战栗。

即使上条拥有王牌绝招，也就是右手的能力，也不禁对眼前的敌人感到一阵恶寒。

“……如果我说不呢？”

即使如此，上条还是这么说了。因为此时此刻，他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

“那就没办法了，”神裂闭起了另外一只眼睛，“只好说出我的魔法名，然后带走她。”

突然的一声巨响，像地震般让脚下为之颤动。

简直像是炸弹爆炸一样。在视线的一角，原本应该是深蓝色的夜空，却出现如同夕阳般的橘红色。似乎在远处——距离大约数百米远的地方，巨大的火焰正在燃烧着。





“茵……蒂克丝!!”

敌人是个“组织”。何况上条也知道那个火焰魔法师叫什么名字。

上条几乎是反射性望向火焰爆炸的方向，而就在这一秒——

神裂火织的斩击已经袭来。

上条与神裂之间的距离，足足有十米远。而且神裂的日本刀的长度超过两米，以一个女生而言，别说是挥动了，甚至连拔刀出鞘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照常理来说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就在下一个瞬间，如同巨大的激光闪过，紧邻着上条头顶的空气被撕裂开来。上条惊讶得无法动弹，在他的右后方，风力发电机的螺旋叶片如奶油般安静地被斜向切断。

“请不要再做这种事。”声音从十米外传来，“一旦将注意力从我身上移开，就只有死路一条。”

长度超过两米的日本刀，已经被神裂收回刀鞘里。由于速度实在太快，上条甚至完全没看到刀身的模样。

上条完全动弹不得。

自己现在还能站着，是因为神裂故意没砍中——光是勉强理解到这一点，就已经花尽上条所有思绪。完全没有真实感。如此不可思议的敌人，让上条的理解速度完全跟不上。

“咚”的一声，被切开的风力发电机叶片，掉落在上条背后的地面上。

残破叶片的掉落地点非常靠近上条，但是上条却连动也不

能动。

“……”

刚刚那一击的锋利程度，让上条不禁咬牙。

神裂睁开了一只原本闭上的眼睛。

“我再问你一次，”神裂微微眯着眼睛说道，“在我说出魔法名之前，你能将那名少女交给我保护吗？”

神裂的声音非常清澈。

冰冷的声音简直像是在告诉上条，这种程度的攻击有什么好惊讶的。

“……你……说什么鬼话——”

脚底像是被涂上胶水，上条无法往前进，也没办法往后退。

上条感觉到双腿不停发抖，力量不断流失，简直像是刚跑完马拉松。

“我有什么理由……要向你投降……”

“要我问几次都可以。”

刷！一瞬间，神裂的右手莫名地变得模糊，接着消失。

“轰”的一声，伴随着风的怒吼，某种东西以可怕的速度袭来。

“?!”

简直像巨大的激光从四面八方射过来的错觉。

接着则出现像是以真空刃所制造出来的巨大龙卷风。

以上条当麻为风眼，地面的柏油、路灯、固定间隔排列的行道树，都像被工程用水压刀所切割般支离破碎。拳头大小的柏油碎片飞了起来，打中上条的右肩，光是这样就让上条飞了出去，几乎晕厥。

上条用手压着右肩，不敢移动脖子，只用眼神环视四周。

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五刀六刀七刀——总共七条直线的“刀伤”，在平整的路面上绵延数十米。从各个不规则角度袭来的“刀伤”，如同在钢铁之门上用爪子抓出来的痕迹。

“叮”的一声，收刀入鞘的声音。

“我希望在说出魔法名之前，就可以接收她。”

右手触摸着刀柄，神裂平静地说着，没有憎恨也没有愤怒。

七次。连一次斩击都没看见，刚刚那一瞬间神裂已经发出了七次“居合斩”。而且只要神裂愿意，这七次中的任何一次都可以将上条切成两半。必杀的七次斩击。

等等，收刀入鞘的声音只有一声。

这应该也是一种称之为魔法的异能之力。一种能将斩击射程延伸至数十米外，而且只要拔一次刀就可以产生七次斩击的“魔法”。

“我用七天七刀所发出的‘七闪’斩击速度，可以在一瞬间杀人七次。有人称做‘瞬杀’，当然说是‘必杀’也不为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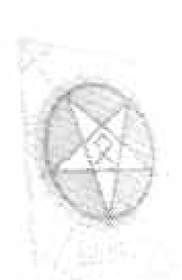
上条沉默不语，只用力握紧右手，几乎快要捏烂。

从这个速度、威力以及射程来看，她的这招斩击想必是使用了魔法的“异能之力”。这么说来，只要能够触摸到她的“刀身”……

“别想些傻事了。”上条的思绪被切断。“史提尔已经跟我说过，你的右手似乎可以让魔法无效化。但是前提是必须用右手触摸到，没错吧？”

——没错。如果摸不到，那上条的右手就一点意义也没有。

不只是速度不同而已。神裂火织那变幻莫测的七闪，跟呆



板老实的御坂美琴那直来直去的雷击之枪及超电磁炮攻击完全不同，根本无法预测。如果上条想对她使用幻想杀手的能力，手腕一定会先被七次斩击砍断。

“不管几次我都会问。”

神裂的右手，静静地触摸着腰上七天七刀的刀柄。

上条脸颊流下冷汗。

当她的“游戏”结束，开始发挥实力对上条痛下杀手时，上条绝对会在一瞬间被大卸八块。数十米的射程，连行道树都会被切断的破坏力。如果想转身逃走或是拿什么东西来抵挡，无疑都是自杀行为。

上条测量自己与神裂之间的距离。

大约十米。拼着肌肉断裂的气势往前冲，只要四步就可以冲到对手眼前。

快动啊！

上条对如同被瞬间胶粘在地面上的两只脚，拼死发出命令。

“在我说出魔法名之前，你能将那名少女交给我保护吗？”

快……啊!!

黏在地面上的两只脚勉强地剥离地面，往前踏出第一步。就在神裂的眉毛颤动之前，如同子弹般的上条又踏出下一步。

“哦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再一步！既然不能往后逃，不能往左右闪避，也不能拿东西当盾牌的话，剩下的路就只有一条——往前强行突破！

“到底是什么让你如此不顾性命……”

神裂叹了口气，与其说是语带迷惘，不如说是怜悯。

七闪。

就在这瞬间，周围粉碎的柏油路面与行道树细微碎片，如同尘埃般四散。

“轰”的一声，伴随着风的怒吼，尘埃在上条的眼前被切成了八块。

“啊——哦哦！”

只要用右手一碰就会消失——即使脑中有这种想法，在那一瞬间内心却选择了闪避。上条甩动头部，顺势弯下身躯，七道刀芒从头顶闪过，让上条的心脏几乎冻结。

没有任何计算与胜算。能够躲过这次攻击，单纯只是因为运气好。

接着，再一步——上条一口气踏出四步中的第三步。

虽然不知道七闪这种攻击的原理是什么，但毕竟还是由“居合斩”发展出来的。那是一种以刀出鞘的动作来增加速度，发出一击必杀攻击的古代刀法。反过来说，当刀身已经出鞘，就是无法使用“居合斩”，处于无防备状态的“死之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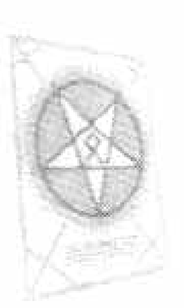
只要下一步能冲到神裂眼前——就赢了。

但是上条的这最后一分胜算，也在‘叮’的一声轻响下化为泡影。

刀入鞘了——如此快的速度，如此轻微的金属声。

七闪。

“轰”的一声，就在上条的眼前，零距离的位置炸裂。



身体的反射神经还来不及下达紧急回避指令，七道刀芒已经来到上条的眼前。

“可……恶啊啊啊啊啊啊!!”

上条朝着眼前的刀芒挥出了右拳。不是为了攻击，而是类似一种消极的防御动作。就好像为了接住砸向眼前的球而伸手阻挡。

但是，只要是“异能之力”，就算是神或是吸血鬼的力量，也会被上条的右手完全抹杀。

由于距离非常近，所以七道刀芒并没有分散，而是聚在一起向上条袭来。只要用幻想杀手触摸到，就可以一口气将七道斩击全部消除。

在月光下闪耀蓝色光辉的刀芒，温柔地触摸到上条的拳头，触摸到拳头上的手指皮肤。

然后，陷了进去。

“什么……”

没有消失。即使被幻想杀手触摸到，这不可思议的刀芒却依然没有消失。

上条急忙想缩手，但是根本来不及了。就好像自己把手伸到挥动的日本刀前面一样，如今刀锋已经砍在上条的右手上。怎么可能来得及缩手？

神裂看着上条，微微眯起眼睛。

下一个瞬间，一阵肉裂血溅的声音传了开来。

上条用左手握住血流如注的右手，当场跪倒在地。

令人惊讶的是，上条的五根手指竟然没被切断。

当然，绝对不是上条的手指特别强韧，也不是神裂的刀法不够纯熟。上条的手指没被切断，完全只是因为神裂手下留情。

上条跪在地上，抬头往上一看。

以蓝白色的满月为背景，神裂就站在眼前。而在神裂的前方，有类似红线的东西。

看起来就像蜘蛛丝。沾上露水的蜘蛛网。完全是因为上面沾着上条的红色鲜血，所以才能以肉眼观察到。七根钢丝。

“原来是这么回事……”上条咬着牙齿说道，“……原来你根本不是魔法师？”

那把长到不像话的日本刀，根本只是幌子。

上条看不到拔刀那一瞬间的动作，也是理所当然。因为神裂根本没有拔刀，她只是将刀从刀鞘中稍微拔出，然后又推回去。这个动作，完全只是为了掩饰操纵钢丝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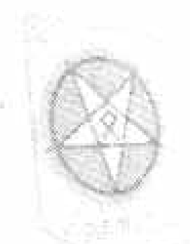
上条的手没事，就是因为神裂在上条五根手指头被切断前放松了钢丝。

“我说过，史提尔已经都告诉我了。”神裂用理所当然的口吻说道，“这样你明白了吧？我跟你在能力的量与质上完全不同。就跟猜拳一样，你再怎么出你的石头，也赢不了我的布的。”

“……”

上条握紧了沾满鲜血的拳头。

“不过你可别误会。”神裂用着一种近似疼惜的眼神看着上条说道，“我的能力可并不是只有‘七闪’这种小技巧而已。七天七刀绝对不只是装饰品。如果你破解了我的七闪，就会见识到我真正的杀着‘唯闪’。”



“……”

紧握沾满鲜血的拳头。

“更何况——我还没说出魔法名。”

“……”

握紧。

“请不要让我说出魔法名，少年。”神裂咬着嘴唇说道，“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再说出那个名字。”

握紧的拳头正在发抖。这家伙跟史提尔不同，并不是只靠一招半式闯天下的庸手。一切基础，一切本质，一切根基，都跟上条不可同日而语。

“……谁要认输啊？”

即使如此，上条依然没有放开握紧的拳头。虽然右手已经完全没有知觉，却依然紧紧握着。

当初茵蒂克丝被她砍伤背部的时候，也没有选择认输，因为她想救上条。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少废话！你这个混蛋机器人!!”

上条握紧沾满鲜血的拳头，朝眼前这个女人脸上挥了过去。

但是，在拳头抵达之前，神裂的鞋尖已经顶在上条心窝。原本肺部的空气，全部都从口中吐了出来。接着，七天七刀的黑色刀鞘如同球棒，朝上条的脸上一击。上条的身体在空中旋转，最后肩膀朝下摔在地上。

在上条还来不及呻吟之前，就看见了神裂的长靴鞋底，正打算把自己的头踩烂。

上条急忙向旁边滚开，就在这时，

“七闪。”

在听到声音的同时，七道斩击把上条周围的柏油路面斩得粉碎。爆炸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细小的碎片如同子弹一样飞散，上条的全身就暴露在这豪雨般的撞击中。

“唔……啊！”

简直像是同时被五六个人围殴的痛楚，让上条在地上不断打滚。接着，他听见神裂的长靴在地上踏得咔咔作响朝他走来。

他心里想着一定要站起来……但是双脚却像累坏似的，一动也不能动。

“够了吧？”神裂用近乎疼惜的细微声音说道，“你何必为她做到这个地步？能够在伦敦排名前十名内的魔法师手下存活超过三十秒，已经很了不起了。我相信她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不会怪你的。”

“……”

虽然意识已经逐渐朦胧，但是上条还是在心中想着。

是啊，不管自己怎么做，茵蒂克丝都绝对不会责怪自己。

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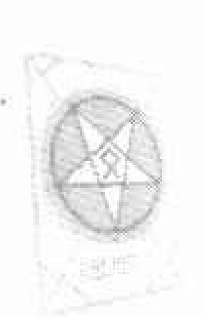
正因为她从来不责怪别人，只会一个人苦撑，所以上条才更不想放弃。

上条无论如何，都想帮助那个即使历尽艰辛，也能露出完美笑容的少女。

如同一只濒死的昆虫，上条强迫自己握住了早已失去机能的右手。

身体……又能动了。

又能动了……



“……为什么？”

上条瘫在地上，用微弱的声音说着。

“做这种事，你一点也不高兴吧？你跟那个史提尔是不一样的人吧？即使是敌人，你也舍不得下杀手……如果你愿意，可以将我招招致命，但是你却没这么做……可见你还是个拥有怜悯之心的‘人类’对吧？”

神裂已经表示过好几次了。

希望能在说出魔法名之前，解决这一切。

那个名叫史提尔·马格努斯的魔法师身上，根本看不到这种怜悯之心。

“……”

神裂火织沉默不语。但是因疼痛而意识模糊的上条，却完全没有察觉她的变化。

“既然如此，你应该了解才对。一群人追赶一个弱女子，让她饿得昏倒在地……甚至用刀砍她的背……这种事根本不该发生……你应该了解才对！”

对于上条这些血泪般的言语，神裂只能默默地听着。

“你知道吗？因为你们的关系，让她失去了一年以前的记忆……你们到底是对她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才让她变成这样的？”

神裂没有回答。

上条完全不懂。如果是为了拯救患了不治之症的小孩，或是为了让死掉的情人复活，为了类似这样的“需求”，所以才想成为能够扭曲世界一切法则的“魔神”，因而追赶茵蒂克丝，想夺取十万三千本魔道书，那还可以理解。

但是，这家伙却不是这样。

这家伙只是“组织”里的一份子。只因为上面的人吩咐，只因为这是工作，只因为这是命令。就因为一句话，就因为区区一句话，就可以追杀一个少女，砍伤她的背？这太荒谬了。

“到底是…为什么？”

上条不断重复地问。咬紧牙关吐出一字一句：

“我只是个……即使赌上性命，不要命地战斗……也无法保护一个女孩的丧家之犬。我只是个……只能眼睁睁看着你们把茵蒂克丝带走，却什么也不能做的弱者……”

如今的上条就像个孩子，随时会哭出来。

“但是……你不一样……”

上条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以你的能力，可以保护任何人，任何东西……你可以拯救任何人……”

上条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对谁说话。

“……为什么……你要选择这么做？”

上条终于说出口了。

心中的不甘。

如果我能够拥有像你一样的能力，我可以保护任何想保护的人。

真不甘心。

拥有如此强大力量的人，为什么会选择把她的力量用在迫害一个女孩上？

真不甘心。

为什么，现在的自己似乎比眼前这个人还没价值。



真不甘心，眼泪快流下来了。

“……”

沉默。无比的沉默。

如果上条的意识清楚，一定会感到惊讶吧。

“……我……”

因为神裂竟然被逼得不知所措。

几句话，就把伦敦排名前十名内的魔法师逼得不知所措。

“我本来也不想伤她……我不知道她身上的修道服‘移动教会’的结界消失了……我以为绝对不会砍伤她的……”

上条无法理解神裂说这句话的涵义。

“我也不是心甘情愿做这种事情……”

神裂继续说道：

“可是……如果我不这么做，她就无法继续活下去……她会死。”

神裂火织就像个快哭出来的小孩般说着：

“我所属的组织名称，其实跟那孩子一样……是英国教会的——‘必要之恶教会’。”

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饱含血泪一般：

“她是我的同事——更是我最重要的好友。”

第三章　魔道书静静微笑

“Forget_me_not.”

1

听不懂。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上条满身鲜血倒在马路上，仰头看着神裂，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疼痛的关系而产生幻听。因为，那实在太没道理了。茵蒂克丝为了躲避魔法师而打算逃入英式教会中，而追赶她的魔法师却是同属于英式教会的人？这怎么可能？

“你听过所谓的‘完全记忆能力’吗？”

神裂火织说道。她的声音好虚弱，模样好无助，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伦敦排名前十名内的魔法师，只像个疲惫的平凡少女。

“就是那十万三千本书的真相，对吧？”上条用被割裂的嘴唇说道，“……十万三千本书都在她的脑袋中，到现在我还是无法相信，天底下会有这种过目不忘的能力。而且……她明明那么笨拙，看起来实在不像是个天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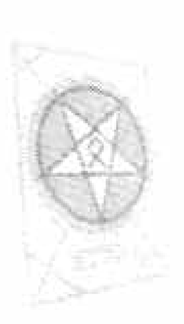
“……在你眼中，她是个怎么样的人？”

“不就是……一个普通女孩吗？”

神裂没有感到惊讶，只是带着疲惫的表情轻轻说道：

“你觉得一个普通女孩，有办法在我们的追踪下长达一年都没被抓到吗？”

“……”



“她的对手是拥有魔法名的魔法师群，她要对抗的是史提尔的火焰跟我的七闪与唯闪——她没有像你那样的特殊能力，也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使用魔法，只能依赖自己的双手双脚来逃命。”神裂自嘲般地笑了，“光是要从两个魔法师手中逃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与整个‘必要之恶教会’为敌，连我也撑不过一个月。”

没错。

上条如今终于看清茵蒂克丝这名少女的本质了。即使是拥有幻想杀手，可以一击粉碎神迹的上条，在两名魔法师的追踪下也逃不了四天，而她却逃了一年。

“她绝对是个天才。”神裂一口断言，“如果处理不当，甚至将变成一个‘天灾’。教会上层不把她当一般人看待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谁都会害怕。”

“……即使如此……”上条咬着沾满血液的嘴唇说道，“她还是个人！她不是道具！你们用那样的名字称呼她……这样做对吗？”

“你说得没错。”神裂点头说道，“……而且以她现在的能力，其实跟普通人没两样了。”

“……”

“她的脑容量的85%以上，都已经被禁书目录的十万三千本魔道书给占满了，只能依赖剩下的15%勉强维持机能……即使如此，她的能力依然能跟普通人不相上下。”

这件事的确很令人惊讶，但是现在上条更想知道的是另一件事。

“……那又怎样？你们为什么要对她做这种事？你们‘必



要之恶教会’不就是茵蒂克丝所属的教会吗？为什么要追捕茵蒂克丝？为什么茵蒂克丝会说你们是魔法结社的坏魔法师？”

上条静静地咬紧臼齿，继续说道：

“……难不成你要跟我说，其实是茵蒂克丝欺骗了我？”

这绝对无法相信。如果茵蒂克丝只是为了利用上条，那她何必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上条，还搞到自己背上挨一刀？

就算不去思考这些现实面的逻辑，上条在情感上就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

“……她并没有欺骗你。”

神裂火织犹豫了一下，接着做出回答。

如同快要窒息，心脏就要被捏扁一般。

“只因为她什么都不记得。”

“她不记得我们是‘必要之恶教会’的人，也不记得自己被追的真正理由。所以，她只好靠着自己脑中的知识来判断。最有可能追赶禁书目录的魔法师，就是想得到十万三千本魔道书的魔法结社的人，不是吗？”

上条想起来了。

茵蒂克丝完全没有一年以前的记忆。

“等等……这还是说不通……茵蒂克丝不是有完全记忆能力吗？为什么会忘记？还有，她到底是为什么会失忆？”

“她并不是失忆，”神裂屏住了呼吸说道，“准确地说，是被我消除了记忆。”

这种时候，根本没必要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请不要让我说出魔法名，少年。

——我不想再说出那个名字。

“……为什么？”所以，上条选择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不是茵蒂克丝的朋友吗？我看你的表情就知道，并不是茵蒂克丝单方面喜欢你而已！对你来说，茵蒂克丝也是重要的朋友吧？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上条想起来了，茵蒂克丝对自己展露的那个笑容。

那是对世界上唯一的朋友才会展露，蕴含寂寞的笑容。

“……因为我非这么做不可。”

“为什么?!”

上条几乎是朝着头顶的月亮狂吼。

“如果我不这么做，茵蒂克丝就会死。”

呼吸完全停止——皮肤所感觉到的仲夏热带夜晚的热气，毫无理由地一口气下降。全身的感官如同想从现实中逃离般逐渐朦胧。

简直就像……自己变成了尸体。

“我说过了，她的脑容量的85%，都已经用于记忆那十万三千本书。”神裂的肩膀微微颤抖，她继续说道，“她所能运用的脑容量，只有常人的15%，如果跟常人一样不断‘记忆’下去，她的脑马上就会饱和。”

“这怎么可能……”

否定。不管任何理论与逻辑，上条现在都是站在“否定”的立场来思考。



“这不可能……这太奇怪了……你刚刚不是说过，剩下的15%也可以跟普通人没两样……”

“没有错。但是她对事情的记忆方式跟我们不同，她所拥有的是完全记忆能力。”神裂的语气中，感情正在逐渐消失，“你知道完全记忆能力，代表什么意思吗？”

“……就是一旦见过的东西就绝对不会忘记的能力，不是吗？”

“没错。可是，‘遗忘’这种行为，真的是不好的事情吗？”

“……”

“人类的脑容量，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小。我们的大脑能够持续运转将近一百年，就是因为大脑可以不断整理记忆，将‘无用的记忆’给遗忘掉。你应该不记得一个礼拜前的晚餐吃了什么吧？每个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整理大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无法继续活下去。”

接着，神裂用冰冷的声音说：

“但是她做不到这一点。”

“……”

“每棵行道树的叶子，人潮中每个人的脸，从空中掉下每颗雨滴的形状……任何东西都无法遗忘，所以她的大脑会在短时间内被这些垃圾记忆给塞满。”神裂用冰冷的声音继续说道，“……原本她就只剩下15%的脑容量，又加上完全记忆能力，更是致命的打击。所以既然她无法自行‘遗忘’，只好靠外力来让她‘遗忘’，否则她将无法继续活下去。”

上条的思绪整个崩溃。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不幸的少女被邪恶魔法师所



追赶，于是一个很逊的男生跑出来救了少女，然后跟少女变成了好朋友，最后男生看着少女的背影逐渐远离，胸口感到一阵刺痛……原本应该是如此简单的故事不是吗？

——“要是被能使用魔法的人带走就麻烦了，所以我们是来保护她的。”

——“在我说出魔法名之前，希望你能将那名少女交给我保护。”

“……还有……多少时间？”

上条问了。

并非反驳，而是提问……表示这时上条的内心某处已经开始相信。

“距离她的脑袋被撑爆，还有多少时间？”

“记忆的消除，是以整整一年为周期来执行的。”神裂用疲累的声音说道，“……再过三天就到了。太早或太晚都不行。必须刚好在那个时间点，才能够消除记忆……如果那孩子最近有强烈的头痛，应该就是出现征兆了吧？”

上条全身发寒。茵蒂克丝的确说过，她在大约一年前失去了记忆。

还有——她的头痛。上条原本以为那是回复魔法所带来的副作用，毕竟对魔法无所不知的茵蒂克丝本人也这么说。

不过，如果是茵蒂克丝判断错误呢？

如果她现在的脑袋随时会坏掉，她自己却毫不知情呢？

“现在你能够理解我们的立场了吗？”

神裂火织如是说。她的眼中没有眼泪，似乎连表达自己的感情也无法容许。



“我们并没有伤害她的意思。相反的，只有我们才能救她。在我说出魔法名之前，你能把她交给我吗？”

“……”

上条似乎看见茵蒂克丝的脸浮现在自己眼前。上条咬紧臼齿，闭上双眼。

“而且，一旦她的记忆被消除后，她就不会记得关于你的事了。就跟她现在看着我们的眼神一样，一旦当她重新醒来，不管你多么地爱她，她也只会把你当做‘想抢夺十万三千本魔道书’的敌人。”

“……”

这些话，让上条感到些微不对劲。

“就算你再怎么帮助她，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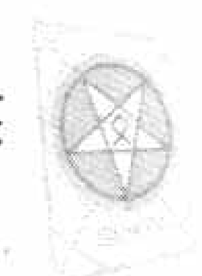
“……你在说什么鬼话？”

不对劲的感觉，一口气爆发出来，就如同在汽油中点火一般剧烈燃烧。

“你在说什么鬼话！她记不记得那很重要吗？你听着！既然你还不明白，那我就直截了当告诉你！我是茵蒂克丝的朋友，过去是站在她那边，以后也会站在她那边！你可以把这个写在你们的圣经上，因为这件事绝对不会改变!!”

“……”

“刚刚听你说那些鬼话，我越想越不对劲。如果她只是‘忘记’的话，只要跟她好好说明，解开她的误会不就得了？为什么你们要让她一直带着误解？为什么你们宁愿当她的敌人？你们凭什么做这种决定？你们有想过她的心情吗……”



“——烦死了！你这个状况外的家伙！”

上条的怒火，被来自正上方的神裂的咆哮压垮。不再顾及言辞分寸，完全裸露的感情，几乎将上条的心脏捏烂。

“别说得好像你什么都懂！你知道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夺走她的记忆？你什么都不懂！你把史提尔叫成杀人狂，但你知道他看着你跟那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你知道他有多痛苦？你知道要他当那孩子的敌人，需要让他下多大的决心？被最重要的朋友当成敌人，那种心情你能体会吗？”

“什……”

上条被神裂的态度改变吓了一跳，但是在上条还没发出错愕的声音之前，神裂已经一脚踢在上条腰侧，让他像颗足球般飞了起来。毫不留情的一击，让上条的身体飘在半空，接着跌到地面，然后又滚了两三米。

一股血腥味从肚子深处冲到口中。

但是，根本没时间让上条疼得在地上打滚。因为就在头顶上方，神裂背对着月亮一跃而起。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神裂竟然光靠腿力就跃起三米高。

“……”

传出一声闷响。

七天七刀刀鞘的平整前端，如同高跟鞋的鞋跟般插在上条手腕上。

但是，神裂甚至不容许上条发出哀号。

在上条眼前，神裂的脸上似乎随时会流下鲜红的眼泪。

上条觉得，好可怕。

并不是因为七闪或唯闪，也跟伦敦排名前十名内的魔法师的实力毫无关系。

而是如狂涛般汹涌而来的“人性情感”，让上条感到害怕。

“我们努力过！我们也努力过的！一起度过的春夏秋冬！不断创造美好的回忆，甚至用日记跟照片记录下来，就只是为了想让她记住我们！”

简直像是电动缝纫机的针一样，刀鞘前端不断往上条身上招呼。

手腕、脚、腹部、胸部、脸——不断刺来的钝器，摧毁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用！”

似乎可以听见咬紧牙齿的声音。

突然，神裂的动作停止了。

“就算读了日记，就算看了相片……那孩子也只会跟我们说对不起！就算我们重新创造跟她的回忆，不断地重复……到最后，不管是家人、朋友还是情人，一切都还是会归零！”

神裂全身发抖，似乎一步也动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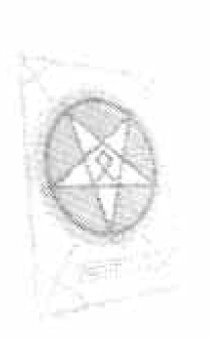
“我们已经……无法再承受下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看着她的笑容！”

以茵蒂克丝那种个性来说，“离别”想必比死亡还痛苦。

不断地尝到离别的痛苦，那跟置身地狱有何不同？

尝到比死还痛苦的离别之后，遗忘一切，却只能走向下一场注定的离别。那对她来说是如此的残忍。

所以，神裂他们下定决心。与其给她残酷的幸福，不如选



择尽量减少她的不幸。如果从一开始茵蒂克丝就没有可以失去的“回忆”，那失去记忆时的伤痛也会减少。所以神裂他们决定不再当她的朋友，而选择当她的“敌人”。

将茵蒂克丝的回忆，全部染成黑色。

这样一来，最后的地狱对茵蒂克丝来说，也许就不会那么难熬了。

“……”

不知为何，上条可以体会她的感觉。

这些人都是使用魔法的专家，他们可以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在茵蒂克丝不断失去记忆的这段期间，他们一定努力地在寻找“不用消除记忆就可以救她的命”的方法吧？

但是，却一次都没成功过。

而失去记忆的茵蒂克丝，也绝对不会责备史提尔或神裂。

就跟平常一样的笑容。

与她的关系一切从零开始，那种感觉让神裂等人感到自责，最后只能选择堕落。

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这算什么……”上条咬紧牙齿说道，“这些都是你们单方面的想法吧！你们有为茵蒂克丝想过吗？笑死人了！别让茵蒂克丝去背负因为你们的胆怯所带来的后果！”

这一年间，茵蒂克丝只能孤单地不断逃命，没人能帮她。

难道这就是最正确的选择？他绝不同意。他无法接受，也不想接受。

“不然……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神裂握着七天七刀的刀鞘，朝上条脸上用力挥了下去。

上条举起伤痕累累的右手，在刀鞘打在脸上的前一瞬间握住了刀鞘。

上条已经对眼前的魔法师，不再感到害怕或紧张。

身体……动了。

能动了！

“为什么你们不能坚强一点……”上条咬着牙齿说道，“为什么你们不能够贯彻你们的谎言，当一个永远的伪善者？如果害怕失去一年的记忆，为何不在下一年给她更幸福的记忆？只要让她知道，幸福依然在下一年等着她，失去记忆根本没有什么好怕的，她又何必逃走？事情不就这么简单？”

即使左肩早就断了，上条依然拼命移动左腕，抓在刀鞘上。移动他那残破不堪的身体，挣扎着想站起来。鲜血从身体的各个角落溢出。

“你……已经变成这副德行，还想跟我打？”

“……少……废话！”

“你跟我打，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神裂开始感到迷惘，她继续说道，“就算你打倒我，我的背后还有一个‘必要之恶教会’存在。虽然我是伦敦排名前十名的魔法师，但比我厉害的人还多得是……以教会整体来看，我只不过是被派来这个远东岛国出任务的小角色。”

想来也没错。

如果她真的是茵蒂克丝的好友，应该会对教会将茵蒂克丝当做道具对待的做法感到不满。但是她却没有办法反抗上面的想法，可见她所拥有的权力极小。

“……少废话！”

但是，这些根本无关紧要。

上条一边发抖，一边勉强撑起仿佛随时会散架的身体，瞪视着眼前的神裂。

不带丝毫力量的眼神，却让伦敦排名前十名内的魔法师往后退了一步。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难道你是因为拥有力量，所以才选择保护他人吗？”

上条抬起伤痕累累的脚，往前踏出一步。

“不对吧？不是这样吧？应该是正相反吧！为了保护想保护的人，所以才获得力量不是吗？”

伤痕累累的左手，抓住了神裂的领口。

“你是为了这个……而追求力量，不是吗？”

伤痕累累的右手，握成一个沾满鲜血的拳头。

“你想亲手……去保护某个人，不是吗？”

完全没有力量的拳头，打在神裂的脸上。丝毫没有威力，反而是上条的拳头像番茄碰裂一样喷出鲜血。

但即使如此，神裂却向后翻飞出去。

七天七刀脱手而出，她的身躯打转着摔在地上。

“既然如此……你现在在做什么？”上条俯视着倒在地上的神裂说道，“你拥有那么强的力量……那么万能的力量……为什么会那么无能？”

地面开始摇晃。

就在这一瞬间，上条的身体如同电池没电了般摔倒在地。

（必须赶快……起来……她要反击了……）

视野开始变暗。

上条对着因出血太多，连视觉都无法维持的身体拼命下令，想防备神裂的反击。可惜，即使上条用尽全力，也只能让一根小小的指头，如同毛毛虫般颤动。

但是，神裂并没有反击。

她没有反击。

2

因口渴与闷热，上条终于醒了过来。

“当麻？”

上条花了不少时间，才理解到这里是小萌老师的房间，自己正躺在棉被里，茵蒂克丝正在看着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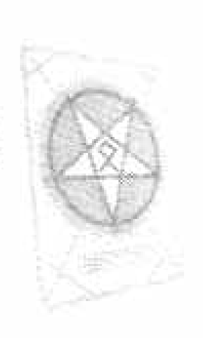
而令人惊讶的是，明媚的阳光正从窗外射进来。那个晚上，上条不是输给神裂，在敌人面前昏迷了吗？如今醒来，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由于上条心中充满迷惑，所以甚至不知道该不该为自己还活着感到高兴。

没有看到小萌老师。应该是出门去了吧？

可是，茵蒂克丝身旁的小矮桌上，却放着一碗稀饭。虽然这么说对茵蒂克丝很失礼，但是一个挂在别人家阳台上，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要饭吃的女生，实在很难让人认为她会做饭。这碗稀饭，应该是小萌老师煮好放着的。

“干吗……把我当病人似的……”上条边移动身体边说道，“痛痛……怎么回事？出太阳了？这么说我睡了一整晚？现在几点啊？”



茵蒂克丝用带着鼻音的声音回答："不是一整晚。"

正当上条满脸疑惑地抬起一边的眉毛，茵蒂克丝接着说了。

"三天。"

"三……天？咦？三天？我为什么睡这么久？"

"我怎么知道!!"

茵蒂克丝突然大叫。

就像在迁怒的声音，让上条不禁屏住呼吸。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顾着想甩掉那个来过当麻家的魔法师，根本没想到当麻正在跟其他魔法师战斗！"

她言辞中的怒火，并不是针对上条。

如此自责的声音，让上条更加说不出话来。

"是小萌跟我说当麻倒在路上的，是小萌把全身是伤的当麻背回房间的，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你快死了，我还在一个人窃喜，高兴自己甩掉了那个笨蛋魔法师！"

茵蒂克丝突然停止继续说下去。

因为她需要空出一点时间，吸一口气，慢慢地说出这最重要的一句话。

"……我……没有去救你……"

茵蒂克丝那小小的肩膀在颤抖。她咬着下唇，一动也不动。

即使如此，茵蒂克丝却依然不想让上条看见自己的眼泪。

已经彻底觉悟的心，让茵蒂克丝甚至不能露出一点点的感伤与同情。上条心里想着，面对一个甚至不让自己看见眼泪的人，自己又能说什么话来安慰她？

所以，他选择专心思考现在的状况。

三天。

这三天以来，魔法师随时都可以强夺茵蒂克丝。不，在三天以前，上条昏倒的时候，茵蒂克丝早就应该被“回收”了。

为什么他们没这么做？上条在心中歪着脑袋思考。完全不明白对手的用意。

等等，先不说这个。“三天”这个字眼好像还有个更重要的意义。上条感觉背上似乎有无数虫子在爬。想到这里，他终于记起来了。

大限已到！

“当麻？怎么了？”

茵蒂克丝满脸迷惑地看着心惊胆战的上条。她还记得上条，表示魔法师还没有“消除”她的记忆。而看她现在的模样，也还没有出现危急症状。

上条觉得松了口气，又不禁很想掐死自己，竟然浪费了如此宝贵的最后三天时间。但是，上条决定把这些事藏在心中。他不想让茵蒂克丝知道这些事。

“……该死，身体完全不能动……这是搞什么啊？怎么缠了那么多绷带？”

“你不会觉得痛吗？”

“没那么痛好不好？要是真的那么痛的话，我老早在地上打滚了。把我全身包满绷带，会不会太夸张啦？”

“……”

茵蒂克丝什么话都没说。

接着，似乎是终于忍不住了，眼泪从眼角渗了出来。

茵蒂克丝的这个举动，比起任何大叫声都更让上条感到彷



徨。接着上条终于理解到，感觉不到疼痛才更显示伤势的严重。

之前茵蒂克丝曾经说过，小萌老师已经不能使用回复魔法了。如果能够像RPG游戏里一样花费MP就可以治好伤口，一切就好办了。可惜现实中没那么简单。

上条看着右手。

包了层层绷带，伤得不能再重的右手。

“接受过训练课程的超能力者都不能使用魔法吗……真麻烦！”

“……嗯……因为‘普通人’跟‘超能力者’在构造上是不一样的。”少女用不安的口气继续说道，“虽然可以用绷带来包扎伤口……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科学比较不方便，使用魔法的话就快多了。”

“话是这么说没错啦——不过反正也不是一定要使用魔法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茵蒂克丝对上条说出来的话感到不满，嘟着嘴巴说道，“当麻！到现在你还不相信魔法？你跟单纯的小孩一样，脑袋好顽固哦！”

上条把头埋在枕头里左右摇晃，意思如同在说“不是那么回事啦”。

“……只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再看到你解释魔法时的表情。”

上条想起了在学生宿舍走廊上，茵蒂克丝说明着符文魔法时的表情。

她那时候的眼神，比苍白的月光还要冰冷，比刻画时间的时钟齿轮更安静。

她那时候的声音，比公车上的向导语音还要客气，比银行提款机的语音更没人味。

完全只为了魔道书图书馆、禁书目录这个目的而存在。

即使是现在也无法令人相信，那样的她跟眼前这少女是同一个人。

他不愿意相信。

“当麻是讨厌听解说的人？”

“唉……你自己都不记得了吗？你不是在史提尔面前像机器人偶一样说明过符文效果？大哥哥我听了你那个声音，老实说有点吓到呢。”

“……啊，原来如此。我……又觉醒了吗？”

“觉醒？”

这样的字眼，听起来好像是在说，那个像机关人偶的她才是真正的她。

听起来好像是在说，眼前这个温柔少女的一切都是假的。

“嗯……如果可以的话，请不要问我太多关于觉醒时的事。”

上条没有办法开口问为什么。

因为在上条开口问之前，茵蒂克丝已经回答了。

“失去意识时说出来的话，感觉好像说梦话一样，挺丢脸的。”

茵蒂克丝接着又说：

“——而且，那个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渐渐变成冰冷的机器，感觉很可怕。”



茵蒂克丝笑了。

虽然是看起来随时会崩溃的笑容，却带着绝对不让别人为自己操心的觉悟。

这绝对不是机器能够做出来的表情。

这样的笑容，只有人类做得到。

"……对不起。"

上条不自主地跟她道歉。上条觉得自己好可耻，刚刚竟然怀疑她不是人类。

"何必道歉呢，笨蛋！"茵蒂克丝没说出任何想法，只是微微笑着。接着又说："要不要吃东西？稀饭、水果、点心！病人该吃的东西我们都有哦！"

"你看我手这样是要怎么吃——"

上条还没说完，就看到茵蒂克丝的右手用握拳的方式握着筷子。

"……呃……茵蒂克丝小姐？"

"唔？事到如今何必不好意思？我不这样喂你的话，这三天以来你早就饿死了吧。"

"……呃……算了，请先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想一下这代表什么意思。"

"怎么了？没有食欲？"茵蒂克丝放下筷子说道，"那要不要擦身体？"

"……呃？"

一种无法言喻的不自在感，侵袭着上条全身。

咦，这是什么？这种无法形容的可怕预感是什么？总觉得



有种要是这三天里房间内发生的事都被摄像机录下来，看了之后一定会羞愧而死的不安……

“……总之，我知道你没有恶意，但你坐下来听清楚，茵蒂克丝。”

茵蒂克丝满头问号，沉默了一下说道：“我本来就坐着啊？”

“……”

握着毛巾的茵蒂克丝，虽然100%是好意，但是对于如此“天真无邪”的茵蒂克丝，上条真的拿她没辙。

“什么事？”

“呃……”完全想不出来该说什么的上条，决定打哈哈混过去，“我像这样从棉被里抬头看你的脸，总觉得……”

“会很奇怪吗？我是个修女，照顾病人的事难不倒我的。”

并不奇怪。纯白的修道服与如同母亲般的行为，让现在的她看起来就像个真正的修女（虽然这么说对她有点失礼）。

而且更重要的是……

因为流过眼泪而脸颊泛红，并且带着泪光看着上条的茵蒂克丝，看起来好……

接下来那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甘愿说出口。于是他只好说：

“没什么，只是让我发现你连鼻毛也是银色的。”

“……”

茵蒂克丝的笑容就这么冻结了。

“当麻！当麻！你看我右手上有什么？”

“什么？不就是稀饭吗……等……等等！不要掉下……”



接下来，不幸的上条当麻，所有的视线都被稀饭与碗染成了白色。

3

亲身体验到沾在棉被与睡衣上的稀饭很难洗掉的上条，与含着眼泪跟黏糊糊的稀饭格斗中的茵蒂克丝，听到敲门声，一起转头看向门口。

“是小萌吗？”

“……喂，别管那个了，你还不跟我道歉啊？”

虽然稀饭已经冷掉了，所以上条没有烫伤，但是原本以为稀饭一定会很烫的上条，在碳水化合物接触到脸上的那一瞬间，吓得失去了意识。

门外这时传来“咦，你们在我家门口做什么”的声音。看来是原本出门去的小萌老师这时正好回来，看见了敲门的人。

这么说来，敲门的人到底是谁？上条歪头思考。

“上条，这两位好像是你的客人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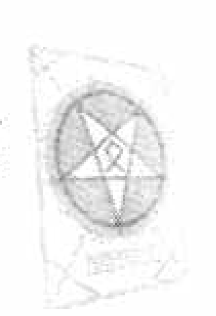
咔的一声，门被打开了。

上条的肩膀颤抖了一下。

小萌老师的背后，正站着那两个曾经见过面的魔法师。

两个人看见茵蒂克丝坐在地板上什么事都没发生，似乎都露出松了口气的表情。

上条疑惑地皱起眉头。照理来说，他们应该是来回收茵蒂克丝的。但是这件事情，在三天前上条昏倒的时候早就该做了。就算“治疗”时间有严格限制，也没有理由这三天来都放着她



不管。魔法师们大可把她监禁起来，直到施法时间来临。

（……既然如此，他们现在来做什么？）

一阵寒意。一想到这两个人的火焰与斩击威力，上条的肌肉不禁开始紧绷。

但是，另一方面，上条却失去了与史提尔、神裂两人为敌的理由。毕竟他们不是“邪恶魔法结社的战斗员A”，而是“为了保护茵蒂克丝而来到这里的教会朋友”。上条毕竟担心茵蒂克丝的病情。到头来，上条只能选择帮助他们，将茵蒂克丝交给他们带回教会。

可是，这只是上条单方面的立场而已。

对这两个魔法师来说，他们根本不需要上条的帮助。讲得难听一点，他们甚至可以当场砍下上条的脑袋把茵蒂克丝带走。结果对他们来说，也不会有任何不同。

看着不自禁全身僵硬的上条，史提尔似乎很开心。

“嗯，看你这样的身体，应该是没办法轻易逃走吧。”

这句话，终于让上条了解到“敌人”的意图。

茵蒂克丝如果是孤身一人，就有办法从魔法师手中逃走。毕竟她曾经一个人逃过教会的追捕，东躲西藏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就算硬把她抓起来，关在某个地方，说不定她也能轻易逃脱。如果只有她一个人。

距离最终时限，已经没剩多少时间了。有能力在教会的追踪下逃窜一年的她，如果这时候又开始认真“逃亡”的话，那事态将会非常棘手。就算关起来，也有可能被她逃走。甚至是“仪式”的过程中，她也有可能企图脱逃。

但是如果让她带着上条这个“伤患”，状况就不同了。

所以魔法师们才故意没杀死上条，而且还让他回到茵蒂克丝身边。只要茵蒂克丝没有抛弃他，这就是一道最佳的枷锁。

他们为了能够确实而安全地“保护”茵蒂克丝，只好贯彻邪恶下去。

“快走开！魔法师！”

现在，茵蒂克丝的确为了保护上条，挡在魔法师们的前面。

她站起身来，举起双手，如同背负着罪恶的十字架一般。

完全如同魔法师们的预料。

带着上条这道枷锁的茵蒂克丝，无法逃走。

“……”

史提尔跟神裂两人的身体，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明明是自己布下的局，自己却似乎无法承受。

上条心想，不知道茵蒂克丝现在是什么样的表情。由于她背对着上条，所以上条看不见她的表情。

但是，她的表情却可以让两个力量强大的魔法师僵在当场。就连站在旁边并非当事人的小萌老师，都因受到情感波及的影响而移开视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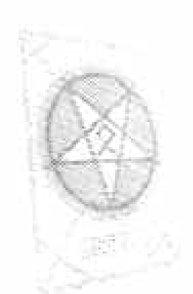
上条心想，不知道这两个人现在是什么心情？

自己为了保护眼前这个人，即使杀人也在所不惜。而眼前这个人，却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自己。

“……别……这样……茵蒂克丝，他们……不是敌人……”

“快走!!”

茵蒂克丝完全没把上条的话听进去。



“拜托你们……你们要我去哪里都可以……要把我怎样都可以……我什么都愿意做……所以，拜托你们……”

眼泪潸然而下。在勉强挤出的杀气背后，是符合她少女身份的哭声。

“拜托你们，不要再伤害当麻。”

这样的场面。

这样的场面，对于原本是茵蒂克丝最重要朋友的两名魔法师而言，将是多大的伤害？

两名魔法师在短短一瞬间，真的非常短的一瞬间，如同看破了一切，露出非常伤心的笑容。但是马上又像切换开关似的，眼神再度变得冰冷。

他们不再是以朋友的身份看着茵蒂克丝的眼神，而是身为魔法师的冰冷眼神。

与其给予她残酷的幸福，倒不如想办法减少她的不幸。这是他们两人的信念。

正因为两名魔法师真的非常重视茵蒂克丝，所以才宁愿放弃“朋友”身份，自愿成为敌人。

上条无法摧毁他们的信念。

上条没有勇气把真相说出来，所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最可怕的剧本持续上演。

“距离最后时限，还有十二小时又三十八分。”

史提尔以“魔法师”的口气说着。

茵蒂克丝一定听不懂“最后时限”的意思吧？



“我们只是来看一下你有没有逃走，确定一下‘枷锁’的效果而已。看来效果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如果你不希望这个玩具被拿走，就别妄想逃走，听到了吗？”

当然这都是装出来的。其实他们看到茵蒂克丝平安无事，高兴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们只想抚摸着茵蒂克丝的头，然后把自己的额头靠在茵蒂克丝的额头上，测量她的体温。因为茵蒂克丝对他们来说，是如此重要的朋友。

史提尔会对茵蒂克丝说出如此过分的话，也只是为了让“演技”更加逼真而已。其实在他心中，很想举起双手让自己变成茵蒂克丝的护盾。到底要有多么强韧的精神力，才能够做到像他这样的地步？上条完全无法想象。

茵蒂克丝一言不发。

两名魔法师也不再发出一语——就这么走出房间。

（为什么……）

为什么事态会演变成这样？上条咬紧了臼齿苦思。

“没事的……”

茵蒂克丝终于放下张开的双手，慢慢转头看向上条。

上条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无法看着茵蒂克丝。

上条无法看着茵蒂克丝被眼泪与安心感占据的表情。

“只要我答应他们……”在黑暗中，上条可以听见声音，“当麻的日常生活就不会再被破坏……我不会再让他们干扰当麻的生活……别担心……”

“……”

上条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闭着眼睛在黑暗中思考。

我有办法抛弃与她之间的回忆吗？



4

夜幕降临。

茵蒂克丝趴在棉被旁边睡着了。因为在太阳还没下山前两个人便已沉睡，因此房内的电灯也没有打开。

小萌老师似乎是去大众澡堂了吧，房间里面只有两个人。

为什么会说“似乎”？因为伤势严重的上条也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已经入夜。小萌老师的房间没有时钟，所以也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一想到最终时限即将来临，不禁觉得充满寒意。

或许是这三天以来，茵蒂克丝累积了太多紧张感的关系吧，现在她正因为疲累的关系而睡得好沉。看着她那张嘴睡着的模样，就像是为了照料生病的母亲而累坏的小孩。

看来茵蒂克丝已经完全放弃原本的计划，也就是“逃入英式教会”了。或许是她不想勉强身受重伤的上条跟她一起去找教会。

茵蒂克丝的梦话中，常常出现上条的名字，让上条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看着如同安心的小猫般毫无防备地睡着的茵蒂克丝，上条有种非常复杂的心情。其实不管她下怎样的决定，最后还是会落入教会手中。不管茵蒂克丝是平安找到教会，或是在途中被魔法师逮住，不管最后是哪种结果，到头来一样都会被送回必要之恶教会消除记忆。

就在这时，电话突然响了。

小萌老师房间的电话，是已经可以称作古董的黑色转盘式。

上条慢慢地转头，望向那台正不断发出与闹钟类似铃声的黑色电话机。

以常理来说，电话响了当然要接。但是现在的状况，上条不确定该不该随便接小萌老师房间里的电话。不过虽然犹豫了一下，最后上条还是抓起了话筒。并不是他想接电话，而是他不希望这个刺耳的声音把茵蒂克丝吵醒。

“是我——你听得出来我是谁吗？”

从话筒的另一端传来的，是使用拘谨敬语的少女声音。似乎在说悄悄话似的，即使透过话筒也可以感觉出来她正压低了嗓子。

“我记得你叫……神裂？”

“不要记住对方的名字，对我们双方都好。那孩子……禁书目录在吗？”

“在旁边睡觉……等等，你怎么会知道这里的电话号码？”

“就跟我知道你那边的住址一样，只要调查就知道了。”神裂的声音听起来一点都不想跟上条多解释，“既然那孩子睡着了，那刚好。请你仔细听我接下来要说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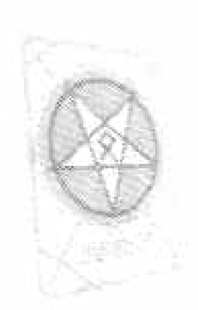
上条疑惑地皱了眉头，只听神裂继续说：

“——之前我就说过，那孩子的最终时限是在今晚零时。我们都已经准备妥当了，到时候一定会依照计划结束这一切。”

上条的心脏冻结了。

虽然早已知道，想救茵蒂克丝只有这个方法。但是如今被迫面对一切的“结束”，上条还是觉得无比彷徨。

“可是……”上条淡淡地吐出一口气说道，“为什么你要特地告诉我这件事？被你这么一提，又让我想拼死抵抗了……”



“……”

话筒的另一端沉默了。

并非完全没有声音，而是混杂着压低的呼吸声，非常有人味的沉默。

“……既然离别即将到来，你们应该要有道别的时间，不是吗？”

“什么……”

“事实上，当初我们第一次要消除她的记忆的时候，从三天前就开始努力地帮她‘创造回忆’了。最后一晚，我甚至抱着她痛哭流涕。我想，你应该也有这么做的权利。”

“开……什么玩笑……”上条不禁握紧了话筒，说道，“反过来说，就是叫我放弃抵抗的意思？叫我舍弃努力挽回的权利，舍弃拼上性命对抗你们的权利？”

“……”

“你给我听好，既然你还不懂，我就告诉你。我到现在都还没放弃！无论如何都绝对不会放弃！失败一百次，我就重新爬起来一百次！失败一千次，我就重新爬起来一千次！我一定会做到你们做不到的事!!”

“我不是在跟你对话，也不是在跟你交涉。我只是在传达我的命令。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时间一到我们就会回收那孩子。如果你想阻止我们，只会造成你自身的毁灭。”

魔法师的语气，就像银行柜台人员一样四平八稳。

“你现在或许是看准了我心中还有人类的‘柔性’，所以想要说服我……但是我现在严格下令，”神裂的声音如同夜晚的出鞘日本刀一样冰冷，“在我们到达之前，你必须跟那孩子道别，

并且离开现场。你的职责只是枷锁而已。如果你没有离开，失去用途的枷锁就只有切断。”

魔法师说出来的这些话，并非只是单纯的敌意或嘲笑。

听起来似乎是想阻止他继续做些徒劳无功的事情，而把自己搞得伤痕累累。

“我听你……在鬼扯！”

但是这却让上条更加不爽。上条对着话筒用想吞掉对方的语气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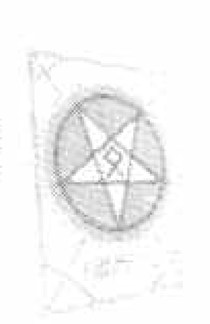
“你们这些家伙，只会让别人来为你们的无能擦屁股？你们不是魔法师吗？你们不是号称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魔法师？现在这算什么？难道魔法就这么不管用？你敢在茵蒂克丝面前挺起胸膛，说你已经试过所有可能性了？”

“……魔法在这种时候是派不上用场的。虽然这并不是能挺起胸膛说出口的成果，但至少在那孩子面前，关于魔法的事是说不了谎的。”神裂用似乎要咬断牙齿的声音说道，“如果有其他办法的话，我们早就去做了，否则又有谁愿意去下这种残酷的最后通牒？”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看来不把状况彻头彻尾地告诉你，你是不会死心的。虽然把最后的时间花在解释这种事情上实在很浪费，但既然你想要尝尝绝望的滋味，我就帮你吧。”魔法师用如同朗读圣经的流畅口吻说道，“那孩子的‘完全记忆能力’并不是像你那样的超能力，也不是我们的魔法，而是一种单纯的体质。就跟眼睛不好或是花粉症一样。并不像一些诅咒，可以靠施法来解咒。”

“……”



“虽然我们是魔法师，但只要是使用‘魔法’所创造出来的环境，就有可能被其他“魔法”给破除。”

“你是说她身上被魔法专家施予对抗魔法专用的防御系统？那又怎样？只要使用十万三千本魔道书的知识，应该有办法破解吧？你们不是号称只要得到她，就可以得到神的力量？怎么会连一个少女的脑袋都治不好！”

“你指的是‘魔神’吗？但其实教会最害怕的，就是禁书目录的‘反叛’。所以每年不消除记忆就会死的这种生命维持系统，同时也等于是教会加诸在她身上的‘项圈’。你认为教会会笨到留给那孩子自行解开项圈的可能性？”神裂以平静的口吻说道，“……我想，那十万三千本魔道书应该并不完全吧。例如有关于记忆操纵的魔道书，可能就不让她背诵。像这样的保险措施，绝对是可以预期的。”

上条在嘴里咒骂了一声。

“……之前你说过，茵蒂克丝的脑袋有八成都被十万三千本书的知识所占据了？”

“是的。准确说来是85%。我们无法破坏这十万三千本书的记忆，毕竟魔道书的原书可是连异端审问官都无法将之销毁的。所以，我们只能从剩下的15%着手，也就是消除那孩子的‘回忆’。”

“——那，用科学的方法呢？”

“……”

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上条思考着。毕竟魔法师在“魔法”领域内，用尽所有手段却还是无法成功，那就只能朝“魔法”

以外的新领域来着手尝试……这也是很自然的逻辑推理。

什么新领域？例如说“科学”。

这样一来，就必须要有个身为双方之间桥梁的人物。就好像在陌生的异国如果要跟各式各样的人交涉，就必须在当地雇用翻译一样。

“……的确有某个时期，我也这么考虑过。”

但是，神裂的回答却令人意外。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既然自己所自豪的魔法连一个少女也救不了，或许也只能靠科学来死马当活马医，但是……”

“……”

接下来神裂会讲什么，上条大概猜得到。

“——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愿意把这么重要的朋友交给科学来处置。”

虽然心里已经有数，但实际听在耳里，上条还是感到一阵沮丧。

“毕竟我还是有‘魔法都做不到的事，科学也一定做不到’的自豪吧？把莫名其妙的药灌进那孩子身体里，拿手术刀在那孩子的身上乱割……这种拙劣的方式，只会让她的寿命变得更短。我一点都不想看到那孩子被机械所侵犯的模样。”

“少……瞧不起人了！你根本没试过，凭什么说这种话？那我问你，你开口闭口说要消除她的记忆，但是你知道到底什么是记忆丧失？”

神裂没有回答。

上条一边想着这家伙果然对脑医学没概念，一边用脚把散



落在地板上的训练课程教科书钩过来。那是一份关于脑医学、例外心理学、反应药学的综合开发课程讲义。

“亏你这样还好意思跟我说什么完全记忆能力，什么消除记忆！事实上，我们说的记忆丧失也分很多种，”上条一边翻着讲义一边说，“例如老化……老人痴呆，或是因喝醉酒而造成的记忆丧失，还有阿兹海默症这种脑部疾病，TIA（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中的血液一旦停止流通，也会造成失忆。此外使用了氟烷（halothane）、异氟烷（isoflurane）、芬太尼（fentanyl）等全身麻醉，使用了巴比妥类（barbiturates）、苯二氮平类（benzodiazepine）等药物的副作用，有时也会造成记忆丧失。”

“本二蛋……那是什么？”

神裂用难得的孱弱口气询问。但是上条无视她的问题。反正没必要跟你详细解释。

“总而言之，意思就是靠‘医学手段’来消除记忆的方法多的是！我可以用你们做不到的方法，消除她那十万三千本书的记忆啦，笨蛋！”

神裂的呼吸瞬间冻结。

但是，上条所说的“消除记忆的方法”，其实都是“让脑细胞受损”的方法。就好比患了老人痴呆因而失记的病人，并不会因此而让记忆能力增加一样。

当然，上条故意不说破这件事。反正只是虚张声势一下也好，现在最重要的，是阻止魔法师们以强硬手段消除茵蒂克丝的记忆。

“而且，这里可是学园都市！拥有读心能力、洗脑能力等‘操心能力’的超能力者多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机构也不少！现在

就放弃希望，还太早了吧？听说常盘台那边还有个等级 5 的超能力者，只要透过触摸就可以消除他人记忆呢！”

其实这些才是上条真正的希望寄托所在。

但话筒的另一端，却什么话都没有说。

上条看准了神裂已经开始迷惘这一点，打算给她最后一击。

“如何，魔法师？即使如此你还要阻挠我吗？放弃了尝试，只想把人命放在天平上衡量？”

“……以说服敌人的言论来说，这些都太薄弱了。”神裂略带自嘲的口气说道，“至少，我们有过去长期拯救她的性命的可信度与成果。对于完全没有经验的你这种‘孤注一掷’，我实在无法信任。这样的做法实在太轻率了。”

上条沉默了片刻。

虽然在脑中拼命寻找可以反驳她的话，但是结果却一句也找不到。

既然如此，就只能承认现状了。

“……或许吧。看来我们还是没办法互相理解。”

看来也只能把这家伙——这个跟自己立场相同，或许能互相理解的人——完全当做敌人了。

“是啊。如果目标相同的人都能变成同伴，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了吧？”

上条握着话筒的手，微微用力。

这只伤痕累累的右手，是号称连神的奇迹都可以消灭的，上条唯一的武器。

“——那我就只好干掉你们了，宿敌。”

“你跟我的力量差太多了，结果已经显而易见。即使如此



你还是要向我挑战？"

"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把你们引进我一定可以获胜的环境里不就得了？"

上条朝着话筒露出了虎牙。

即使是史提尔，也绝对不比上条弱。上条能够获胜，完全是因为史提尔输给洒水器这种东西。换句话说，只要战术运用得当，能力的差距是可以弥补的。

"容我先警告你，当那孩子下次再昏厥的时候，表示情况已经极度危急了。"神裂的语气就像刀锋般尖锐，"好，魔法师将在今晚零时降临。虽然剩下的时间实在不多，就让我见识一下你最后的挣扎吧。"

"我会让你们好看的，魔法师。我会救她的性命，让你们完全没有上场表现的机会！"

"我会等着的。"对方笑着说完最后一句话，便切断了通话。

上条静静地放下话筒，抬头望向天花板。宛如在夜晚抬头看月亮一般。

"可恶！"

如同要攻击被自己压制在下面的敌人一般，上条以右手用力往榻榻米上挥出一拳。伤痕累累的右手完全不痛。上条现在的脑袋，已经让他不知道疼痛了。

虽然刚刚在电话中对魔法师大言不惭，但上条既不是脑外科医生，也不是大脑生理学的教授。就算在科学领域中真的能找出救茵蒂克丝的方法，区区一介高中生根本也不知道具体上应该怎么做才对。

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非做点什么不可。

如同一个人被丢在放眼望去全是地平线的沙漠中，必须靠自己的双脚走回城镇一般，一股猛烈的焦躁与不安向上条袭来。

最后的时间一到，魔法师们将会毫不留情消除茵蒂克丝的所有记忆。想来他们已经埋伏在公寓附近，一切准备妥当了，即使是想逃走，也会被逮个正着。

魔法师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发动攻势？上条并不知道理由。单纯是在同情上条吗？或是在最后关头来临之前，不想移动已经危在旦夕的茵蒂克丝？不过，反正这些都不是重点。

上条看着躺在榻榻米上，身体蜷在一起，睡得正熟的茵蒂克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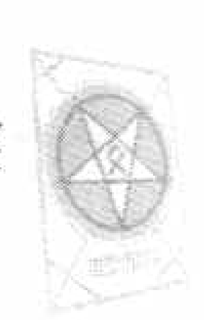
接着，上条下定了决心，充满气势地站了起来。

虽然学园都市内总共有一千个以上的大小“研究机构”，但身为学生的上条，根本没有人脉可以依赖。现在唯一的手段，只能联络小萌老师了。

只有一天的时间，或许什么都做不到。距离茵蒂克丝的最后时限，时间实在太少了……但是事实上，还有一招绝招可以用。既然茵蒂克丝的病因是“持续不断记忆而让脑袋爆炸”，那反过来说只要让她“陷入沉睡之中不再记忆”，就可以再拖延一些时间。

谈到让人类进入假死状态的药，很多人都会联想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情里面，那种缺乏真实感的情节。但是事实上根本不需要做到那个地步。简单地说只要使用笑气——手术中所使用的全身麻醉剂——让她陷入深度睡眠之中就可以了。

甚至不必担心她睡着的时候会做梦。上条在超能力开发的课程中学过一点关于“睡眠”的常识。一个人在睡着的时候，



只有浅眠时期会做梦。进入深眠时期之后，头脑将会获得完全的休息，甚至连“做梦”这件事都会被遗忘。

所以，上条现在要做的只有两件事。

第一，通过小萌老师，取得脑医学或是精神能力相关研究机构的帮助。

第二，在魔法师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将茵蒂克丝带离这个地方。或是创造出一个可以让上条打倒两个魔法师的环境。

上条首先决定打电话给小萌老师。

但是……冷静地想一想，上条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小萌老师的手机号码。

“唔……我真像个蠢蛋……”

上条用半认真想一头撞死的声音喃喃自语，环视着自己的周围。

平凡而狭窄的四叠半房间，如今看起来像个诡异的迷宫。没有开灯，周围像夜晚的大海一样黑暗。在榻榻米上堆积如山的书籍后边，以及倒在榻榻米上啤酒罐的阴暗处，感觉都好像另外藏有东西。再想到化妆台、衣橱里面那些抽屉，上条有种要魂飞魄散的感觉。

要在这里面找出（甚至不知道存不存在）的“手机号码”，实在是太荒谬了。就好像想从广阔的垃圾掩埋场中，找出昨天不小心丢掉的一节干电池一样。

但是不做不行。上条开始翻箱倒柜，寻找便条纸之类任何有可能写着电话号码的东西。在这分秒必争的时候，寻找一样甚至不知道存不存在的东西，真的是疯了。每听到一次自己的心跳声，上条就变得更神经质。每一次呼吸，都让脑袋的深处

产生如同燃烧般的焦虑。在外人看起来，或许现在的上条就像个拿房间里面的东西出气，正在大闹天宫的家伙。

翻遍了衣橱的最深处，抽出了书架上的所有书。即使上条闹成这样，茵蒂克丝依然蜷着身体睡得香甜。仿佛只有在茵蒂克丝周围，时间是停止的。

自己累得半死，茵蒂克丝这家伙却像只窝进被炉里面的猫一样，让上条很想踢她一脚。就在这时，从一本似乎是被拿来当家计本的大学笔记本中，飘落出来一张小纸片，吸引了上条的目光。

手机通话费的账单。

上条立刻冲上去抓住那张纸。上面，确实写着一个十一位数的手机电话号码。再看看通话费，上个月小萌老师竟然打了十四万两千五百日元。绝对是被诈骗电话给骗了。如果是平常的话，光是这件事就足够让上条笑个三天吧，可是现在没那个心情。总之得赶快打电话，上条冲向了黑色电话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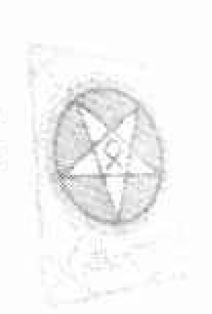
寻找电话号码的过程，似乎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但是实际上是花了几个小时，还是只花了几分钟，上条急迫的心已经感觉不出来了。

照着纸上的电话号码拨号，响了三声，如同算准了时间一般，小萌老师接起了电话。

上条对着话筒，用着连自己或许都难以理解的言语，唾沫横飞地说明着自己脑袋中那些完全没有经过整理的东西。

"——唔？老师的专长是引火能力，所以在记忆操作领域的相关机构方面没什么人脉哦。不过，泷泽机构跟远大的大学医院应该会帮我们吧，但是那边设备并不是很好。比较好的做



法，是去拜托其他擅长这方面的超能力者。我记得风纪委员的四叶小姐是等级4的精神感应超能力者，而且很热心助人……"

不愧是小萌老师，听到那样笼统的说明还可以回答得如此自然。

这时上条不禁心想，要是从一开始就找老师商量就好了。

"可是上条，研究机构的老师虽然都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但是超能力者都是学生，这个时间把他们叫出来并不是很恰当哦。我看先让她住进机构里面的病床如何？"

"什么……不行啦，老师！我现在可是在跟时间赛跑！拜托你现在就把他们全部挖起来好吗？"

"可是？"小萌老师接着停顿了片刻，让上条感到烦躁不已的片刻。

"可是，现在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耶。"

什么？上条不自觉地僵在当场。

房间里面没有时钟。就算有时钟，现在的上条也没勇气去确认时间。

上条慢慢地，慢慢地，将视线移向茵蒂克丝。

在榻榻米上把身体蜷在一起，睡得香甜的茵蒂克丝。但是，她瘫在榻榻米上的手脚却一动也不动。一动也不动。

"……茵……蒂克丝？"

上条用颤抖的声音呼唤着。

茵蒂克丝完全没反应。如同因热病而昏倒的病人般陷入昏睡中，完全没有反应。

话筒的另一端好像还在说话。

但是上条根本没有听到对方说什么，话筒掉到了地上。掌心满是温湿而恶心的汗水。一股讨厌的预感从上条的腹部向上涌，仿佛在胃袋里面塞了一颗保龄球。

脚步声从公寓走廊上传来。

——魔法师将在今晚零时降临。虽然剩下的时间实在不多，就让我见识一下你最后的挣扎吧。

上条才刚想起神裂说过的这句话，一股强大的力量已经从外面把房门踹开。

苍白的月光落在房间里，让人联想到从枝叶的缝隙照射到树海深处的日光。

以浑圆的月亮为背景，两个魔法师就站在那里。

这个时候，全日本的时钟，刚好都指向午夜零时。

这代表着，少女的最后时限已经来临。

就是这么回事。



第四章　退魔师选择终局

(N)Ever_Say_Good_bye.

1

两个魔法师，背着明月，从被踹开的门口走了进来，甚至连鞋都没脱。

即使史提尔与神裂再度出现在眼前，茵蒂克丝也已经不会挡在上条前面了。当然，更不会喊着要他们走开。如今的茵蒂克丝像得了热病一般，全身冒汗，进行着几乎随时会停止的细微呼吸。

头痛。

那是似乎连落雪的轻微声音都会让头盖骨破裂似的，剧烈的头痛。

“……”

上条与魔法师之间，没有任何言语。

没脱鞋子就踏进来的史提尔，伸出一只手把茫然而立的上条推开。虽然力量不大，上条却完全没办法保持平衡，如同全身的力量都消失了，跌坐在老旧的榻榻米上。

史提尔甚至不看上条一眼。

他来到瘫在地上动弹不得的茵蒂克丝身旁，蹲了下来，嘴里好像在喃喃自语什么。

他的肩膀在发抖。

那是一种“凡人的怒火”。是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在眼前被他人伤害，所引起的怒火。

“依据克劳利（**注：Aleister Crowley，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魔法师，《月之子（Moonchild）》为其著作**）《月之子》书中所述，应用天使捕缚法，建立妖精的召唤、捕获、使役连锁。”

史提尔似乎是下定了决心，他站起身来。

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他的表情已经不再具有任何人性。

那是为了拯救一名少女，而自愿抛弃人性的魔法师表情。

“——神裂，来帮我吧，把这孩子的记忆完全消除。”

史提尔的这句话，似乎刺穿了上条胸口最脆弱的部分。

“啊……”

虽然心里早就明白，夺走茵蒂克丝的记忆，是为了救她。

之前上条也曾经对神裂说过，如果真的是为茵蒂克丝着想，就不要害怕消除她的记忆。不管消除几次记忆，只要下一次能够给她更多的幸福，创造更有趣的回忆，相信她也可以不再害怕失去记忆，衷心期待“下一年”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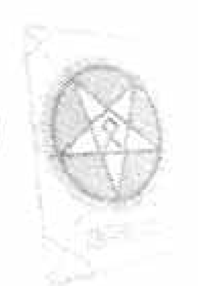
但是……

这应该是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可以选择时的最终备案，不是吗？

“……”

上条在不知不觉中握紧了拳头，几乎要把指甲捏碎。

这样真的好吗？真的要就这么放弃？学园都市内有着无数个研究人类记忆与精神领域的机构，在那些机构里说不定存在能让茵蒂克丝更幸福地重获新生的方法，难道要在这时候就放弃？使用魔法这种老偏方，把人最重要的回忆给夺走，真的是



对的吗？依赖这种全世界最草率，全世界最残酷的方法，真的是对的吗？

不，别再自欺欺人了……

这些无聊的推论，根本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上条当麻。

你能够忍受你与茵蒂克丝一起度过的这一个星期的回忆，全部化为乌有，就好像游戏的存档被删掉一样吗？

"……等一下。"

于是，上条当麻抬起了头。

为了与眼前正打算拯救茵蒂克丝的魔法师正面对抗。

"等等……住手！再给我一点时间……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就能知道了！这个学园都市内拥有两百三十万名超能力者，统筹的研究机构也有一千个以上。读心能力、洗脑能力、心电感应能力、思念操纵者！'操纵人心的超能力者'与'开发人心的研究机构'到处都是，只要去请他们帮忙，我们说不定根本不必依赖这种最不得已的魔法！"

"……"

史提尔·马格努斯什么话都没说。

即使如此，上条依然持续在火焰魔法师面前哀告。

"你们也不想用这种方法吧？你们应该也在心里祈祷，希望能有其他方法对吧？既然如此，再给我一点时间吧，我一定会找出让大家都露出笑容，让大家都幸福的方法！所以……"

"……"

史提尔·马格努斯什么话都没说。

上条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做到这种程度。与茵蒂克丝的相

遇，不过是一个星期前的事。在过去的十六年间，上条即使不认识她，依然活得很好。既然如此，当她消失之后，上条应该也可以平凡活下去才对。

不过，他就是做不到。

不知道理由，甚至不知道需不需要理由。

唯一知道的，就只有痛。

她的声音、她的笑容、她的一举一动，都将永远不会出现在眼前。

这一个星期的回忆，将被他人按下重启开关，轻松地化为泡影。

一旦想到这个可能性，心中最重要且最温柔的部分，便开始隐隐作痛。

"……"

沉默支配着周围的空气。

如同身在电梯内的沉默。并非没有可以发出声响的物体，而是明明有人，但是大家却都不说话的沉默。只能听见细微的呼吸声，诡异的"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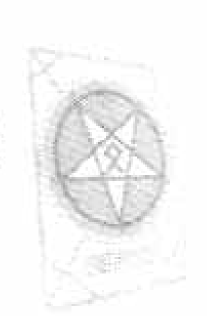
上条抬起头来。

他颤抖着凝视魔法师的脸。

"你想说的只有这些？你这个没用的假好人。"

只有这句话。

从符文魔法师史提尔·马格努斯口中说出来的，只有这句话而已。



他并非完全没去听上条在讲什么。

上条说的每一个字都进了他的耳里，被他推敲琢磨，甚至连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感情，他也听得一清二楚。即使如此，史提尔·马格努斯依然不为所动。

上条说出来的话，完全无法打动他。

“少碍事！”

史提尔的这句话，让上条甚至不知道自己脸上的肌肉现在变成什么模样。

史提尔甚至不发出一声叹息声，只是对上条说：

“你看……”

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指。

在上条照着手指的方向移动视线之前，史提尔已经用力抓住他的头发，扯了过来。

“你看!!”

上条用着僵硬的嗓子发出了“啊”的声音。

在上条眼前的，是呼吸随时会停止的茵蒂克丝的脸。

“刚刚那些话，你有办法看着这孩子的脸再说一遍吗？”史提尔用颤抖的声音说，“对着这个下一秒可能就会死的人，对着这个已经痛到睁不开眼睛的人！你能告诉她说，你想试个可能有用的新方法，叫她再等一阵子？”

“……”

茵蒂克丝的手指不断颤抖。不知道是意识勉强还维持着，或者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做出的动作，茵蒂克丝拼命移动着如同铅一般重的手，想触摸上条的脸庞。

如同想要保护被魔法师抓住头发的上条一般。

似乎根本不在乎自己身上的痛楚。

“如果你还说得出口，那你根本不是人！看看她现在的样子，你还想把从来没试过的药打进她身上？让从来不认识的医生玩弄她的身体？把药灌入她的口中？那根本不是人应该做的事！”史提尔的怒吼声如同贯穿了上条的鼓膜，刺进他脑中，“——回答我啊！超能力者！你还是人吗？还是说你是舍弃了人性的怪物？”

“……”

上条没有回答。

史提尔继续落井下石，如同准备拿剑刺穿死者的心脏。

他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条项链，项链上有个小小的十字架。

“……这玩意是施行消除记忆法术时的必备道具。”史提尔拿着十字架在上条面前晃，“你应该看得出来，这是‘魔法’的道具。只要用你的右手触摸，它就会跟我的‘猎杀魔女之王’一样，失去力量。”

就好像拿五日元硬币来玩催眠术一样，十字架在上条的眼前晃动着。

“但是，你有勇气触摸它吗，超能力者？”

上条如同全身冻结，只能看着史提尔的脸。

“看看她痛苦的样子，你有勇气将‘魔法’从她眼前取走？如果你真的那么相信你自己的力量，就去触摸它吧，你这个一心想当主角的异端！”

上条看着前方。

看着在眼前摇晃的十字架。那是能够夺走他人记忆的可怕十字架。



如果史提尔说得没错，只要破坏这玩意，茵蒂克丝的记忆就不会被消除。

这一点也不困难，只要伸出右手，用指尖轻轻触摸一下十字架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而已。

上条将不断发抖的右手，握得如同岩石般坚硬。

但是，他做不到。

魔法是“目前”唯一能够确确实实且安全地拯救茵蒂克丝的方法。

看着如此痛苦，只能不断忍耐的少女，谁又能从她眼前取走“魔法”呢?

“配合事前准备，最短将在……午夜零时十五分，借狮子宫的力量消除她的记忆。”

史提尔看着上条，用无趣的口吻说着。

午夜零时十五分……大概剩下不到十分钟吧。

“……”

很想大喊住手。很想大喊再给我一些时间。但是，这么做的结果，受苦的将不是上条。上条任性的报应，将全部被加诸在茵蒂克丝身上。

他只有承认。

“我的名字叫茵蒂克丝！”

事到如今，也只有承认了。

“如果你能让我吃得饱饱的，我会非常感激你的。”

承认自己根本没有力量拯救茵蒂克丝。

上条没办法哀号，无法吼叫。

上条只能看着天花板，咬紧牙关……忍耐不住的眼泪从眼角流了出来。

“……魔法师……我问你……”

上条把背靠在书架上，望着天花板，表情茫然地问着：

“最后这一刻……我该跟她说什么……我该怎么跟她道别？”

“没那个时间让你做那种无意义的事情。”

上条依然带着茫然的表情，“哦”了一声。

对于似乎要永远僵在那里的上条，史提尔继续落井下石。

“你还不快给我从这个地方消失，怪物？”魔法师看着上条说道，“……你的右手曾经消灭我的火焰，虽然我到现在还不能理解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我可不想让等会儿的仪式又受到你的右手干扰。”

上条依然带着茫然的表情，“哦”了一声。

他就像被变成尸体般，轻轻地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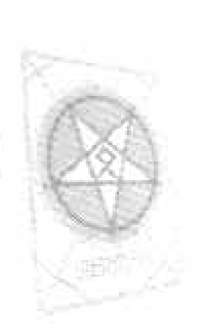
“——她背上被砍伤的时候也是这样……为什么我总是什么都做不到……”

史提尔没有回答，只用眼神诉说“关我屁事”。

“我的右手……明明连神的奇迹都可以消灭……”上条以随时会崩溃的口吻说道，“……为什么……救不了……区区一个受苦的少女……”

上条笑了。

并非诅咒命运，并非把错全推给不幸，他只是认清了自己



的无能。

神裂似乎再也看不下去，于是移开视线说道：

“仪式举行的时间是午夜零时十五分，距离现在还有十分钟空当……”

史提尔瞪着神裂，那表情就像是看见了什么令人无法置信的东西。

但是，神裂看着史提尔，轻轻地笑了。

“……我们第一次决定消除她的记忆那晚，不是整晚都坐在她的旁边哭泣吗，史提尔？”

“……”只有一瞬间，史提尔维持窒息般的沉默，接着说道，“可，可是……谁知道这家伙会玩什么花样！要是我们离开之后，他妄想跟这孩子殉情怎么办？”

“如果他打算这么做，刚刚他早就去触摸十字架了。就因为你相信他的心中还有‘人性’，所以你才用了真正的十字架来考验他，而不是假货，不是吗？”

“可是……”

“反正在时刻来临之前，仪式是无法举行的。如果让他心中带着遗憾，说不定会在仪式过程中妨碍我们，那反而更危险啊，史提尔。”

史提尔咬紧了臼齿。

牙齿发出吱吱的声响。史提尔压抑住想像野兽般咬断上条咽喉的心情，说道：

“你只有十分钟，听到没?!”

史提尔转身走向公寓房门口。

神裂一言不发，跟在史提尔后面出了房间。她的眼神充满

了辛酸的笑意。

啪！门被关了起来。

房间内，只剩下上条与茵蒂克丝——这是赌上了生命所换来的十分钟。而且赌的是茵蒂克丝的命。但是，上条不知道该做什么。

“啊——呼——”

瘫在地上的茵蒂克丝，嘴里发出了声音，让上条的肩膀颤抖了一下。

茵蒂克丝的双眼，微微地张开着。她的表情，好像只担心着自己为什么会在棉被上睡着了，还有原本睡在这里的上条跑到哪里去了。

完全不为自己的事担心。

“……”

上条咬紧了牙关。面对眼前这个少女，比对抗魔法师还要令人害怕。

但是，绝对不能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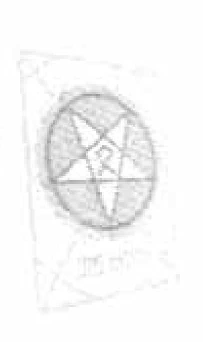
“当……麻？”

上条靠近棉被。看见上条的茵蒂克丝，流满汗水的脸孔露出了安心的表情。打从心里感到安心的表情。并且，因放松而微微吐出了一口气。

“……对不起……”

上条在棉被的旁边，俯视着茵蒂克丝的眼睛道了歉。

“咦？当麻……房间里面……画了魔法阵……”



刚刚才恢复意识的茵蒂克丝，不知道这些魔法阵是那两个魔法师所画的。她看着靠近棉被的墙壁上的魔法阵图案，歪着脑袋思考。

“……”

只有一瞬间，上条咬紧了牙关。

但是在下一个瞬间，在没有任何人察觉的情况下，他便恢复了原本的表情。

“……这是回复魔法啦！谁叫你的头痛那么严重！”

“魔法……谁来施？”

说到这里，茵蒂克丝终于察觉到“某种可能性”。

“咦?!”

勉强移动着原本动弹不得的身体，茵蒂克丝想要跳起来。看到茵蒂克丝露出痛苦表情的瞬间，上条不禁抓住茵蒂克丝的肩膀，硬将她压回棉被里。

“当麻，魔法师又来了对吧？当麻，赶快逃!!”

茵蒂克丝露出无法置信的表情望着上条。她非常清楚魔法师有多危险，打从心底为他担心。

“……够了，茵蒂克丝……”

“当麻！”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茵蒂克丝细声念着“当麻”，接着放松了全身的力量。

上条不知道现在的自己，脸上到底是什么样的表情。

“……对不起……”上条说，“我会变得更强的。我绝对不会再输给他们。等我变强之后，我会把那些如此对待你的家伙全部打倒……”

如今，连哭泣都是卑鄙的行为。

想要博取同情，更是罪大恶极。

“……你等着，下次我一定会完美地把你救出来！”

如今的上条在茵蒂克丝的眼睛里，是什么模样？

上条说的这些话听在茵蒂克丝的耳朵里，会被如何解读？

“嗯，我会等你。”

如果不知道来龙去脉，这些话听起来只像是输给敌人的上条，为了保命而将茵蒂克丝出卖。

但是，她却笑了。

艰苦无比的笑容，完美的笑容，随时会崩溃的笑容。但是，她笑了。

上条完全无法理解。

为什么她可以如此信赖别人？上条真的完全无法理解。

但是，上条已经有所觉悟。

上条告诉她，等你的头痛治好了，我一定会打倒那些坏蛋，让你获得自由。

上条告诉她，等到暑假的补课结束，一起去海边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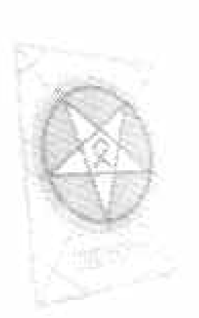
上条问她，等到暑假结束，你要不要干脆转进我们的学校？

茵蒂克丝说，我想要制造很多我们之间的回忆。

上条跟她保证，一定会的，我们一定会制造很多回忆。

贯彻自己的谎言。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今已经不重要了。冷酷而无情的正义，虽然正确但却连一个少女都无法拯救的正义，如今根本派不上用场。



上条当麻这个名字，不需要正义或邪恶这些标签。

上条当麻这个名字，只需要“伪善”。

所以，上条当麻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

“啪”的一声，茵蒂克丝的手失去了力量支撑，倒在棉被上。

再度失去意识的茵蒂克丝，有如一具尸体。

“可是……”

看着如同患了热病的茵蒂克丝，上条慢慢地咬住了嘴唇。

“……这样的结局……也太悲哀了一点吧……”

咬紧的嘴唇，溢出了血的味道。

好不甘心，明明知道是错的却无法阻止。上条什么都做不到。没办法消除占据她85%脑容量的十万三千本魔道书，也没办法守住剩下15%的“回忆”。

“……咦？”

原本已经陷入绝望的上条，突然在刚刚的念头中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85%？

慢慢地。

上条慢慢地，望向如同患了热病般的茵蒂克丝的脸。

神裂的确是说85%。茵蒂克丝的脑容量的85%，都被使用在记忆十万三千本魔道书上了。所以她的头脑受到压迫，剩下的15%只能储存一年份的记忆。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她的脑

袋就会被撑爆。

可是……等一下！

15%的脑容量，只能储存一年份的记忆？

虽然上条并不清楚“完全记忆能力”这种体质有多罕见，但应该不至于罕见到全世界只有茵蒂克丝具有这样的体质。

而其他拥有“完全记忆能力”体质的人，又不可能像茵蒂克丝一样用“魔法”这种荒谬的方法消除记忆。

如果说脑容量的15%，只能储存一年份的记忆……

“……那其他人不就只能活到六七岁而已？”

如果真的是这样类似不治之症的体质，一般来说应该会更有名才对不是吗？

等等，更何况……

神裂是怎么得知85%这个数字的？

到底是谁告诉她的？

追根究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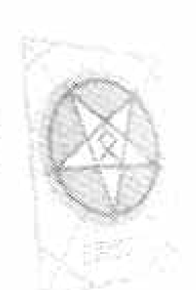
85%这个情报，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被耍了……”

假如，神裂根本没有任何关于脑医学的常识，只是将自己的上司——也就是教会上层——所告诉自己的情报囫囵吞枣就这么信了呢？

不知为何，上条有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上条毫不犹豫地冲向房间角落的黑色电话机。小萌老师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是她的手机号码刚刚已经在房间内翻箱倒柜



找到了。

机械式的铃声持续地响着，让上条感到非常焦躁不安。

神裂所说的，关于“完全记忆能力”的解释，一定有问题。如果这中间的“错误观念”，是教会故意灌输的呢？这里面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哔”的一声杂音之后，电话接通了。

“老师！”

上条几乎是反射性地叫了出来。

“啊～啊，这个声音，是上条吧？不可以玩老师家的电话哟。”

“……老师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很舒服？”

“啊，老师现在正在大众澡堂，啊，手里拿着咖啡牛奶，试用新型的按摩椅呢～啊～”

“……”

上条忍不住想把话筒捏碎，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关于茵蒂克丝的事。

“老师，你安静地听我说！事情是这样的——”

上条向小萌老师询问了关于完全记忆能力的事情。

那是什么样的能力？储存一年份的记忆真的要花15%的脑容量？也就是说，到了六七岁就会丧命，是一种不治之症？

“怎么可能有那种事～”

小萌老师一句话就否决了这个说法。

“完全记忆能力的确会保存所有的垃圾记忆——就连去年在超市广告单上面看到的东西也忘不了——但是脑袋绝对不可能因为这样而被撑爆的——他们只会把一生将近百年的记忆全



部带进坟墓里去而已，因为人类的大脑可以记忆一百四十年份的资料呢。”

上条的心脏用力鼓动着。

“可，可是……假如一个人记住了非常多的东西呢？例如说凭着他的记忆力，把一整个图书馆的书都全部记了下来……那他的脑袋会不会爆炸？”

“唉……看来你的记忆开发课要不及格了——”小萌老师用充满幸福的音调说道，“老师跟你说，人的‘记忆’并不是只存在于一个区域。记忆区分成很多地方，例如掌管语言与知识的‘意义记忆区’，掌管运动熟练度的‘手续记忆区’，还有掌管回忆的‘经历记忆区’等等，非常多种哟～”

“呃……老师……我听不太懂啦……”

“简单地说～”喜欢给人上课的小萌老师愉快地说道，“放置每种记忆的‘容器’都不一样的～就像垃圾分成可燃跟不可燃一样啊。即使一个人因为撞到头而失忆，也不会趴在地上变成一个不会说话的婴儿，不是吗？”

“……意思就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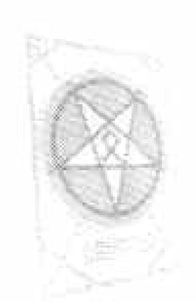
“没错～不管看了多少本图书馆的书，增加了多少‘意义记忆区’的情报～也不会压迫到掌管回忆的“经历记忆区”的。这在脑医学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句话让上条的脑袋如同受到重击。

话筒从手边滑落。跌落的话筒撞在电话机的挂断键上，切断了通话。但是现在的上条根本没时间在意这些小事。

教会骗了神裂。

茵蒂克丝的完全记忆能力，根本不会要她的命。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

上条茫然地自言自语。为什么要这么做？教会为什么要将原本很健康的茵蒂克丝，说成每隔一年不接受施法就会死掉的病秧子？

更何况，在上条眼前痛苦万分的茵蒂克丝，实在不像是装出来的。如果原因不是完全记忆能力，那让茵蒂克丝如此痛苦的元凶到底是什么？

“——哈。”

想到这里，上条不禁笑了出来。

没错，教会只想在茵蒂克丝的脖子上套上项圈而已。

教会只是想让她每隔一年就必须接受教会施予的维生措施，否则就活不下去而已。只为了让拥有十万三千本魔道书的茵蒂克丝，绝对无法背叛教会。

如果，她的身体原本根本不需要仰赖教会的魔法？

如果，她就算没有接受教会的魔法，也可以活得下去？

教会敢让她如此自由自在吗？对于随时有可能带着十万三千本魔道书消失无踪的茵蒂克丝，教会怎么可能不给她戴个项圈？

重点就是，教会希望在茵蒂克丝的脖子套上项圈。

想通了这一点，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教会在原本没有任何问题的茵蒂克丝脑中做了手脚。

“——哈哈！”

就好像在原本可以装十升的水桶中灌入水泥，让水桶变得

只能装一升的水一样。

教会改造了茵蒂克丝的脑袋，让她的脑袋“只要储存超过一年份的记忆就会被撑爆”。

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茵蒂克丝不得不仰赖教会维生。

同时，也可以让茵蒂克丝身边的魔法师同伴，不得不遵从教会的指示。

——利用了人性的善良与怜悯之心的恶魔伎俩。

“……但是，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

没错，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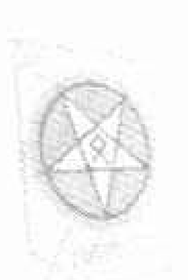
重要的是什么？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点。那就是教会加诸在茵蒂克丝身上，让她痛苦万分的“项圈”，是什么性质的东西？若说领导着上条等超能力者的学园都市是“科学”的最高峰的话，那统治着魔法师的必要之恶教会，又是“什么”的最高峰？

答案不用说，当然是“魔法”。而既然魔法也属于“异能之力”——

就算是神的奇迹，也会被上条当麻的右手给消除。

上条在没有时钟的房间内，思考着现在的时间。

距离仪式开始的时间，应该不剩下几分钟了。接着上条望向房门口，就算把这些“真相”告诉魔法师们，他们会相信吗？答案当然是不会。上条只是区区一介高中生，并不是拥有脑医学执照的医生。更何况上条跟魔法师之间的关系，只能用“敌人”两个字来形容，他们绝对不会相信上条说出来的话。



接着，上条又将视线往下移。

上条看着摊开手脚倒在棉被上的茵蒂克丝。她全身上下都因不自然的汗水而弄得湿答答的，银色长发好似刚被泼了桶水一样湿。脸色泛红，像是得了热病，不时痛苦地抽动眉毛。

“看看她痛苦的样子，你有勇气将‘魔法’从她眼前取走吗？如果你真的那么相信你自己的力量，就触摸它吧，你这个一心想当主角的异端！”

想起刚刚史提尔所说出来的，让自己完全无法反驳的那句话，上条轻轻地笑了。

如今的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上条轻笑着。

“并不是我想当主角——”

上条笑着解开包覆着右手的纯白绷带。

如同正在解开右手的封印。

“——我就是主角。”

上条喃喃自语微笑着，将伤痕累累的右手放在茵蒂克丝额头上。

虽然号称可以消灭神的奇迹，但是却没办法打倒不良少年，没办法增加考试分数，没办法拿来把妹，原本以为毫无用处的右手。

但是，现在不同了。

如果能够拯救眼前这个痛苦的少女，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右手啊。

……

……

……

“——咦？”

什么事都没发生。

没有光线，没有声音。教会加在茵蒂克丝身上的“魔法”真的被消除了吗？可是，茵蒂克丝好像还是皱着眉头，露出痛苦的表情啊？感觉好像什么变化都没有发生。

上条疑惑地歪着脑袋，用右手在她的脸颊、头顶等各处乱摸。但是，依然什么事都没发生，什么变化都没发生。这时候，上条想起了一件事。

在这之前，上条已经好几次触摸过茵蒂克丝的身体。

例如说在学生宿舍揍了史提尔之后，抱着受伤的茵蒂克丝转移的时候，就已经摸到她身上很多地方了。茵蒂克丝在棉被中说出自己的过往时，上条也曾经用手轻轻敲过她的额头。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出现任何反应。

上条歪头苦思。难道是自己判断错误吗？不，不可能。或者是，难道有连上条的右手都无法消除的“异能之力”？不，这应该也不可能。这么说来……

难道……茵蒂克丝身上还有上条没有触摸过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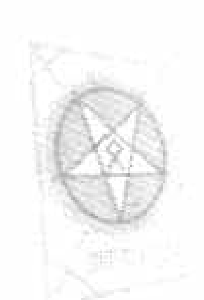
“……啊。”

完全想歪了的上条，拼命将自己的思绪从成人的世界拉回正道上来。

但是，这是最后唯一有可能的推论了。既然加在茵蒂克丝身上的是“魔法”，而任何“魔法”只要被上条触摸过就会消失，那唯一的结论就是上条的右手还没触摸到那个“魔法”。

问题是，那个魔法到底在哪里？

上条看着如同患热病的茵蒂克丝。既然是关于记忆的魔法，



那施法的位置是不是应该在头上，或者是靠近头部的位置？这样的推论是不是正确？但就算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如果魔法阵是画在头盖骨内侧，那上条也只能举手投降了。怎么可能把充满细菌的手指，伸到一个人的身体里——

“……啊！”

上条再一次望向茵蒂克丝的脸。

痛苦颤抖着的眉毛，紧闭的双眼，布满汗水的鼻子——上条的视线没有停留在这些东西上，而是继续往下，看着那维持着虚弱呼吸的可爱嘴唇。

上条将右手的拇指与食指伸进她的双唇间，把她的嘴掰开。

喉咙深处。

由于没有头盖骨保护，以直线距离来说，这里可以说是比头顶更接近“大脑”的地方。而且很少有机会被人看见，更不可能被他人所触摸。在暗红色的喉咙深处，上条看见了一个黑色符号，就像电视的占星节目中会出现的诡异图形符号。

“……”

上条只眯着双目看了一眼，便决定将手伸进她的口中。

右手在她的嘴里，感觉到如同完全不同生物的湿滑触感。唾液带着异常的高温，沾在上条的手指上。上条因这种诡异的触感而犹豫片刻，但马上决定一口气将手伸进她的喉咙深处。

或许是因为强烈的呕吐感，茵蒂克丝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啪”的一声，上条的右手食指似乎感觉到一股静电般的触感。就在这时——

咚！上条的右手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弹飞向后方。

“唔……”

数滴鲜血滴落在棉被与榻榻米上，滴答作响。

如同拿手枪在手腕上开枪一般的冲击力，让上条不禁举起右手来看了一下。原本因神裂的攻击而形成的伤口，如今再度裂开，鲜血滴落在榻榻米上，发出声音。

而就在眼前这只右手的对面不远处……

原本昏倒在地上的茵蒂克丝，静静地张开双眼，眼中泛着红光。

那不是眼球的颜色。

在眼球中浮现的，是如同血液般鲜红的魔法阵。

（糟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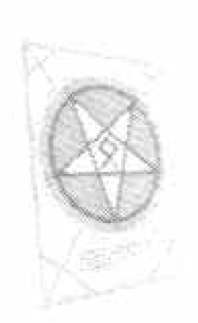
上条本能地背脊发麻，甚至还来不及将布满伤痕的右手向前伸出去……

茵蒂克丝的双眼便射出了可怕而耀眼的鲜红色光芒，并且产生了爆炸。

随着一声强烈冲击，上条的身体撞上了书架。组成书架的木板全部裂开，大量的书本发出声响掉在地上。上条也感受到全身关节似乎都要碎裂的疼痛。

上条用正在颤抖，随时可能会碎裂的双脚勉强站了起来。口中的唾液，混着如同铁锈般的鲜血味道。

“警告！第三章第二节，Index-Librorum-Prohibitorum——禁书目录的‘项圈’，第一至第三结界已确认破坏。再生准备……失败。‘项圈’无法自行再生，依现状判断，为保护十万三千册



的‘书库’，以迎击入侵者为优先。”

上条看着眼前。

茵蒂克丝全身如同完全没有骨头跟关节，就像塞在塑料袋里的果冻一般，缓慢地用诡异的动作站了起来。两眼中的红色魔法阵射向上条。

那已经不能称作是人类的眼睛。

眼神完全不带丝毫人性，也看不到少女应该有的温暖。

过去，上条曾经见过这样的眼神。就是当她被神裂砍伤背部，倒在学生宿舍的地板上，如同机械般解释着符文魔法时的那个眼神。

（我没有魔力，所以没办法使用魔法。）

“……对了，我好像少问了一个问题。”

上条握紧伤痕累累的右手，在嘴里小声说着：

“你又不是超能力者，为什么没有魔力？”

理由，大概就是这个吧。教会在她身上，布下了多层防御网。如果有人知道了“完全记忆能力”的秘密，而且想解开“项圈”，茵蒂克丝就会自动运用十万三千本魔道书中的知识，施展出“最强”魔法，将知道真相的人灭口。茵蒂克丝的所有魔力，想必都被用在这自动迎击系统上了。

“——依照‘书库’内十万三千本书的情报，逆算突破防壁的魔法公式……失败。没有找到符合条件之魔法。开始准备执行对抗入侵者用的特定魔法，以取得魔法公式。”

茵蒂克丝如同被丝线所操纵的僵尸，微微偏了一下脑袋，

“——成功准备执行对抗单体入侵者最有效的魔法。接下

来将发动特定魔法‘圣乔治圣域’，摧毁入侵者。”

随着一声巨大轰响，茵蒂克丝两眼中的两个魔法阵一口气扩大了。在茵蒂克丝眼前，两个直径两米多的魔法阵交叠在一起。如同分别被固定在两颗眼球上，茵蒂克丝轻轻摆动脑袋，浮在空中的魔法阵也跟着移动。

“　　　，　　　。”

茵蒂克丝开始唱歌——以人类的头脑已经无法理解的语言所咏唱的“歌”。

一瞬间，以茵蒂克丝双眼为中心的两个魔法阵突然开始放出光芒，发生了爆炸。那个景象就像是空中的一个点——靠近茵蒂克丝眉心位置的地方，产生仿佛高压电流爆炸后闪电向四面八方飞散的视觉效果。

但是，冒出的并不是蓝白色火花，而是漆黑的闪电。

虽然完全不符合科学原理，但看起来就像是空间被撕裂产生了裂缝。接着又是“啪”的一声巨响，以两个魔法阵的接点为中心，如同朝玻璃开枪一般，漆黑的龟裂再度朝四面八方散开，直射到房间各个角落。这些龟裂看起来仿佛本身就是一道防壁，阻止任何人靠近茵蒂克丝。

在龟裂的内侧，似乎有某种脉动，正在发出声音向外膨胀。

从微微开启的漆黑龟裂缝隙中所流出的，是某种类似野兽的味道。

“啊。”

上条在那一瞬间，突然有种感觉。

不是理论，不是逻辑，不是理性，不是道理，甚至也不是



歪理。而是某种更加根源的，接近本能的部分在呼喊着。虽然不知道隐藏在那道龟裂背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如果看了“它”一眼，只要从正面看了“它”一眼，上条当麻的一切存在要素似乎都会被摧毁。

“啊……”

上条在颤抖着。

龟裂越来越宽。明明知道内侧的那个“东西”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上条却动弹不得。他颤抖着，在颤抖着。他真的在颤抖着。为什么会颤抖？

因为，只要打倒了那个“东西”——

上条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拯救茵蒂克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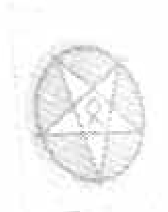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上条因兴奋而颤抖。

害怕？没那回事，上条早就在等这一刻了。因为，上条拥有虽然号称可以消灭神的奇迹，但是却没办法打倒不良少年，没办法增加考试分数，没办法拿来把妹，原本以为毫无用处的右手。

当少女因为自己的关系而被砍伤背部时，自己会妨碍回复魔法进行而被迫离开公寓时，自己被操纵钢丝的武士少女打得一败涂地时，上条总是一边诅咒自己的无能，一边殷切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拯救少女的能力。

上条并不想当这种故事的主角。



如今消灭这个过于残酷的故事，撕裂一切不幸的能力，正隐藏在自己的右手中！

只有四米。

只要再触摸一次眼前的少女，一切就会结束。

所以，上条朝着“龟裂”——以及置身其后的茵蒂克丝冲了过去。

握紧了他的右手。

为了将这个残酷的故事，这个永无止境的无聊结局，划上休止符。

但是在同一瞬间，龟裂“啪”的一声一口气“打开”了。

感觉就像是肢体被强行撕裂般，有种无法忍受的疼痛感产生。延伸至房间各个角落的巨大龟裂深处，某样“东西”正在看着上条。

“轰”的一声，从龟裂的深处发出了一道光柱。

若要打个比方，就好像是一道直径一米的激光。似乎连太阳都会被熔解的白色光束，在朝上条射来的瞬间，他毫不犹豫地将伤痕累累的右手伸到眼前。

一瞬间，发出了如同将肉片放在烧烫铁板上的吱吱声。

但是，一点也不痛，甚至不觉得烫。如同从消防水管中喷出的水柱，撞在透明的墙壁上一样，光柱在接触到上条右手的瞬间便朝四面八方飞散。

但是，“光柱”本身却没有被完全消除。

简直就像是史提尔的“猎杀魔女之王”一样，不管再怎么

消除也没完没了。踏在榻榻米上的两脚逐渐向后退，沉重的压力几乎要将右手给撞飞。

（不对……这玩意……没有那么简单?!）

上条不禁用空着的左手抓住快被撞飞的右手手腕。右手手掌的皮肤开始感觉到疼痛，看来魔法正逐渐侵蚀上条的手掌。右手的处理能力赶不上魔法的速度，光柱正逐渐一厘米、一厘米地朝上条逼近。

（这并不只是单纯的“量”的问题……每颗光粒子的“质”都不同！）

说不定，茵蒂克丝是运用了十万三千本魔道书的知识，同时发出了十万三千种魔法，每一种都有“必杀”的威力。十万三千种。

这时候，房门外传出了吵闹的声音。

上条正在心里想着：你们也察觉得太晚了吧？就在这时，房门被快速地打开，两个魔法师冲了进来。

“可恶！你又干了什么？到了这个地步还不死……”

原本在呼喊着什么的史提尔，才喊到一半，突然像是背上被捶了一拳似的，连呼吸都停了。看到眼前这道光柱，还有正在放出光柱的茵蒂克丝，史提尔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连心脏也已经停止跳动了。

神裂……原本如此孤高，仿佛天下绝无敌手的神裂，看到眼前的景象，一样呆了。

“……龙……‘龙王的叹息（Dragon Breath）’！这怎么可能！她……应该完全无法使用魔法才对啊！”

上条没有回头。



他没空回头，也不愿意把眼睛从茵蒂克丝身上移开。

“喂，你们知道这光柱是什么吗？”上条背对他们呼喊着，“这玩意叫什么？实体是什么？弱点在哪里？我应该怎么做？快从头到尾说给我听！”

“……可是……这……不可能啊……”

“你最好再迟钝一点！看到这个状况还不明白吗？茵蒂克丝使出魔法了！这已经证明了教会告诉你们的‘茵蒂克丝无法使用魔法’这件事根本是个谎言！”上条一边用右手冲散光柱，一边吼叫，“没错！‘茵蒂克丝每年都要被消除记忆否则就会死’这件事也是个弥天大谎！她的脑袋只是被教会用魔法动了手脚而已！也就是说只要消灭这玩意，茵蒂克丝就没有必要再被夺走记忆！”

上条的脚，逐渐地被推向后方。

插在榻榻米上的脚趾活像要被扯断似的，光柱的威力像噩梦般不断增强。

“你们冷静点！冷静地想想吧！制造出‘禁书目录’这种残酷系统的人，怎么可能好心地把全部真相告诉你们这些小喽啰？你们现在亲眼所见的才是事实！如果不相信，何不问茵蒂克丝本人看看？”

两个魔法师一脸茫然地把视线移向龟裂的另一侧——茵蒂克丝身上。

“——‘圣乔治圣域’对入侵者无法发挥效果。切换为其他魔法，继续执行摧毁入侵者任务，保护‘项圈’安全。”

没有错，这样的茵蒂克丝，不是两个魔法师所熟知的茵蒂克丝。



没有错，这样的茵蒂克丝，不是教会告诉他们的那个茵蒂克丝。

“……”

史提尔在一瞬间，真的非常短的一瞬间，仿佛要咬碎牙齿般咬紧了牙关大喊：

“——Fortis931！”

从漆黑的衣服内侧，飞出了几万张纸片。

画着火焰符文的纸片如同台风一般制造出旋涡，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便贴满了天花板、墙壁、地板所有角落，不留一点缝隙。

但是，他并不是为了救上条。

为了救一个名叫茵蒂克丝的少女，史提尔决定将手放在上条背上，准备放出火焰。

“我不需要任何暧昧的可能性！只要消除她的记忆，至少可以保证她的生命安全！为了这个，我可以杀任何人，摧毁任何东西！我在很久以前就发过誓了！”

原本不断退后的上条的脚，突然停了下来。

一股无法置信的力量，让脚趾下方的榻榻米发出了吱嘎的悲鸣声。

“至少可以保证她的生命安全？”上条依然没有回头，喊道，“那又怎样？这些现在都不重要！我不要听任何理由任何想法！我只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魔法师！”

上条吸了一口气，喊道：

“——你到底想不想救茵蒂克丝？”



魔法师的呼吸停止了。

"你们不是一直在等着这一刻？不用再夺去茵蒂克丝的记忆！不用再扮演茵蒂克丝的敌人！每个人都开怀地笑！每个人都在心中默默期望的，最完美的幸福结局！"

勉强挡住光柱的右手手腕，这时发出了诡异的声响。

但是即使如此，上条依旧没有放弃。

"你们不是对这样的剧情已经期待很久了？不需等待英雄的到来，不需等待主角的登场！不需仰赖其他任何人或是任何东西，用你们自己的手，帮助眼前这个平凡的少女！你们不是早就在心里如此发过誓了？"

"啪"的一声，右手的食指指甲产生裂痕，鲜红色的血液溢了出来。

但是即使如此，上条依旧不想放弃。

"你们不是想当主角想很久了？就像故事书一样，就像电影一样！赌上自己的生命保护一个少女！你们不是想当这样的魔法师？快啊！一切都还没结束！甚至还没开始！别因为序章太长了点，就这么快陷入绝望之中！"

魔法师不再发出声音。

绝不放弃的上条，将他的模样看在眼中的魔法师们，到底有什么感觉？

"——伸出你们的手，马上就可以触摸得到！快点行动吧！魔法师！"

"喀"的一声，上条的右手小指发出了奇妙的声响。

上条才刚发现右手小指朝着不自然的方向弯曲——被折断的瞬间，光柱以极可怕的气势，终于将上条的右手完全撞开。

上条的右手，整个向身后弹了开去。

光柱接着以可怕的速度，袭向处于无防备状态的上条脸庞。

“——Salvare000！！”

在接触到光柱的前一瞬间，上条听见了神裂的呼喊声。

那并不是日语，那是一种陌生的语言。但是，上条曾经听过类似的语言——应该说类似的名字。在学生宿舍与史提尔对峙之时，史提尔曾经提到过的，在使用魔法的时候一定要说的“魔法名”。

神裂手上那把长达两米的日本刀斩断了空气。操纵七条钢丝所施展出的“七闪”，以撕裂声音般的极快速度朝茵蒂克丝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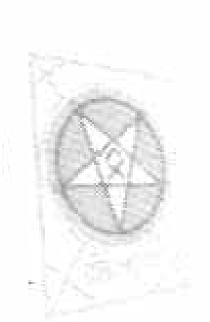
但是，目标并不是茵蒂克丝的身体。

七条钢丝将茵蒂克丝的脚下——脆弱的榻榻米一口气切成碎片。突然失去平衡的茵蒂克丝，就这么往后倒去。与茵蒂克丝的“眼球”连在一起的魔法阵也随之移动，原本朝向上条发出的光柱也完全偏离了方向。

如同挥舞一把巨剑，公寓的墙壁到天花板全部都被轰开。甚至连夜空中那漆黑的云朵也被撕裂……说不定，连大气圈外的人造卫星都被轰烂了。

被轰开的墙壁与天花板，甚至不残留任何一片木片。

取而代之的，是被破坏的部分都变成了一片片如同光柱般



洁白的发光羽毛，飘然而下。完全不清楚具有什么效果的数十片发光羽毛，在这夏天的夜晚从天而降，如同冬雪。

“那是‘龙王的叹息’——与传说中圣乔治之龙的一击具有相同意义的魔法。不管你拥有多强大的力量，以凡人的血肉之躯是不可能抵挡得了的！”

从“光柱”的束缚中解脱的上条，一边听着神裂的解释，一边奔向倒在地板上的茵蒂克丝。

但是，在上条跑到她身边之前，她已经转过头来了。

如同挥落一把巨大的剑一般，撕裂夜空的“光柱”再度向下劈来。

眼看又要被光柱牵制住了。

“——‘猎杀魔女之王’！”

正摆出防御姿势的上条眼前，出现一道火焰的漩涡。

人型的巨大火焰张开双手，为上条挡下了“光柱”。

有如一道保护着凡人不受罪业侵袭的十字架。

“上吧，超能力者！”上条听见了史提尔的吼叫，“那孩子的最终时限已经过了！如果你想要实现你的想法，就必须争取时间！”

上条没有回答，甚至没有回头。

与其做那些事，上条选择绕过正在互相冲击的火焰与光柱，朝着茵蒂克丝冲过去。相信史提尔也是如此期望的，上条听见了史提尔的声音，了解到声音所代表的意义，更体会到了声音背后的感情。

上条开始往前冲。

往前冲!!

“——警告，第六章第十三节。发现新敌人！变换战斗思考模式，开始检查战场……完毕。依现状选择优先摧毁最难对付的敌人‘上条当麻’。”

茵蒂克丝把头转了过来，带动了整个“光柱”。

但是，在那同时，‘猎杀魔女之王’也再度来到上条面前，成为上条的护盾。光柱与火焰互相啃食，不断重复着破坏与再生的冲突。

上条直线朝向毫无防备的茵蒂克丝冲过去。

还有四米。

还有三米。

还有两米！

还有一米!!

“不行——看上面！”

神裂的呼喊声仿佛要撕裂一切。现在的距离，只要伸出手来，上条就可以触摸到茵蒂克丝眼前的魔法阵。上条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只是朝天花板看了一眼。

发光的羽毛。

茵蒂克丝的“光柱”在破坏了墙壁与天花板之后，所产生的数十片闪耀光辉的羽毛，宛如细雪一般慢慢地飘了下来，如今正要飘落在上条头上。

即使是完全不懂魔法的上条也可以猜到，只要触摸到一片羽毛，后果都会非常严重。

此外上条也知道，只要使用右手，一定可以轻松地消灭这几十片羽毛。

但是……



“——警告，第二十二章第一节。火焰魔法的魔法公式逆算成功。确定为记载于符文上之遭曲解的教义。对教义用之魔法准备发动中……第一式、第二式、第三式。命名，‘神啊，你为何舍弃了我（Eli, Eli, lama sabachthani）’（注：引自马太福音第27章，耶稣受刑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距离完全发动还有十二秒。”

“光柱”的颜色由纯白，逐渐变成血一般的鲜红色。

“猎杀魔女之王”的再生能力明显逐渐下降，“光柱”的力量越来越强势。

如果现在用右手把数十片的发光羽毛一片片击落，那想必会花很多时间。茵蒂克丝有可能重整攻势，而且更重要的是“猎杀魔女之王”可能也撑不了那么久。

头上飞舞着数十片发光羽毛。

脚底下是一个连感情都被利用，仿佛正在被丝线所操纵的少女。

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要救哪边，要舍弃哪边？

当然，上条心中早就已经有了答案。

在这场战争中，上条从来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使用右手的力量。

上条是为了什么才选择与魔法师对立？当然是为了救眼前的平凡少女。

（如果这个故事的剧本，是依照神所创造出来的奇迹在往下走的话——）

上条将原本握着的五根手指头用力打开，

手掌朝下，如同要拍打什么东西一般，

（——那我就先杀了这个幻想!!）

接着，上条将右手用力挥下。

包含黑色龟裂，以及产生出黑色龟裂的魔法阵。

都被上条的右手一击撕裂。

简单到让人不禁好笑，刚刚为什么会被这种东西搞得要死不活？

如此的轻松，就好像戳破一张已经淋湿的捞金鱼纸片。

“警……告……最终……章。第……零……‘项圈’受到致命……破坏……无法……再生……消灭……”

“噗”的一声，茵蒂克丝嘴里不再发出任何声音。

光柱消失了，魔法阵消失了，延伸至房间各角落的龟裂，也如同被橡皮擦抹去般消失。

但就在这时，一片发光的羽毛，也落到了上条当麻的头顶。

那一瞬间，上条好像听到了某人的呼喊声。

是史提尔？还是神裂？是上条自己？又或是可能已经清醒的茵蒂克丝？上条完全无法判断。

如同被铁锤敲中脑袋，全身上下连一根小指头的力量，都在这一击中完全消失。

上条朝着依然躺在地板上的茵蒂克丝倒了下去，仿佛要叠在她身上。

好似为了保护她的身体不受到发光羽毛的攻击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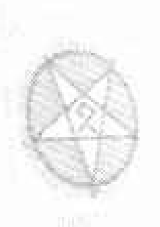
如同细雪般飘落，数十片的发光羽毛落至上条全身各处。

即使如此，上条当麻还是笑了。

虽然笑着，但是他的指头却再也动不了。

这天夜里。

上条当麻“死了”。



终　章　禁书目录少女的结局

Index-Librorum-Prohibitorum.

1

“你很健康。”

在大学医院的诊疗室内，微胖的医生说话了。

坐在旋转式办公椅上转圈圈的医生，或许是知道自己长得很像青蛙，所以在胸口的ID卡上面，贴了一张雨蛙的贴纸。

博爱主义的茵蒂克丝，唯独讨厌科学家。

魔法师虽然也都是些怪人，但至少还没有科学家怪。

她真的不想跟这种人独处，但是自己没有其他同伴，所以也没办法。

因为，自己没有其他同伴。

“既然你根本不是病人，那我就不对你说敬语了。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这是我身为医生要问你的最初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你到底是来医院干什么的？”

茵蒂克丝自己当然也不知道。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把真相告诉她。

原本以为是敌人的魔法师，如今突然告诉自己，过去每一年自己都曾被消除记忆，而为了终止这个受诅咒的不良循环，一名少年赌上了他的性命。突然被告知这些事情，会感到困惑也是当然的。

“话说回来，突然冒出来三个没有学园ID卡的人，真是吓我一跳呢。据说连监视用人造卫星都被神秘的闪光给击毁了一架，现在风纪委员应该都忙得焦头烂额吧？”

刚刚那句不是最初且最后的问题了吗？茵蒂克丝心想。

没有ID卡的三个人……一个是茵蒂克丝，剩下两个应该是那两个魔法师吧。从前一天到晚追着自己跑，现在却把自己送来医院之后就消失无踪了。

“对了，你手上那封信就是他们写的吧？”

长得像青蛙的医生，看着茵蒂克丝手上那封看起来像情书的信。

茵蒂克丝撅着嘴，粗鲁地将信封强行扯破，然后取出里面的信纸。

“喂喂，那封信好像不是写给你的，是写给那名少年的耶。”

“没关系。”茵蒂克丝满脸不高兴地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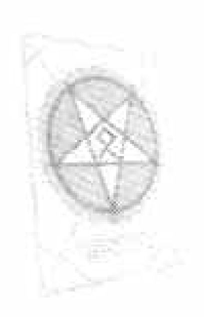
光是发信人写着“火焰魔法师”，而收信人是“亲爱的上条当麻”这点，就让人觉得一定有问题。再看看信封上贴的那个心形贴纸，更让人感觉到一阵杀意。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就不浪费时间跟你说客套话了。

“虽然我很想跟你说‘臭小子你干得好’，但是如果要写这些个人想法，或许把全世界的树都砍来做成纸都不够我写吧，所以这部分我也省略了，臭小子。”

这种语气的文章，足足写满了八张信纸。茵蒂克丝一言不发，把每一张都仔仔细细地揉成一团，往身后丢去。看到工作场所被人乱丢垃圾的医生，青蛙脸上逐渐露出困扰的表情。但



是看着好像受尽欺负，快要哭出来的茵蒂克丝所发出的莫名压迫感，医生什么话都不敢说。

第九张——最后一张信纸上，写了这样的内容：

“总而言之，基于最基本的礼貌，既然你帮助了我们，我就把那孩子现在的状况跟你说明一下，免得你将来还要跑来找我们还人情。我先说好，下次见面我们就是敌人了。

“我们就是无法信任科学，所以趁医生不在的时候，我们也检查过那孩子的身体。不过看来真的没有什么异常。英国清教上层所下达的指令，表面上是要我们立刻把已被除去‘项圈’的那孩子带回去，但实际上他们也在观望今后的发展吧。虽然以我个人来说，实在无法忍受让那孩子多留在你身边一秒钟。

“但是，那孩子现在有了利用十万三千本魔道书知识来施展魔法的记录。当然，严格说来不是那孩子施展的，而是教会输入她体内的系统‘自动书记’所施展的。但是，问题在于现在‘自动书记’已经被破坏，她是否有能力依照自己的意志来施展魔法？如果，因为‘自动书记’的丧失而让她原本的魔力‘恢复’，恐怕我们就得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应对这个状况了。

“不过，失去的魔力再度恢复这种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我们只是慎重行事而已。毕竟能够自由操纵十万三千本魔道书的‘魔神’，是那么的可怕。

“(对了，这可不是意味着我就这么把那孩子让给你。等到我们搜集了够多的情报，装备也齐全之后，会再上门夺回那孩子的。我不喜欢偷袭别人，所以你就做好心理准备等着吧。)

“P.S.:这封信在看完的同时，就会自动爆炸。虽然多亏了你，才让我们发现事实真相，但是没经我们的同意就玩这种‘赌注’，

算是给你的惩罚。我估计大概会炸掉你那自豪的右手一根手指头吧。”

信纸的最后面，竟然画着史提尔最拿手的符文。

茵蒂克丝才刚急忙把信纸丢出去，信纸便发出鞭炮般的声响，炸得粉碎。

“你们这些朋友会不会太夸张了？呵，他们把信纸浸过液化炸药吗？”

目睹这种事情还能保持冷静的医生也有点夸张，茵蒂克丝半认真地想着。

可是，不知道茵蒂克丝的感情是不是已经麻痹了，她脑中无法想其他事情。

所以，她决定回归原本来到医院的目的。

“关于那名少年的事……或许我该让你们直接见面，你一看就明白，不过……”

青蛙脸医生用非常带有深意的口吻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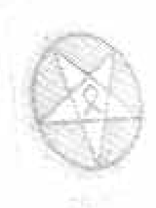
“但是如果你在他面前受到太大打击，对他来说也是件失礼的事情，所以我决定先给你一点心理准备。”

嘭嘭。茵蒂克丝敲了病房的房门两次。

光是这样的动作，就让茵蒂克丝紧张得心脏快破裂。在对方回应之前，茵蒂克丝慌张地把手掌上的汗擦在修道服裙子上，顺便在胸口画了个十字。

“谁？”里面传出少年的声音。

茵蒂克丝正要伸手转开门把，突然想到，里面问“谁”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先问一句“我能进去吗”，然后再开门？但是假



如我这么做，如果反而让他觉得我这个人真啰唆怎么不快点进来，那该怎么办？茵蒂克丝真的觉得很害怕。

紧张的茵蒂克丝用类似机器人的动作打开了门。这不是六人一间的病房，而是单人病房。由于墙壁、地板和天花板都是白色的，距离感有误差，因此感觉起来特别宽敞。

少年在纯白的床上，坐起上半身。

床边的窗户是开着的，纯白的窗帘随风摇摆。

他还活着。

单是这件事，就让茵蒂克丝感动得眼泪快掉下来。茵蒂克丝开始烦恼，应该先冲进他怀里，还是应该先去咬他的头，惩罚他做了这么乱来的事情。

“请问……”头上包着绷带的少年微微偏着脑袋，开口说话。

“你是不是走错病房了？”

少年的声音如此客气，而且充满了迷惑，是一种打探对方底细的声音。

简直就像是打电话给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人时会用的口气。

——他的情况与其说是记忆丧失，不如说是记忆破坏。

刚刚在诊疗室中医生所说的话，浮现在茵蒂克丝的脑海中。明明是夏天，却让茵蒂克丝感到全身冰冷的那句话。

——他不是“遗忘”了回忆，而是脑细胞整个遭到物理性的“破坏”。那种情况，要重新恢复记忆应该是不可能了。你们是不是打开了他的头盖骨，把电击棒插进去过？

“……”

茵蒂克丝微微停止了呼吸，只敢低头看着地板。

超能力者使用了太多超能力的反作用，以及茵蒂克丝自己所放出的（虽然她自己毫无自觉有过这回事）光线攻击，深深伤害了少年的脑子。

如果是一般物理性的——也就是普通的“伤”，就跟茵蒂克丝被砍伤背部时一样，或许可以用回复魔法来复原伤口。但是，眼前这个表情空洞的少年，却拥有名为“幻想杀手”的右手。不论善恶好坏，只要是魔法，都会被抹除。

换句话说，用来治疗少年的回复魔法也会被消除。

结论就是:这个少年身体没事，心却死了。就这么简单。

“请问……”少年口中发出来的声音，带着些许不安……不，应该说是担心。

不知道为什么，茵蒂克丝无法忍受这样的声音，从眼前这个表情空洞的少年口中说出来。

他是为了我而受伤的。但是，现在他却反而在担心我。这让人情何以堪?

茵蒂克丝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把涌上胸口的某种情感给重新压抑下去。

我现在应该在笑吧?茵蒂克丝心想。

少年的表情是如此空洞，似乎完全不记得关于茵蒂克丝的事情。

“请问……你不要紧吗?你看起来……好像很难过……”

但是，原本以为完美的笑容，却立刻被表情空洞的少年看穿了。仔细回想，这个少年似乎总是可以看到自己隐藏在笑容背后的感情。



“嗯，我没事。”茵蒂克丝一边吐气一边说，“我当然没事。”

表情空洞的少年看着茵蒂克丝的脸，过了一阵子说道：

“……请问……我们……原本是不是认识？”

这样的问题，最是让茵蒂克丝心酸。

这等于证明了，眼前这个表情空洞的少年完全不认得自己。

完全，真的是完完全全。

“嗯……”茵蒂克丝孤零零地站在病房中央回答他。动作看起来就像漫画里忘记写作业，被叫到走廊罚站的小学生一样。

“当麻！你不记得了吗？我们是在学生宿舍的阳台相遇的！”

“我曾经住过学生宿舍吗？”

“……当麻！你不记得了吗？你的右手把我的‘移动教会’给弄坏了！”

“移动教会，移动教会……‘运动协会’(注:“移动教会”与“运动协会”日文发音近似)？听起来像是个健身中心。”

“……当麻！你不记得了吗？你为了我还跟魔法师大打出手！”

“当麻是谁？”

茵蒂克丝几乎不敢再问下去。

“当麻！你不记得了吗？”

但是即使如此，这句话还是非说不可。

“茵蒂克丝……最喜欢当麻了！”

“对不起……”表情空洞的少年说了：

“茵蒂克丝……听起来不像是人的名字。我有养过猫或狗吗？”

茵蒂克丝的胸口，涌起一股想哭的冲动。

但是，茵蒂克丝却克制住了自己，将所有感情吞了回去。

她忍住自己的感情，露出笑容。虽然，这笑容距离完美的笑容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心酸无比的笑容。

“骗你的啦！你上当了吧！哇哈哈哈哈哈！”

“咦……”茵蒂克丝僵住了。

表情空洞的少年带着不安的表情完全消失，宛如改头换面，变成一副露出虎牙奸笑的表情。

“我说你是猫或狗干吗还那么感动，你是M吗？你该不会很爱戴项圈吧？喂喂，我可不想落得在这种年纪就因为绑架监禁女童而被捕的下场啊！”

原本表情空洞的少年脸上，染上了恶作剧的色彩。

茵蒂克丝整个人都傻了。她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到了幻觉。还伸出小指在耳里掏了掏，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原本尺寸应该非常合身的修道服，现在好像觉得有一边衣服从肩膀上滑了下来。

“……咦？咦？当麻……咦？你不是……脑细胞被弄坏，忘记一切了吗……”

“……喂，难道你比较希望我忘记一切吗？”上条叹了一口气说，“你也太笨了吧？的确我是在最后一刻，自己选择让发光的羽毛碰到。我不是魔法师，所以不知道那羽毛有什么样的



效果，不过听医生所说的话，我原本应该是脑细胞受损，记忆丧失才对吧？”

“原本……应该？”

“是啊……可是你仔细想想，那种‘损伤’，本身不也是魔法吗？”

茵蒂克丝不禁发出“啊”的声音。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回事，就这么无聊。接下来你应该也猜得到，只要拿我的右手放在头上，对自己使出‘幻想杀手’的能力，不就什么事都搞定了？”

“啊啊……”的一声，茵蒂克丝不由自主地瘫坐在地上。

“简单地说，就是在冲击力传到大脑之前，将这股‘魔法的冲击力’抹消不就得了？如果是像史提尔的火焰那种类似‘物理现象’的东西，或许没办法吧。但是‘发光的羽毛’这种‘莫名其妙的异能之力’，当然是毫无问题。”

就像点了火的导火线，只要在火苗烧到炸弹之前把导火线切除，就不会爆炸了。

上条在冲击力传到大脑之前就将冲击力给消除了，就是这么回事。

真是太荒谬的做法了。

虽然荒谬，但仔细想想，这个少年的右手，本来就连神的奇迹也都可以消除。

一片空白。脑筋一片空白。跪坐在地板上的茵蒂克丝，抬头望向上条的脸。

修道服的一边肩膀铁定是滑了下来，因为茵蒂克丝现在的表情，可真是满头的黑直线。

“呵呵呵呵。不过你刚刚的表情真是太好笑了，平常老是一副牺牲奉献的样子，这下子终于体会到自己的笨拙了吧？”

茵蒂克丝什么话都没回答。

“呃……咦？请问……”

于是上条开始变得不安起来，声音也变得认真。

茵蒂克丝的脸越来越低，长长的银色刘海盖住了她的表情。

她跪坐在地上，肩膀微微地发抖。而且好像咬紧了牙关。

对于这种超级糟糕的气氛，上条不禁试了一下水温。

“呃……在下能问一个问题吗……公主……”

“什么问题？”

“呃……您是不是……真的……生气了？”

呼叫铃哔哔狂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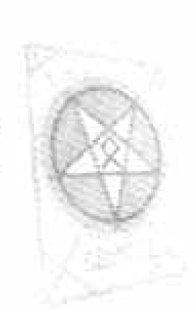
头顶被少女用力狂咬的少年，哀号声响遍整幢医院。

满脸怒火的茵蒂克丝，气呼呼地走出病房。

门口传来“哇”的声音。看来正打算走进病房的青蛙脸医生，跟快步走出去的茵蒂克丝差点撞个正着。

“你们是不是按了呼叫铃？怎么回事……哇啊！这个伤可严重啦！”

少年躺在床上，上半身却倒栽在床下，两只手按着头顶在哭泣。嘴里喃喃自语着：“会死……这次我真的死定了……”这画面让看的人也觉得发毛。



医生再一次从打开的房门望向走廊，然后转回头来看着病房内的上条。

“可是……这样真的好吗？”

“什么意思？”少年反问。

“其实，你什么都不记得吧？”

表情空洞的少年，沉默不语。

神所创造出来的现实，是多么地残酷，少年根本不敢让少女知道。

魔法大战的结果，是一男一女两个魔法师将倒在公寓中的少年与茵蒂克丝送到医院来。他们把前因后果都告诉了医生，医生虽然完全不相信，但是认为少年有知道这些事的权利，因此一五一十地转述给了少年。

就好像阅读别人的日记一样，一点意义都没有。

在别人的日记中出现的少女，看到名字也想不起来长相的少女，不管发生什么事，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

刚刚他对少女说的那些话，其实都是他看着别人的日记，自己编出来的谎言。

这只包满绷带的右手，隐藏着可以消灭神迹的力量？

这种事情叫人如何相信？

“可是……这样是最好的结局了。”

表情空洞的少年这么说着。

明明是别人的日记，却看得好快乐，好心酸。

失去的记忆，明明不会再回来。

但是，少年却有种感觉，似乎那是件非常令人悲伤的事。

“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看到那女孩哭泣。就是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那是种什么样的感情，或许我再也想不起来了吧。但是，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表情空洞的少年，露出完全不带色彩的笑容。

“医生，倒是您为什么会相信那样的话？什么魔法师，什么魔法，都跟医生的世界非常遥远不是吗？”

“也不见得，”长得像青蛙的医生得意地说，“其实医学跟灵异学的关系还蛮密切的呢……我的意思可不是说医院里面闹鬼哦。只是有时候啊，有些病人因为宗教的关系，输血也不行，手术也不行，救他的命反而会被他告呢，所以身为一个医生，对灵异学的正确态度就是‘照着病人说的去做’就对了。”

医生笑了。

但是医生不晓得自己为何要笑。只是看到少年的笑容，就好像看到镜子一样，自己也不知不觉地笑了。

问题是，到底哪一边才是‘镜子’？

少年的笑容，不带丝毫的感情。甚至，连悲伤都没有。

少年的表情，是多么空洞。

“说不定，其实我还记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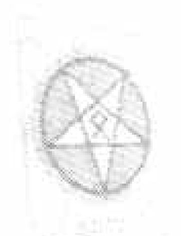
青蛙医生的表情似乎吃了一惊，望向表情空洞的少年。

“可是你的‘回忆’，已经跟你的脑细胞一起‘死去’了吧？”

医生一边说，一边心里想着：我身为医生，竟然用了这么感性的字眼？

但是医生不禁接着又说：

“你现在的状态若以电脑来比喻，就好像整块硬盘烧坏了



一样。既然大脑里已经不再残留任何回忆的信息，难道人的回忆还能储存在别的地方吗？”

或许医生对少年的回答有种莫名的期待。

期待他的回答可以一口气颠覆自己这个无趣的逻辑推论。

“那还用说？”

表情空洞的少年回答：

“——当然是在心里吧？”

后记

大家好，我是镰池和马。

现在这个瞬间，我正因为用自己的笔名称呼自己，而感到无比的难为情。有过网络经验的读者或许可以体会吧……就好像生平第一次公开自己的昵称时那种感觉一样。

回想起来，本书的创作契机也是在网络上。

事情是从一个疑问开始的。游戏里面出现的“魔法师”只要消耗MP就可以放出火球，或是让死人复活，真是太方便了，简直像是无所不能。但是实际存在（或者说被当做实际存在）于历史上的魔法师，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所谓的魔法，实际上都在做些什么事？有什么样的规则？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在搜寻引擎上输入了“魔法师”、“史实”等关键字搜寻了一番。这就是一切的开端。

结果我查出来的却是“使用木天蓼粉末操纵黑猫的方法”或是“巫毒咒术师其实是用河豚毒来制造假死状态的僵尸”等信息。咦？虽然说是魔法，但其实挺科学的嘛。就因为这样，引起了我的兴趣。

在电击文库的轻小说中，“魔法”是很常见的题材。但是像这样对于“魔法”有全新解释的作品，或许反而很新鲜呢。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但是反过来说，这是一部完全没有考虑“依读者层来做市场调查（站在读者的立场来找题材）”的作品。责任编辑三木

先生、插画家灰村清孝先生，感谢你们陪我一路走来，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

接着我要感谢购买本书的各位读者，谢谢你们把这么长的文章看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希望上条当麻与茵蒂克丝能在你心中留存更长久的时间。

也希望第二集能够顺利出版。

至此，请容我先行搁笔。

……事实上现在才2003年12月26日　镰池和马

这是刻录我们的青春纪行
这是属于我们的金色时光

◎著者：（日）竹宫悠由子 ◎绘者：（日）驹都英二

金色时光 1失去记忆的春天

多田万里顺利考上大学来到了东京。因为许许多多第一次的经验兴奋不已的他，却在入学典礼当天突然面临挑战。他受到了某位女士的袭击！

这名攻击者名叫加贺香子。万里在意着耀眼又危险的香子且无法置之不理，却又——？

定价：20.00元

TIANWEN KADOKAWA

Light Novels



◎著者：（日）清家未森
◎绘者：（日）根岸京子

师团长开始怀疑蜜芮儿的真正身份?!
天然的面包少女如何应对卧底试探？

（日）清家未森/著
Mimori Seike
（日）根岸京子/绘
珂辰/译

替身伯爵的求婚

替身伯爵系列 1~7

替身伯爵的求婚 待续

蜜芮儿在敌国西亚兰以菜鸟队员的身份持续进行调查，没想到这次她居然要混入剧团，穿着女装以密使的身份潜入神殿！她一边执行任务，一边试图跟被幽禁的神官长接触，可是团长却开始怀疑她的身份，事情往惊人的方向发展！

定价：各20.00~22.00元



Light Novels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魔法的禁书目录　１
ＳＳ号＝１２９０６８９３